

飲氷生子  
披髮合譯

十五小豪傑

橫濱新报社印行

飲冰子  
披髮生子  
合譯

十五小豪傑

橫濱新民主社印行

# 十五小豪傑目錄

-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
-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鄉景色淒涼 忽喜忽憂探險隊精神抖擻
- 第六回 荒洞窮搜愴懷故主 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 第七回 移漂民快撐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悶葫蘆
- 第八回 勇學童地關豺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選 開學會佐克悄無言
- 第十回 獸人競力顯我優強 草木効靈成他造化
- 第十一回 嘆望洋羣兒猜白點 懺造孽獸子泣黃昏

- 第十二回 三條稟風波掀醋海 五里霧烽火鬧冰天
- 第十三回 巨熊石四童子析居 陷隼林一美人僵臥
- 第十四回 經無量劫弱女陳情 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 第十五回 解船纜佐克勇自供 駕紙鳶武安爭上達
- 第十六回 燕子重來空疑喜報 狗兒一吠作合救星
- 第十七回 老伊範智擒雙姝細 勇杜番力戰一水手
- 第十八回 殲衆魔同學慶更生 駕片帆羣兒還祖國

# 十五小豪傑

法國焦士威爾奴著

新會飲冰子  
順德披髮生 譯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箇童子

調寄摸魚兒

莽重洋驚濤橫雨。一葉破帆飄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齡乳稚。逢生處。更墮向天涯絕島無歸路。停辛竚苦。但抖擻精神。斬除荆棘。容我兩年住。英雄業。豈有天公能妒。殖民儼闢新土。赫赫國旗輝南極。好箇共和制度。天不負。看馬角烏頭奏凱同歸去。我非妄語。勸年少同胞。聽雞起舞。休把此生誤。

看官。你道這首詞講的是甚麼典故呢。話說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闇闇。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形兒。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齊羅。曾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著的。但現在已經剝落去。連名也譯不著。

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點。天便亮了。但雖係天亮。又怎麼呢。風是越發緊的。浪是越發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三箇小孩子。一箇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剛庚的十四歲。還有一箇黑人小孩子。十一歲。這幾箇人正在拚命似的把著那舵輪。忽然砰訇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隨地扭轉。將四箇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了。內中一箇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儂教連纜又向那一箇說道。杜叔啊。我們不要灰心哇。我們須知到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隨又看那黑孩子計眼問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這四箇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箇孩子探頭出來。跟著又有一隻狗。躡出半截身子。那狗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孩子裏頭有一箇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忙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稱啊。快回船罷。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要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著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

忽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箇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進來。險些都從窓口灌入船艙裏去了。那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孩子方纔沒趣的去了。却又有一箇探頭出來。叫道。武安呀。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不。巴士他呀。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著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箇人足殺了。……看官。你想這個船在怎麼大一箇太平洋上。更兼暴風怒濤之中。難道就只是這幾箇小小的孩子嗎。別的大人。一個都沒有不成。這官羅船。既然有一百多噸。總該有一箇船主。一箇副船主。五六箇水手。難道單有一箇細崽莫科就了。嗎。又這船到底爲著甚事。想往甚麼地方呢。怪可憐的撞著這場惡風浪。爲何緣故呢。看官。若使那時候有別隻船在這洋上經過。遇著這官羅船。那船主頭一件定要根問這個緣由。這些孩子們自然會告訴過明白。但可惜不湊巧。那時這洋面上。前後左右幾百里。連箇船的影兒都沒有呢。……閑話休提。卻說日過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箇大颶風。官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橋既於兩日以前被風吹折。僅剩四尺多長。二根木桿。幸虧前橋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撐下。

來也。做不到。那篷就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檣夾不停的搖動。若使連前檣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箇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恁麼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著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卻都是濛濛闇闇地。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不見。看看又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著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檣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却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著。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著舵輪。莫科呀。來這裏幫我。……看官。須知莫科係船上細崽。自然該有些航海的閱歷。武安曾從歐洲來到澳洲。經過大西洋太平洋兩條大海。因此亦學得些少船上的事體。這孩子們自然是做這兩個做胆。不消說哩。……你看他們兩箇的本領怎麼樣呢。他們來到前檣底下。細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面兩角板下來。用繩縲在船面。這樣著。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裹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舵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

濕透了。正要略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干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箇挂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和睡几上。還有那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偎我我抱你的。攙成一團。武安道。別要害怕。我們快就到岸了。一面點起洋蠟。周圍張看。艙內卻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徧找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裡來呢。隨後看出。卻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流進來的。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慰安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但更不要聽見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過去。却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太平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砲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橋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着來。但浪太緊了。我們

要將身子用繩網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裹去。說時遲。那時疾。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狂奔來。鎗鎗爆爆。聲音亂響。船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舢板。一個羅盤箱臺。都掉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便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着碎了欄板。這水能殺流出去。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是要沈定了。武安杜番俄敦三箇。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才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評曰。刮落救生船舢板羅盤針銜破欄板。將武安等三人擲向數丈以外。同是此一劫。那間事。武安噫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隨地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卻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回不可以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泡。投下繩索罷。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才走到。便又高聲叫道。莫科莫科。却也不聽見答應。便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關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舢艙中間。有一箇孩子的身。橫倒在那裡。卻是已經剝倒不

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裡。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纜着那風篷的繩索。將喉頸勒住。越發掙扎。越發勒緊。如今呼喚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子裏掏出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才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携着手回到舵輪之下。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力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卻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着風篷。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罷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著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見的。望著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覓有一。這便九死中還有一生之望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只是烟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有增無減的嚇。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著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

山窮水盡。憐我憐卿。勝斷眼穿。是真是夢。

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此書爲法國人焦士威爾奴所著。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英人某譯爲英文。日本大文家森田思軒。又由英文譯爲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編由日本文重譯者也。英譯自序云。用英人體裁。譯意不譯詞。惟自信於原文無毫釐之誤。日本森田氏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調。然絲毫不失原意。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負森田。果爾。則此編雖令焦士威爾奴覆讀之。當不謂其唐突西子耶。森田譯本共分十五回。此編因登錄報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數。約倍原譯。然接之中國說部體製。覺割裂停逗處。似更優於原文也。

此書寄思深微。結構宏偉。讀者觀全豹後。自信余言之不妄。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不知其來由。此亦可見泰西文字氣魄雄厚處。

武安爲全書主人翁。觀其告杜番云。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觀其不見莫科。即云我們不可以不救他。即此可見爲有道之士。

### 第二回 逢生路撞著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卻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面面相覷。在那裡發歎。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

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烟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烟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邁遠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線上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胥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裡了。風越發大。船驚地向著一直線走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聳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有一簇的喬木。武安叫他們三箇管著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那裡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卻見那沙嘴外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利。現時被湖水浸著。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他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清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所在。不如將船裏這些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窗門叫道。大家都出來罷。頭一箇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著便是十一箇孩子。一閩都跑上來。那年幾頂小的呢。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

要聚起來。這却是爲甚麼呢。看官。須知太尾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那時正是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那一個掉落海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十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齏粉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箇大濤來。驅著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運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沈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里多遠呢。武安俄敦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艙。都還不十分破壞。那心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眾道。不要害怕。船身是未有壞的。況且眼見著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罷。杜番道。甚麼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亦跟著道。是呀。等甚麼呢。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哩。武安道。你看這浪還怎麼利害。我們若想亮過去。恐怕淘在石礁上。連骨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善的。年纔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著。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都不怕。歇一會。還潮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看官。你說這兩箇道理。那

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一點不錯。這太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潮差。怎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著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毅步行過去。亦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番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箇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來這一羣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荖格羅士四人。向來不肯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嘔氣。也不止一遍兩遍了。這一路上卻為著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著他靠著他。但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杜番等四人。離開衆人。跑到船頭。看著巨浪拍天。實在難以飛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敦及衆孩子道。今日尚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杜番聽見這話。以為武安有意譏誚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嗎。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却離開不得。就中最老成的俄敦。亦接著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是。杜番沒趣。不復作聲。更佛然帶領他的黨人三箇。又走開了。……卻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

底下有蛾眉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略略低些。安拿着箇千里鏡。狠狠的望了許久。便道。怎麼陸上沒有一條烟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邊海邊連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港。從那裡來的船呀。俄敦道。卻不能怎麼說。便沒灣港。亦可以有漁舟來打魚的。或者因為風浪太大。那漁舟都躲避別處去哩。衆孩子談談說說。那風卻轉吹西北風了。頂往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磨拳擦掌。預備上船。把緊要的物件都搬到船面。船中有乾餅乾果鹽罐頭肉品等。他們先把各色包裹起來。預備攜帶。轉瞬已到七點鐘。石礁上的海水都落下。船越發斜。向左邊。原來這胥羅船因為想增加他的速率。故此造船時那龍骨格外高些。那船底格外尖些。今日擱淺在這裡。越發危險。險些要斜到翻沈了。這孩子們都跌足道。可恨昨夜的風。將我們的舢板船都送掉了。不然。我們便好趁這時渡過去。將來由陸上到船中。來往亦便易。今卻怎麼好呢。正說話間。忽聽船頭一陣叫聲。武安等一齊過去看時。卻是一隻舢板擱在船頭舢艙底下。乃係昨晚大浪刮來。恰好沒有掉落海的。巴士德偶然尋得。便喊起來。衆人看這舢。大約只能載得五六箇人的。但慰情聊勝無。大家

喜歡。自不消說。怎知道爲著這箇。武安和杜番又起一場風波。杜番見這舢板還在。便問韋格乙。韋格羅士三人拖他出來。正要放下海去。恰好武安走來。便問道。你們干甚麼。韋格道。這是我們的自由。武安道。你們想落這舢板嗎。杜番道。是你有權利禁止我們嗎。武安道。有呀。因爲你們不顧大眾。杜番不等武安講完。便接口道。我們並非不顧大眾。我們上去以後。再用一個掉舢板回船載衆人。武安道。若回不來。怎麼呢。碰石沈了。怎麼呢。乙。韋推開武安道。武安。你別管我們的閑事罷。武安兀自不肯退去一步。厲聲道。這舢板一定要給那年幼的孩子先用的。……兩面正爭得開不了交。那舢若沒人調停。這武黨杜黨定要打起來了。却說這羣孩子裏頭。單有俄教年紀最長。兼且深沈有謀慮。衆人都佩服他的。恰好俄教行來。見此情形。心裏想道。武安是有理的。這時候浪還恁麼大。杜番等若落舢板。不但舢板沒了。就連人命也是險的。只是怕他不服。不便強勸。因開口問武安道。我們的船幾點鐘擱礁的呢。係六點嗎。武安道。不錯。俄教道。這潮水幾時全退呢。武安道。大約十一點鐘。俄教道。這正合式哩。我們趕緊收拾早飯喫過。好預備上岸。或者要乘水過去的地方呢。空著肚子沒氣力是不行的。俄教道。

話果然說得有理。大家只得散開同喫飯去。這喫飯的時候。武安格外留神。看著那小孩子不許他們喫多。因爲已經一日一夜沒得喫了。怕他們會喫過度。脹出病來。

那潮既已退得極慢。兼之潮越發退。船越發歪。莫科放下測海索來量水步。只見船旁海水還有八尺多深。莫科恐孩子們害怕。不敢聲張。悄悄的告訴武安。武安又密中和俄敦計議道。這却怎麼好。潮又被風頂住。不能全退。若等到明日。又怕到潮長時。船或傾覆。或撞碎。因此他們商量。惟有用一人拿著纜。亮到岸邊。網緊在石上。慢慢的將絞盤絞船靠岸。除了此法。更無可施。只是拿纜到岸的人。那箇肯做呢。不消說。一定是武安討奮勇了。武安既和俄敦商定。決意冒這一回險。於是先把那船上的浮水泡都取出來。換次分給那最年小的。萬一有險。則他們小的可以浮身。這年長的便一雙手攬著那小的一雙手。拉住那纜。便可亮泳到岸。布置已定。恰好十點一刻。這十點鐘內。就是潮落最低的時候了。但船頭海水尚有四五尺深。就使再過兩三刻鐘。亦不過減數寸。武安看定非行此策。一定無望。便脫了外衣。取出纜來。將一頭網在自己胸間。那時杜番等四人。看著武安如此慷慨。代衆人冒險。心裏自然感動。便跟同俄敦共討

忙助武安整備繩纜各件。武安預備齊全。將盤身入海。他的兄弟佐克。嗚的哭聲哭起。來叫道。阿哥呀。阿哥別要去。武安答道。好兄弟。不怕的。便咕咚一聲。跳下去了。正在起勢。亮泳。可奈那北風和那退潮相逆相擊。兼之石礁凸凹。海水激盪其上。到處都是盤渦。武安晃了一會。氣力已是不支。手足不甚能自由了。少頃只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個大盤渦裏頭。只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呵。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兒了。正是

男兒急難爲同胞。天地無情磨好漢。

欲知武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便知明白。

此兩回事。表武安。就中所言。今日尙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救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我同胞當每日三復斯言。

讀此回者。無人不痛恨杜番。杜番亦只坐爭意見。圖私利耳。恨杜番者。宜自反。有競爭。乃有進化。天下公例也。武杜兩黨。抗衡。借以爲各國政黨之影子。全書之生氣活潑。實在於是。

讀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其他日服從公議之處。便知文明國民尊重紀律之例。觀其後來進德勇猛之處。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

好容易盼到靠岸。以為苦盡甘來矣。不知此時之險阻艱難。更倍於從前行百里者。半九十。任事者最宜知之。

叙了兩回。到底這船為何事欲往何處。緣何只有這幾箇孩子。讀者悶葫蘆已打得不耐煩了。第三回便當說明。先洩漏一點消息。以慰看官之望。

###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前回講到武安絞下盤渦裏去。連影也不見。看官啊。你不必著急。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這部書的主人公。死了他那裡還有十五小豪傑呢。卻是前兩回胡亂講了許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到底這些孩子們是那國的。是甚麼種類的人。這哥羅船到底欲往那裡。為何沒有船主。祇剩這幾位乳臭小兒。我想看官這個悶葫蘆。已等得不耐煩了。如今趁空兒補說一番罷。……話說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亞洲南便。有英國屬地。一處大海島。名叫做紐西崙。那海島最大的一箇都會。名叫做惡崙。那都會一箇最大的

學校。名叫做奢們。那學校的學生。英美德法各國人都有。大率島中田主巨商官吏等有名望人的子弟居多。這紐西崙乃是合南北兩大島及附近許多島嶼而成的。南島北島中間有一葦衣帶水。叫做曲海峽。就是取那環游世界開闢新地有名的仄頓曲之名。做過紀念的意思。澳洲檀香山紐西崙等地皆仄頓曲所得後為檀島土人所裁這座羣島橫亘於南緯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和我們北半球的法國美國日本國同一樣度數位置。那北島西北角狹而且長。成箇半島的模樣。三面臨海一面連陸謂之半島那半島的頸。不過二三邁闊。這惡崙市正在那頸上。……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十五日午後。就是這學校放暑假的日期。一百多名學生。箇箇好像出籠鳥一般。欣欣然歸家去了。這兩箇月內。是任從他們自由的。這裏頭有一班孩子。許久想繞著這紐西崙羣島沿岸。環游一周。便趁著遣空兒。各各稟准他的父母。約定同行。恰好就中一箇名叫雅涅的。他父親有這號晉羅船。於是各人湊些費用。預備齊全而往。……卻說英國學校寄宿舍的風氣。是與別國不同的。專設種種方法。養成學生自助自治的習慣。所以那生徒的心思身體。都比他國人長成得快些。有一種少年老成樣子。奢們學校學生。共分五級。那第一第二級的。尚係和他父

母接額爲禮的小孩。西人十歲以下童子見所親皆接額爲禮第三級以上的。大率皆握手爲禮的長童了。英國學校風氣。長年生有保護幼年生的義務。幼年生亦有伺候長年生的義務。每日送朝飯。刷衣服。捺靴鞋。種種苦差。總是要當的。偷或懶惰不屑。那長年生便刻薄待他。卻在學校裏頭站不住了。所以英國的小孩子。箇箇都是奉事長上。勤謹不過的。……這回搭這號胥羅船去游歷的。共有十四人。自第五級至第一級。都有在裏頭。杜番格羅士都是第五級。年十四歲。皆惡崙市富豪子弟。田產最豐。他兩箇本屬從堂兄弟。杜番天性伶俐。學問優等。但係有一種執拗子脾氣。萬事皆要居人之上。因此各人起他箇綽號。叫做關少杜番。他看見那同年同級的武安。滿校人都敬重伊。心裏有些不平。每每要和他對拗。這亦是勢所必至了。至於格羅士。卻是一味捧著他那杜番阿哥。像菩薩一般。是一箇平平無奇的孩子罷了。巴士他和杜番同庚同級。亦是市中一個巨額之子。爲人靜和有思慮。勤勉有才智。乙菩十三歲。韋格十四歲。都是第四級的。有中等之才智。父兄親戚。都是富豪官吏。雅涅、沙毗、兩箇同庚的十三歲。都是第三級。雅涅的父親。曾做海軍官員。今已退職。沙毗的父親。從英倫本國初來的。亦係箇大富翁。雅涅

最愛彈箇小風琴。寸步不離的帶著。沙毗爲人最爽快。好冒險。平生最好讀魯敏孫漂流記等書。再有兩箇都是十歲的小孩。一叫善均。係紐西崙格致學會會長之子。一叫伊播孫。係牧師之子。善均在第三級。伊播孫在第二級。都是狠超等的。還有兩個卻更小了。一箇名土耳其。一個名胡太。都僅不過九歲。其父皆屬陸軍兵官。土耳其著名的執拗。胡太著名的大食。以上十一箇都是英國人。此外還有兩箇法國的。一箇美國的美國。的叫做俄敦。年十五歲。算是這一隊裏頭最年長的哩。在第五級。他的才鋒銳利。雖不及杜番。亦不失爲本級中優等生。幼喪父母。受別人養育長大。所以有遠慮。有常識。那法國人兄弟兩箇。兄叫武安。十四歲。弟叫佐克。九歲。他的父親。係一個有名的工學博士。兩年前來到北島督辦水工。武安有絕好的記性。有極熱的感情。聰明活潑。懇切周到。尤用心憐愛幼年生徒。滿校的孩子。箇箇歡喜他。佐克向來在第三級中。最爲劣等。常好欺嚇儕輩。除了這種頑皮舉動外。無所事事。但係自從這胥羅船離了本土以後。他的性格忽然變了。成一箇謹厚寡默的長者。這些孩子們都覺得出奇。不解甚麼緣故。……接下不表。卻說這胥羅船本有副船主一名。水手六名。厨子一名。細崽四名。細

意思就是這個莫科了。那船主便是老雅涅自己充當。這船定期二月十五日午前開行。船主雅涅。是非到拔錨之前半點鐘內不到船的。這十四日晚上。那十四箇孩子。同著吳敦所養一隻美國狗。名喚符亨的。一齊落船。副船主和莫科都在船上迎接衆人。那水手們卻都到岸上。滴兩杯威士忌去了。那副船主等這些孩子上牀安歇後。亦上岸找箇酒店坐坐。船上單留一箇莫科。躲在船頭水手房中。齣齣睡去。這也是天公有意。要把十五箇小豪傑磨練出來。那晚上不知甚麼時候。因何緣故。這船的纜。竟自鬆了。潮水一衝。漸漸將船流到海中心。船上的人。連影兒也不知道。夜色又闇黑。風又大。不到一會。已經流出一里以外。那時莫科睡夢中。覺得這船有些古怪。翻起身到船面一望。看見這情形。便哎呀一聲喊起來。那吳敦武安杜番等幾個年紀大的。連纜起身。走到船面。同莫科一齊大聲喊救。卻沒人聽見。船已自離岸三邁多。遠望那紐西崙市的火光。都漸漸看不見了。武安倡議不如將風篷扯起來。駛轉舵輪。回到岸去。莫科也是這箇主意。孩子們就大家協力來扯那篷。不料篷太重。孩子們氣力小。扯不起來。眼睜睜看著這船越走越遠了。那陸上求人幫助的念頭。是靠不住了。就使有船跟踪來尋。

但怎麼黑暗的海面。怎能覓看得著呢。就使看得著那尋的船也要費許多時候才來得到這裡。他來得時。這船又不知流遠幾多邁了。所以孩子們單有一件指望。僥倖遇著有別的船從他處來。紐西崙。望他打救便了。莫科便將桅燈高挂起來。做箇識認。那時這年紀小的全都熟睡。驚醒他也是無益。所以由他們罷了。武安等一面設盡方法。想轉過這船來。總是不能成功。越發向東流去了。忽看見前面二三邁遠的地方。有一點白色。分明是一隻大輪船。歇一會又看見一紅一綠的兩個燈光。那船一定是向一條直線對正我們來的了。孩子們拚命劈喉喊救。無奈那波濤洶湧的聲音。機器轉輪的聲音。和著愈吹愈緊的大風聲音。把孩子們的聲都蓋過了。來的船如何聽得見呢。雖然如此。但係有船上的桅燈。應該望著。卻是天不湊巧。船一傾側。忽將燈繩刮斷。那燈竟自掉落海中。如今連一點識認都沒有了。看官知道。那輪船是一點鐘走十二三邁的。不到幾分鐘工夫。他便從哥羅船尾一掠過去。把船尾上寫著船名的一塊板兒刮落。飛的一般走向西方去了。船越行越東。不一會已到大明。四面張看。連一片帆影兒都沒有。原來太平洋這一邊。船隻來往。本是極少。那從美洲走澳洲的船。大都在北

方居多。孩子們整整望了一日。不見一隻船。天又黑了。夜又來了。那天氣比前夜更是古怪。風越發緊。東行越發速。却說武安雖是小小年紀。他那膂力勇氣。是老成人都不上的。因此大家都靠著他。便是剛愎自用的杜番。也不能不聽他號令。所有駕駛這船的事情。全由武安一人主持。杜番只是日連夜夜連日。時時刻刻望著地平線上。萬一碰著個遇救的機會。免令錯過。經了幾個禮拜。未嘗懈倦。或將遭難始末。書了許多。用酒罈子裝著。投入海裏。或用言語慰安那年紀小的。叫他們勿喪氣。這也算他盡心盡力了。無奈那無情的西風。總是把船越驅越遠。那後來的事情。看官在第一回是看見的了。只緣這胥羅船離岸後。不到幾日。更起一箇大颶風。經兩禮拜之久。自西吹向東來。幸虧這胥羅船都還堅固。不然。早已被怒濤打碎多時了。……那晚上。船主雅涅知到胥羅船沖去的事情。和那孩子的們父兄。箇箇都是驚惶憂慮。自不待言。他們立刻派兩隻小火船四面走尋。尋了一日。都是空手而回。這還不算。却執得胥羅船尾之木板一塊。分明是船沈了。孩子們都淹死了。那父兄親友都不免一場痛哭。不必細表。正是。

天涯游子無消息。白水青山空哭聲。

究竟這孩子怎麼能毅上陸。那陸上係甚麼地方。下回再表。

學生放假時。不作別的遊戲。卻起航海思想。此可見泰西少年活潑進取氣概。

英國人最貴自由。此全球所共知也。而其在學校中。幼年服侍長年生。若斯養然。吾初游美洲澳洲各學校。見此風氣。心頗怪之。殊不知自由與服從兩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反而相成也。最富於自由性質者。莫英人若。最富於服從性質者。亦莫英人若。蓋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來矣。立憲政體之國民。此二性質。缺一不可。盜格魯撒遜人種所以獨步於世界。皆此之由也。近世後生小子。或耳食一二自由平等之理論。輒放恣無復紀律。是安得爲真自由哉。

盜格魯撒遜人。凡於各團體中。無論大團小團。皆聽其自治。如一學校。其中規模。殆與一國無異。長年生與幼年生。即治者與被治者之兩階級也。而長年生既享有受服侍之權利。即有應盡其保護幼者之義務。權利義務。一一分明。及其出學校而任國事。亦若是則已耳。英國之學校。無一而非實務教育。即此可見其概。

佐克自經患難後。全變其氣質。爲一完人。患難之福人大矣哉。此等機會。人生所最難遇也。苟遇此者。豈可錯過。有負天心仁愛耶。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看官。那第二回講的武安。獨自晝水上岸。預備普度同人。卻被絞落盤渦裏去。不見人影。譯書的人原許過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詳細。今已經隔了兩期。遲了一箇月。這算是我譯書的人對不住看官了。但係欲急故緩。原是小說家老例。這也專怪不得我一人哇。閑話休提。看官該記得一箇月前講的。武安係將那纜一頭網在船上。一頭綁著自己胸間。方纔跳下海去。如今却是一箇月後。被俄敦等七手八脚。將纜收回。才把那昏昏不省人事的武安。救到船上。經了好一會。方回過氣來。但上岸的路途。卻係絕望了。看看過了正午。那潮又漲起來。浪頭越大。若等到潮滿的時候。這船從擱礁處浮起。萬一撞著那海邊巉巖峭利的大石。這便變成齏粉。或者被埋沙浪打得幾打。亦要沈沒。這孩子們的性命是沒有定了。這時候無計可施。只有一箇箇站在船尾。眼睜睜看着那些石頭。漸漸被潮水淹過。况又火上加油。那北風復轉成西風。潮越發高。浪越

發大。這船的左舷已經浮起。船頭還膠著海底。船尾又却落在兩塊大石之中間。一陣陣浪打過來。船便像米篩一般。不停的左搖右動。孩子們一面口中喃喃祈禱上帝。一面互相抱擁。僅免跌倒。心裏都想道。不料二十幾日海洋颶風。都捱得過。却是送命在這裏呀。正徬徨間。忽然一堆怒濤比小山還大。從船尾直打過來。那一帶岩礁飛起。十多丈高的白沫。這船身突然擡起。像懸空飛過一般。轉瞬間已在岸邊沙漠之上。那一簇茂林近在眼前二十丈了。這也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絕處逢生。這驚喜自不消說。却是船到岸上。經了一點多鐘。並不見一箇人影兒。茂樹那邊。雖有小河流出來。却連打魚船不見一隻。俄敦道。我們僥倖得到陸地。雖然。看此光景。却像一箇無人島呀。武安道。目前最要緊的。先尋些屋舍。安頓這些年紀小的。至於此處係何國何地。慢慢查察不遲。於是武安和俄敦一齊先上船。向茂林一帶細勘光景。只見濃陰密樹。在石壁和溪水的中間。越近石壁處。樹林越密。進林中一看。只見喬木自僵。枝幹朽腐。落葉紛積。深可沒膝。閑閑寂寂。絕無人踪。時有飛鳥三兩隻。見有人來。即便驚飛。似已識性。知畏人者。穿林而行。約一刻鐘之久。便到石壁底下。石壁高二十餘丈。矗立如平面板。參攏

沒有洞穴可容孩子們居住。連攀登之路亦絕。沿壁南下。約半點鐘。達於溪水之右岸。俄敦武安兩個。滿擬覓一低處。登此壁頂。一覽四面光景。無奈峭壁依然。路早盡了。那對岸卻是一幅平原。絕無蒼綠之色。不得已回到船中。述其所見。共議仍暫在船上居住。以作後圖。這船雖龍骨破壞。欹斜不正。然暫時以蔽風雨。尚猶自可。武安等先取出一條繩做的梯子。掛在船的右邊。豫備孩子們上落方便。莫科收拾晚飯。一同喫去。孩子們自從離紐西侖以來。直到今日。始得略放心些。吃餐有味道的飯。那幾個年紀最小的。早已嬉嬉笑笑起來了。最可怪者。那武安的兄弟佐克。向來在學校著名淘氣。此時卻獨自向隅。悄然若有所思。衆咸怪之。就問其故。則顧左右而言他耳。用飯已完。衆人因連日疲倦已極。皆去就寢。獨有武安、俄敦、杜番、三箇。恐防萬一有猛獸來襲。獨在船面張羅。徹夜不睡。翌朝同人起身。共歌禮拜詩。感謝上帝。這日的功課。先要點明船內存儲食品及其他什物。以備持久。食物呢。除餅乾一項外。其餘乾菓、醃肉、燻牛肉、燻魚等。若節省用去。計可支兩箇月。雖然以此有限之食物。而支無期之將來。勢必不給。彼等不能不靠著漁獵兩業來稱補稱補。於是取出船內的魚釣。教那年紀小的去學。

釣魚一面將存儲食物開出清單計開

大小帆布繩索鐵鏈錨碇等一應船具若干件。

網釣竿釣絲等漁具大小若干件。

長銃八枝。射鴨銃一枝。五響短銃一打。火藥包三百筒。火藥兩箱。每箱各

貯二十五磅。大小彈子若干。

夜間通信用的火具一襲。船上所用以做記號與他船通信者大砲二尊。火藥包及砲彈三十箇。

廚具及餐具如鍋碗等件。雖經二十餘日之大颶風。破損不少。然尚足供孩子們此後所用而有餘。

臥具及枕席等亦有餘於諸童子之數。

此外晴雨表兩個。大寒暑表一個。時辰鐘一個。隔遠通話之喇叭三個。千

里鏡三箇。風雨表一箇。英國旗若干面。信號旗一副。木匠器具全副。針

線鈕釦等若干。火柴火鏟若干。紐西侖沿岸詳細地圖數張。世界全圖一張。

閱書房內凡外國船中皆有閱書房有英法兩國文之著名游歷日記冒險談等書若干冊。鋼

筆 鉛筆 墨水 紙等若干。一千八百六十年之黃歷一本。巴士他便將這本黃歷每日做起日記來。

又有金錢五百鎊。葡萄酒 車厘酒各百卡倫。毡酒 潑蘭地酒 威士忌酒各五十卡倫。麥酒共二十五石。

這樣看來。這孩子們可以若干月內無憂困乏……到了中午。那年紀小的從海邊撿得許多蚌蛤之類。同著莫科歸到船中。據莫科說道。那石壁一處。有鴿子數千。那喜歡打獵兼且熟練的杜番。搔著心癢。遂約同夥伴定議明日往打鴿去。此次午餐。不消說是要享用那蚌蛤等鮮味了。隨搭些鹹牛肉。從溪中汲些冽水。滴幾滴潑蘭地酒。皆覺饒有珍味。午後。大家檢點船身破壞之處。共修補之。那年紀小的便往溪邊釣魚。晚飯後一齊就寢。韋格及巴士他二人輪更守夜……抑此地到底是海島還是大陸。是武安俄敦杜番等幾個年長的所最關心之第一問題也。他們屢屢聚談互鬥意見。但大略看來。此地決不屬於熱帶。何以故。其茂林之中。多有松柏檜樺及山毛櫸等樹。都是太平洋中赤道國裏沒有的。且當此時候。地上已落葉堆積。除松柏外無復蒼翠。

這樣看來。此地一定在紐西命更南了。果爾。則交到冬令嚴寒。將不可耐。今方三月中旬。時赤道南各地之秋節也計到五月之際。即北半球十一月時節。或者天氣格外險惡。亦不可料。所以他們要盡六個禮拜內將一切事預備停妥。他們經幾次商議。先要往北岸高岬探望這地方的形狀。再作商量。這回差事。武安自先任之。約計此高岬與船相距不過五六邁之遠。岬頭高出海平三十丈以外。可以望見附近五六邁之形勢。商議已定。不料連天陰雨。武安未能動身。但武安者。勤敏之人也。其生平雖片刻之光陰。決不肯虛度。於是趁此空閑。在艙中搬出水手所穿的衣服。與莫科一齊不停手的縫補量度。這孩子們身材。做些衣服。以備過冬禦寒之用。其餘各孩子亦不許空閑度日。每日由雅涅巴士他二人監督著。往溪邊釣魚拾貝。各自勞作。以爲歡娛。雖常洒思親之淚。但各懷將來之希望。常得寬解。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常携獵犬。跋涉林間。其與諸童子偕者殆希。……至十五日天氣稍霽。晴雨表亦昇高度。於是武安豫備一切。明日起程。以上探險之途。隨身帶短筴一枝。短銃一枝。又腰袋裏裝餅乾若干枚。醃肉及潑蘭地各少許。又帶一箇望遠鏡。行了一點多鐘已到半路。約算上午八點鐘便可到岬頭。

不料前途地段與這邊不同。非復平坦沙場。全是凹凸的堆石。及蒙茸的海草。跋涉困難。不可言狀。或脫靴徒涉。海水沒膝。或失足跌倒于石磯上。不止一次。到十點鐘始達岬下。武安乃小憩石上。從袋子裡掏出食物及潑蘭地酒。少療飢渴。隨着四面光景。但見海中無數魚族。印盤渦于波上。時有海豹兩三隻出沒嬉戲。這海豹卻是寒帶動物。這越發見得此地係在北緯度高處了。俄而颯然有聲。則有羣鳥名鴨鵝者。從頭上飛過。這種鳥係南極地方出產。此地極寒。更可推見。正是

絕塞冰霜千里夢。天涯涕淚一身遙。

畢竟武安察看形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書原擬依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爲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計前數回文體。每點鐘僅能譯千字。此次則譯二千五百字。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俟全書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爲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點檢什物一段。看似無味。實則此後件件皆得其用。布置殊非偶然。

船中所存什物。統計之不能值五百磅金。然莫不有用。所最無用者。則此金錢五百磅耳。生計學言金錢非財富。在此等境地。便足證學理之確當。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鄉景色淒涼 忽喜忽憂探險隊精神抖擻

卻說武安憩息片時。旋起身攀岬而上。其岬乃無數巉巖大石。累積而成。緣攀艱難。極可想見。但這百折不回的武安。畢竟能登其絕頂。先把望遠鏡展望東方。只見臨灣一帶石壁。及自己現時所立之岬頭背後。其地勢皆向內地邇迤而下。內地有一幅平原。茂林蔽之。林隙破處。時有川流。隱見出沒。其末流皆入於海。向東方極目十一二邁之遠。只是這樣。更轉望北方。只見七八邁之間。皆是海岸相續。海岸盡處。亦有一岬界斷之。岬下一片沙漠。沿海蜿蜒。回顧南方。只見海岸次第折入於東南岸之內。有一沼澤。以此推之。此地若係島嶼。則亦當爲一大島無疑。武安更持鏡一眺西方海上。是我船所經來之路也。西傾的紅日。斜射波面。搖光眩目。只見有三箇小黑點。凸出海面。武安不覺失聲叫道。船！熟視之。見其不動。料必是三個小嶼。小嶼與此地相距約十五邁內外。時已下午兩點鐘。武安不能久留。便將下岬。猶復取望遠鏡再眺東方。蓋以爲

太陽益傾。其光線射點有變。或所見更爲明晰。果也眼界盡處。這茂林那邊有一條淺碧色。橫曳南北。遠接天際。武安大疑。自忖道。這是甚麼東西呢。復諦視之。嘻。是海也。失望之餘。望遠鏡幾脫手落地。……經一刻鐘之久。他早已下岬。坐於磯上。五點鐘。回到船來。這孩子們眼巴巴的望著聽好新聞。晚飯既畢。武安一一報告所見。隨後道。西邊既是海。那東邊又是海。這樣看來。此地一定是海島非大陸了。衆人自然一齊失望落胆。獨有那杜番。往常總好反對武安。這時又望武安的話不確。還有指望。便起身道。莫不是武安的眼花看不真嗎。等我自己前往探查一番。方知確實。那平日附和杜番的幾個孩子。都贊成他。俄敦亦以爲這是第一緊要問題。不可不遠征東方。查勘果實有海與否。於是倡議派遣遠征隊。武安、杜番兩箇之外。附以韋格、沙吡。共四人爲委員。……翌日再雨。連天不息。這孩子們悶坐。每修補那船身的破壞之處。或兩小歇。則出而從事於漁獵。忽忽之間。三月過了。已是四月一號。再遲一個月。便交冬令。現時已覺寒風凜冽。再到嚴冬。其何能支。就使此地果屬大陸。亦須過此冬節。待回春和暖。乃圖他計。這樣看來。少不免要逗留五六個月了。惟是這胥羅船既已許多破損。日炙雨淋。鮮

漏日甚。到底不能穀支持五六個月。所以越發著急東征。以求一栖居之地。若尋不著。亦須趕緊設法建造新居。彼此商議已定。恰好是日晴雨表針。忽然升高。共知明日便當快晴。於是預備起程。計武安前者所望見之海色。約距此岸六七邁。照例來回一日。最多兩日足够了。但因沒有鄉導。怕碰著意外的阻滯。所以持四日糧前往。這四位委員。各帶長鎗一桿。五響小手鎗一桿。又公帶斧頭二箇。指南針一箇。望遠鏡一個。毛布數枚。火柴火鏢燧石各若干。……俄敦本欲與四人同行。調和武安杜番兩者之間。又結記著這年幼的無人照料。只得自己留守。於是悄拉武安到僻處。勸以遠征時候。勿與杜番愜氣。武安自誓以決無此事。俄敦始安心。……明日朝七點鐘起程。俄敦勸他帶著那獵犬名符亨者同往。一齊進發。是日恰如我北半球十月時節小春之好天氣。四位沿海岸北行。他們擬不攀武安所登之岬。別求低處。攀緣而出其背後。一直線行去。便到武安所望海色之處。四人沿石壁行。約有一點鐘。前面沙毗與獵犬符亨。忽焉不見。三人正驚愕尋求。隨聽得沙毗叫喚聲。與符亨高吠聲相和。三人跟踪到其地。只見沙毗獵犬。共立於石壁裂之處。蓋由寒氣熱氣之作用。或濕氣之浸潤。因此石壁

自頂巔地。成一縱裂之痕也。其裂痕中間寬濶。可容人身。且減四十度乃至五十度之斜面。其斜面凸凹不一。恰如一危梯。四人乃緣登壁頂。杜番先取望遠鏡向東方瞭望。韋格遠問道。曾看見甚麼水色麼。杜番道。沒有。韋格旋向杜番索鏡細望良久道。望到眼盡處。只見一面茂林。武安道。這裡比那岬頂低一百多尺。眼界更窄。那岬上望得著的。這裡如何見得。若穿過這個茂林。一直往東。便可以證明我所見的是真是假了。杜番道。這太費事。費事猶可。但我斷其勞而無功。武安道。然則你留在此處。等我與沙毗往前探察之何如。韋格道。我們自然也該同行。隨喚杜番道。來。我們一齊前進呀。沙毗道。不錯。但是我們已餓乏了。吃點東西再行罷。於是四人各取出食物。用早飯。飯畢。再下石壁而東。……初行一邁左右。都是草陂平軟。間有小丘三五。蘚苔封積。亦有一二灌木叢。其木則柘樹及巴比櫟等。皆極寒地之植物也。既而進入茂林之中。只見僵木腐積。密草雜生。孩子們屢屢手斫榛莽。乃能進行。疲勞已甚。費數點鐘之久。僅行三四邁。至午後二時。到一條淺溪之上。孩子們藉草小憩。只見水石粼粼。直視見底。且水面懸一根枯枝。一片草芥。料其發源之處。去此不遠。橫溪中央。有平石數枚。位置距離。整齊。

有法。宛如以人工砌成。作徒疇者。其溪向東北流。或即注於武安前所望見之海。亦未可知。於是孩子們決議沿溪以尋其末流之所注。先涉徒疇。到彼岸。愈到下游。其溪面愈濶。俄而溪面爲密樹所蔽。失其所在。行少頃。乃復得之。一路沿岸而下。那溪急轉慢折。不一而足。太率仍是東流。雖然。其末似尙甚遠。水流依然緩慢。溪面亦不加廣。直至五點半鐘。乃知此溪純向北流。孩子們失望。乃舍川而再取途于東方。密樹鬱葱。當晝猶暗。豐草往往沒頂。彼等相喚相應。始能成行。既七點鐘。尙未能出林外。武安杜番相議。今夕暫宿此處。明晨乃行……是時天已黑。不甚能辨物色。只見前面一團茂樹。枝幹下垂到地。儼如屋蓋。乃共入其中。鋪起所携來之毛布。取出燻牛肉餅乾等充飢。困倦之餘。不覺皆沈沈睡去。獵犬符亨守夜於樹外。一夜無話……翌晨七點鐘。大家醒來。尙未起身。獨有沙吡先出樹外。忽然叫喊起來道。武安杜番。章格快來看呀。三人驚皇走出。沙吡道。你看我們昨晚到底睡在甚麼地方呀。大家仔細一瞧。那裡是窠茂樹。却是一間小屋。用樹枝編成。有屋蓋。有屋壁。好像那黑人所居之屋。叫做阿治約巴的。大約係百數十年前之物。屋蓋屋壁。僅存其形。杜番開口道。噯呀。此地非無人之鄉哩。武安

道。是以前諒非無人之鄉。韋格道。這樣看來。連昨日那徒疍的來歷。都明白了。……雖然此地若是野蠻黑人所住。這孩子們越發危險了。大家再入小屋之中。仔細尋索。只見蔽地枯葉之底。有一個破爛的瓦器。亦是人工做的。大家離去此地。按著指南針。向東直行。到十點鐘時候。已出林外。只見一闊平地。蘼香草。芷莎草等叢生其上。前面半里許。一帶白沙。白沙之外。則千波萬浪。淘去淘來。噫。是即前者武安所望見之海也。此時毫無疑義。這地方確係一絕島。並非大陸了。孩子們由平地下於沙際。團坐用早飯。相對愁然。默不一語。飯畢。杜番欠身道。我們回去罷。趁早起程。或者回到船中。天尙未黑。四個童子。一齊惘惘而返。復回頭一望。恨恨地著寶照那海面幾眼。卻見獵犬符亨。突然走到海邊。在那裡飲水。杜番亦順手掬些一飲。那水却是淡的。無一點鹹味。哈哈。這橫斷東方的。非海也。湖也……至是而此地到底係絕島抑是大陸。這問題又不分明了。眼看這湖前面及左右。皆無涯涘。既有恁般一個大湖。或竟是大陸。亦未可知。武安道。若係大陸。應是亞美利加洲。杜番道。何如。我早言此地是大陸。果然不錯。武安道。我所望見的水色。亦不錯呀。杜番道。錯卻不錯。但不是海罷了……看官。就使此地果是太

陸。孩子們要尋那有人烟處。亦須待數日後春融時節。到底少不免要在此地耽擱數月呀。那西方海邊。既已尋不著一箇棲身洞穴。然則在這湖邊找一箇暫居之處。也是目前要緊的事。兼之那徒疋。那小屋。各種古跡。皆在這邊。試更子細尋探。或別找出些前人遺物。亦未可定。況且所帶食物。尙足夠四十八點鐘之用。天氣亦無甚變動。於是四個公同商議。沿湖前進。又以向南行則離胥羅船較近。遂決意繞大湖南岸而行。正是

鑿孔豈惟張博望。遠游今見哥倫波。

湖南地理如何。第六回再表。

第六回 荒洞窮搜槍懷舊主。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却說杜番一輩。鼓勇前邁。可喜沿湖一帶。盡是平地。無甚崎嶇。大家都不覺困乏。是日剛行了十邁許路。方纔歇足。沿途留神四望。絕不見有人煙起處。那白砂之上。一雙足跡也沒有。此地當是無人之境了。可幸這樣荒涼地方。沒有猛獸。連他食草的動物。也未曾遇着一個。只有兩三回望見茂林那裏。有一種巨鳥。出沒往來。沙吡指向衆人道。

各位。這不是駝鳥嗎。杜番定睛看了一會道。這是駝鳥。是算極小的了。武安接口道。他們果是駝鳥。此地若與大陸相接。一定是亞美利加了。因為亞美利加原是一個最多駝鳥的地方呀。到了下午七點多鐘的時候。各人重整精神。再走了一程多路。行到一條小河邊。這小河分明是由該湖流出來的。大家覺天色已晚。商議在此一宿。且待明朝再作道理。於是四條小囊條。同著那隻獵犬符亨。俱橫臥沙上。是日跑得倦了。各人無話。早已沈沈睡去。……翌早醒來。睜眼見那太陽已高懸三丈。拿表一看。知已是辰正。各人大驚。急急起來。一眼望去。看見這條河的對面。全是沼澤。各人相慶道。昨晚若是貪路。豈不像那楚霸王。陷于大澤之中麼。草草啖些乾糧。就動身。遵着右邊河岸前進。見有一帶石壁。自遠處銜接而來。次第高聳。各人心中暗忖道。這莫不是與胥羅灣上屏立的石壁。同出一脈的麼。……這裏何以有一處地方。叫做胥羅灣呢。就是胥羅船漂流到這裏之時。童子們替他起這名字。以為紀念的。……韋格忽然喊聲道。你們瞧那里。你們瞧那里。各人見他手所指處。原來是一個緊船地方。有許多石頭。是用人王疊成的。雖然已經殘破。遺跡尚模糊可認。武安道。那處明白有人住過了。杜番應聲

道是你們不看見茂草之間。有幾塊木片橫着。那片分明是當日破船遺跡。且可認得他是爲該船的龍骨。有一鐵環尙附着其上。各人睹此情形。恰似當日曾操此船。曾築此繫船地方之人。宛然現出面前一樣。不禁觸目傷心。面面相覷。不復能作一語。呆立四顧。但聞水聲潺潺。如泣如訴。這船之被棄於此。不知幾閱星霜。眼見他木片生苔。眼見他鐵環生鏽。心中欲問他舊主何人。胡爲至此。可恨木石無靈。不能解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既悲往者。行自悲也。四人正在淒涼愴感。忽見獵犬符亨大有異狀。不覺失驚。注目視之。見他聳耳搖尾。頻狀地上作嗅。好像聞有甚麼異味的。既而翹尾張口。初猶徘徊。少焉望着一樹叢裏。狂奔去了。這樹叢在大湖之畔。石壁之下。衆童子望塵趕去。行至樹叢陰處。擡頭見前面有一株舊山毛櫟樹。刻有

六個大字。衆童子一心要跟着符亨。不暇停足。諦視符亨忽然少却。透出石壁之角。就不見了。武安着急。大聲喊道。這裡來。符亨。這裡來。符亨更不歸來。只聽見他在那邊作怪聲狂吠。武安向衆人道。這里一定有異。我們當團作一隊。以備不虞。各人因跟着

惡獸蠻人。窺見彼等。猛然來襲。大家都提了武器。整齊隊伍。便跟着符亨。吠聲向前進發。遠過石壁。不及數武。杜番忽停足在地上。拾得一物。認得是一個鴉鋤。細審其工作。都不像那野蠻人之物。一定是歐美所製的。通身生滿赤鱗。與嚮所見鉄環無異。知道又是若干年前的一個廢物了。更留心四面察看。見石壁下有一處似係當年曾經有人耕過的。溝洫遺痕。尙可粳粳尋認。又見有一種植物。蔓延甚廣。都是那荷蘭薯變作野生的。正審顧間。忽有一物在身邊滾地大吼。好像那半天起了一個霹靂。幾乎把他們都嚇壞了。看官。你道這物是甚麼東西呢。原來是那隻符亨。望着衆童子們跑來跑去。貌極激昂。聲極悲壯。似欲敦迫衆童子快跟着自己來的。衆童子會意。大家都跟着那符亨跑去。行至一處。荆棘載道。灌木叢生。那符亨就貼着不行。衆童子知必有異。草斬木。冒着險深入其中。忽見有一洞口。黝然黑色。武安急聚枯草燃之。投入洞中。火猶不滅。知洞中空氣。無礙呼吸。因走往河邊。折取松枝。束作火把點之。率各人同入洞中。洞口雖高不過五尺。濶不過二尺。但其中巍然。儼如一室。方可二丈四尺。地上細沙平布。好像毛氈一樣。室口右方。有一工作極粗的桌子。桌子上有瓦水樽一個。大貝殼數

個。此貝殼想是富碗碟用的了。又有鏽蝕殆盡的缺折小刀一口。漁貝數事。錫杯一隻。那邊壁間更有木匣一個。打開一瞧。只有些衣服破片。其外別無甚麼。看來這洞。從前定是有人住過的。但無從知他是那里人氏。那時情景。真真令人討悶得很。挨次搜至室奧。見有玉薦一具。破爛已極。其上蓋有褪色洋氈一張。傍邊更有一椅子。上放著酒杯木燭臺各一。衆童子瞧到這里。毛髮竦然。股栗發戰。不覺退了幾步。心中想道。這被窩裏一定是有洞主的遺骨了。杜番鼓勇再前。揭起洋氈一看。竟是空空如也。四人搜索已畢。走出洞來。見那符亨依然狂吠不已。遂跟著他沿河而下。行不到十丈多路。他們一齊站住。相顧慄然。這又爲着甚麼呢。因見河邊那大山毛櫟樹下。有白骨纍然。各人暗忖道。這莫不是彼洞舊主葬在這裡麼。這果何人。莫不是失事水手。漂流至此。株守待援。遂垂老病死麼。若果如此。彼在此間。何以生活度日。洞中所有之物。莫不是彼自本船拿來。抑或彼手自製作的麼。兼且此地若屬于大陸。彼何爲不尋覓內地有人之處。何以甘心病死于此。莫不是因行路之難。彼終不能達其志麼。抑或因路程太遠。彼知其終不能到而止麼。若斯人果曾尋覓有人之境。卒不能得。老死於是。今日這骨

羅船之遭難。獨可望得天幸而告成功麼。衆童子觸目愴懷。呆立半晌。忽然想起。我們何不再去細索洞中一番。倘或覓得他日記一本出來。他的來歷。及這處地方的情形。都可知道。豈不便宜了我們嗎。商議既定。復再率符亨走進洞中。循着石壁而行。見有一個行囊掛在其上。取下展看。其中有蠟燭數條。乃用獸脂及船中所用填絮造成的。沙毗就拿一條點之。插在那木燭臺上。衆人靠着微光。用意搜索。先得了斧、鋤、槌、鑿、鍋、各一事。廚具兩三種。又得一樽。似是載潑蘭地酒的。不錯不錯。向所見木片。當時應是一隻舢板。他用以裝載這等日用器具。到這里來的了。後來更尋出小刀、定南針、茶壺、鐵鑊、包針等數事。但不見有洋鎗之類。韋格忽舉一物。大呼道。這是甚麼東西。他三人取來細驗。原是兩團圓石。用索繫着。南美洲黑人。以此擊獸。百發百中的。想那死者因未帶得兵器。所以自製此物。暫充其用。韋格又在壁上搜得時辰表一個。與尋常水手所用的不同。乃是兩面密蓋的。匙及鍊俱用白銀製成。都已生鏽。費了許多工夫。始得打開。看其長短針所指。正是三點二十七分。杜番道。表蓋裏面。應有製者姓名。我們試一看。便可推測這物主是那里人氏了。武安道說得有理。因打開細認。見着 *Dalpench*。

Saint Malo. 一行文字。武安道這樣看來。他是法蘭西人。與我同國的了。杜番更將洋毡反覆揚了一會。覺有物墜地。拾來展視的。是一本日記。可惜經年已久。紙色都黃了。所寫文字。多不復可認識。唯其間常有佛朗沙坡陰二語。隱約可讀。其二語頭字。與嚮所見刻于山毛櫟樹的同一樣。以此知爲死者姓名。無可疑了。傳中所記。應是他遇難以後的事情。後來武安復就這日記讀出周危特累煙一語。揣測就是他遭難的船名了。又見簿面題有一千八百零七年。與樹上所刻的相符。這不是他遭難的日子嗎。以此推算。是五十三年前的事了。更細檢這本日記。見有一張厚紙。疊摺夾在裏頭。拿出展視。杜番疾呼道。地圖。武安道。這當是坡陰自繪的。四人再細看一番。見現時所探西岸的湖。及哥羅灣。哥羅灣上的石壁等。無一不次序井然。按圖可索。但有一最可痛心的事。本島之外。四面都是汪汪大海。全不出武安所料。然則十五童子現時所託足之地。確是一個孤懸荒島無疑了。怪不得那坡陰不能插翼飛渡。卒在山毛櫟下。斷送一命哩。這地圖想是坡陰親歷全島。據所目擊。繪出來。的。彼茂林中的小屋及徒缸。想是彼跋涉時所造的。若果如此。此圖精確。無可置疑。但這距離遠近。本非携有器具。實在

測量。不過因行路的日子約略計算。或不無多少之差。却說這個地圖。所繪島之全形。恰似一隻蝴蝶。中央有湖。四面有茂林環繞。湖之東西五邁。南北十八邁。有幾條小河。皆由湖中流出。注入于海。洞外之河。就是其中之一。與在胥羅灣南端注入于海的。同爲一流。島中並無一山。盡是平野。北方乾燥。沙場甚多。南方異是。沼澤占其大半。全島面積。東西約二十五邁。南北五十邁。獨恨本島果屬南半球何處。圖中未能說明。但細想坡陰盡命于此。本島之在于絕海人跡罕到之處可知。嗟爾十五小豪傑。看此情形。豈不是韜光於此荒島之中。還有日子嗎……閑話休提。且說四個童子。偶然尋得這個山洞。便自不勝歡喜。心中打算着。快把各位同難之人。及一切物件。搬到這里。捱過一個嚴冬。勝似在胥羅船上。飽餐風雪。且恐有不虞了。這時候。恨不得天生兩翼。飛報各人。因細按地圖。知洞外小河。就是流向胥羅灣的。遂決計沿河歸去。這河長不過七邁。計着不消三五小時。便可到了。因在洞中拾一鴉鋤。向刻字的山毛櫟樹下。掘一小穴。將坡陰遺骨。收葬停妥。復回至洞口。用些木石塞了。免得野獸闖入。事畢。循河而行。一路樹木稀疏。無甚阻礙。行不上半個時辰。便覺離得石壁遠了。武安且行且想。此河

富可在胥羅灣與大洲之間作一通路。因留意察看。此河果能容一舢板或一木筏。若乘潮長順流而進。當可省多少氣力。行至四點鐘時候。忽遇着一個大澤。阻住進路。不得已迂道北西而跑。這條路雜木蔽地。步行漸難。無何鐘鳴六點。天色漸黑。茂林益密。及至八點。夜色已闌。不復能辨方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見火光一道。上沖霄漢。可不害殺人麼。正是

殖民喜說關新境。聞砲驚心中毒煙。

看官欲知後事如何。且待譯者再執筆寫下。

### 第七回 移漂民快撐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悶葫蘆

卻說武安、杜番、沙毗、韋格四人。趕路歸船。不覺入夜。正在暗中摸索。忽見空中閃閃放了一道光明。沙毗驚問道。那是甚麼呢。韋格道。我想是流星罷。武安道。不然。是一個狼火。是胥羅船所舉的狼火。杜番道。我知道了。是吳敦以此指示我們的。因將所携的洋鎗發了一響。應他。望着那火光便走。歷盡許多艱難辛苦。至四十分鐘之後。幸得無事歸到胥羅船。是日跑得倦了。早去安歇。一夕無話。翌日清早起來。個個都要聽新聞的。

團在甲板上頭。請他四位委員把那遠征情形。詳說一番。遂集齊各人商量進退。武安提議道。目下第一要緊的事情。莫如將我們根據地方。搬往那個洞裏。巴士他道。那個洞有怎麼大。能容得我們嗎。杜番道。不總是我們可以鑿那石壁。再爲增大一點。吳敦道。縱然有些不便。亦暫先將就將就。待將來再作道理罷了。……當時胥羅船的側面。同那甲板上頭破損的地方。漸漸大起來了。這樣光景。不但不能遮蔽風雨。萬一吹了颶風。把那怒濤送來。撲不上幾撲。恐怕這船就要粉碎了。那個洞裏。雖非十分寬廣。也有二丈下方。以居十五名孩子。還可勉強。況且那個洞通風的地方。雖然只有一個洞口。可幸裏頭卻無濕氣。四壁乾潔。好像花崗石砌成的。東面亦有石壁。恰好防那海風帶些潮氣吹來。現時洞中未免昏昏如長夜。然能在前壁開兩三個通天的大窓。光線亦儘可敷用。患難之中。這也可算一個安樂窩了。故此他孩子們立定主意。就要遷居的。……杜番道。遷居之前。我們少不免另找一個地方。暫時棲身囉。那處相宜呢。吳敦道。有布帳。就在那河邊。開一張布帳罷。……童子們須將船上物件。裝束停當。又要將船體壞了。擇取一切有用的材料。方能遷徙。照此算來。總要費一個月的工夫。不到

五月初旬，決不能成行的，看官他們的五月，便像我們的十一月，已屬冬初時候了。他們所以着急，不敢一日怠慢，正爲這個緣故哩。……吳教定計在河邊立一行灘，真算有見識了。何以故？他們欲將那船上的東西搬去法人洞，應該是用一木筏溯河運去的。然則他住在河岸之上，豈不占了許多便宜嗎？閑話休提，卻該衆童子自那日定議之後，便動起工來。造那行臺，先相了山毛櫸樹，擇其近水的，就在他交叉枝上頭，橫了幾條長木，蓋了幾幅帆布，不費兩日工夫，四壁都弄好了，好像行軍的一個大營一樣。衆孩子歡天喜地，就先把那火器彈藥各種食物廚具及一切緊要東西，七手八足，收拾停妥。每日雖然有些暴風，卻幸天天快晴，他們不上數日，把船上的東西都搬進那行臺去了。其次工事，就是要處分那隻殘船，知道那包皮的鐵板，將來是有用的，十分小心剝取。他們都是個孩子，既非熟手，又無氣力，想把那百噸大的船體，全然解拆，談何容易呢？可喜天公見憐，助了他們一臂之力。至四月二十五日，忽然狂風襲來，其勢比那山蟲還猛，剛剛吹了一夜，方纔止息。孩子們急往岸邊一看，呀呀，那隻胥羅船，不知犯了甚麼天條大罪，已被封姨君尸解了，只見有幾多大小木片，橫蔽灘上，自是他

們盡力把那木片運到行臺面前。或取長木作挑杆以起重。或取圓木作轆轤以轉運。持的持荷的荷。舁的舁。邪許之聲。相屬於道。個個奮勇。不敢少懈。至二十八晚。凡附屬船體有用的東西。如那絞盤車、鐵竈、水桶等物。雖極笨重難舉。亦都搬運清楚了。自是之後。一意編造木筏。使巴士他擔任工程。其餘各章聽其指揮。巴士他是個天生成木匠人才。他在經營行臺解拆船體的時候。大眾都見過他的本領。所以又把此事託他。他先將胥羅船。截而爲二。再將前檣後檣的下半。及那帆桁等。排作長形。放下水去。然後橫以短木。緊緊束束。一個長三丈濶一丈五尺的木筏。格局已經成了。然後再把胥羅船甲板上及船旁的板。鱗次砌上。逐塊釘妥。雖然不能叫做精工。然工程甚爲繁難。衆人合力。夜以繼日。亦至五月初二日。纔得落成哩。從此又要搬這貨物下船。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最年輕的。就各量着自己氣力。拿些小件東西。筏上有武安巴士他幾個。聽着俄敦的號令。把這東西用心安置。不使有偏重偏輕的弊病。幸有一個絞盤車。各年長的就借他幫助。合力把那鐵竈水桶鐵板各種粗重等物件。都纏放筏上。費了三天工夫。方纔搬運停妥。這日恰是端午。專等着明朝八點鐘潮長。便要解

纜開行了。俄敦忽向着衆人道。我們幾乎忘了一件緊要的事情了。我們既離了此處。縱然有船經過。我們亦無從望見。舉個暗號求他來救了。爲今之計。我們應在石壁之上。立一長杆。常懸着暗號旗。可便有船經過這裡。使他知道。你們以爲如何呢。這是老成深算。自然是無人反對他的。於是爲着這件事情。又費了半天工夫。是晚各人安寢。一夕無話。至初六日各人起來。先把那布帳卸下。蓋住筏上的東西。莫科準備了三四日的食物。到七點鐘時候。各事已經辦妥。各人就跑到筏上來。年長的各執一棹。等到八點半鐘。見那潮流已轉。海水都向湖中流入。因解了纜。高聲齊唱道。進！進！進！進！就見這木筏拖著那胥羅船所剩的舢板。離了岸。慢慢的追著潮流便走。衆孩子一時快極。不禁拍手喝采。騷呼之聲。怕那水底的潛魚。都被他驚破膽的了。這筏常循著河之右岸而進。因爲潮流趨向那邊。進行甚急。又因右岸比那左岸高出水面。便於鼓掉。雖然這筏卻不快捷。自解纜後。行了兩點鐘之久。纔行了一邁路程。自胥羅灣至湖。最少亦有六邁許。若是一次潮水。只行一邁半。乃至兩邁。則他們尙要經幾次潮水。方能誑登彼岸哩。至十一點鐘。潮勢退落。他們急把筏繫住。在此休息。下竿雖再有十次潮

長的時候。俄敦恐乘夜兼進。或有不測。不如待明日再行。因停了一夜。翌日下午一點鐘行到一處。就是從前四個遠征委員歸船時遇著沼澤迂道而行的地方。因把筏繫了。日來寒威漸烈。晝間已覺得瑟縮。入夜尤甚。一望沼澤。已見有些薄冰。光光閃閃。各人甚爲心憂。恐怕筏行太遲。河都凍了。豈不進退兩難。可喜次日午后。遙望著前面湖水碧色。及三點鐘零幾分。不覺已到了法人洞前面。大眾歡躍。忙把這筏繫在河之右岸。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最年少的。早已一躍登岸。談談笑笑。正在得意揚揚。武安在筏上望見之。顧語其弟佐克。你不往那里去嗎。答應道。我留在這里。武安道。佐克。我近來見你的舉動。有不可解的。你似有些事情。隱在心頭的。你近來有病嗎。佐克道。沒有。武安本欲再爲窮詰。但以這個時候。尙不暇從容問答。遂不復聲。率著各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檢。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枱。放在中央。雅涅統著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將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提了小鎗登岸。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

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其吩咐他好用心燒了。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船所有的椅凳。環著餐枱。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上有氣蓬蓬的熱湯燻牛肉。燒雀仔。又有些乾酪。車厘酒。及開潑蘭地的清水。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氣來襲。正商量分頭就寢。因俄敦發議。率著各人奔向那山毛櫸樹下。憑弔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感觸萬端。悲不自勝。至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眾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袋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者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竈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爲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煙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携一鳥鎗。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眾人分甘同味。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邁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窾。散在各處。分明是用人工掘成的。上面縱縱橫橫。蓋着許多樹枝。試爲俯視。覺其下猶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續紛狼藉。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不錯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坑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

來送死。亦未可定。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豆菜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於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尙幸那湖及河還未冰結。輕輕的每日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又不致有食無魚之嘆了。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率著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嗥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蹤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符亨。這里。符亨就見那獵犬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便縱身一躍。跳下去了。正是

羣英設計 走狗爭功

欲知坑中果是何物。且待下文再表。

第八回 勇學童地關豺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卻說符亨跑到坑口一望。略無懼色。便跳下去。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舉首

望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甚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  
菩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著道。駝鳥是  
的。……這是亞美利加駝鳥中的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沙毗道。我  
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地方又窄。雖有翼呀。無從高飛。沙毗話猶未了。  
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駝鳥並不奮嘴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企  
在上頭瞧着的忙把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他兩足。好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  
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毘道。不用說了。拿他洞裏去養馴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  
說著便走。這個畜生將來果能爲他們效用與否。今且本說破。總是帶他回洞原。來無  
甚難事。俄敦遠遠的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牽了一個厯然大物回來。心中想著道。這樣  
增了一個人口。爲本洞生計界的情形打算。未知得失怎樣呢。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  
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穀過活的麼。始安了心。任從他們擺  
布去。在洞外尋了幾天。還覓不着一個山岩。可以收藏物件。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洞  
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那鐵籠上頭通了一

個煙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窓。雖然費了許多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副洞起來。這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有舉錘的。有拿鎚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就動起工來。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裡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然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是的。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狠。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撐住。纔能免他頽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牽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役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著這件事情忙煞。至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拚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爲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裡呻吟。武安急著匍匐却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君仍幻聽麼。武安道。君試往一

聽無何。俄敦自隧中出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哮。巴士他亦不信心。入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是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菩雅。那幾位有年紀的。再入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三個心虛聽錯的。左右爲這一疑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噤約。這會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好符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心中都掛著這件事。雖然睡了。頻頻驚醒。倒有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隧中一聽。却不見有甚麼消息。符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了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道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大幸不。……是日畢工。方欲閉飯。從來那符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作伴食宰。

相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符亨符亨幾聲。絕無影響。俄敦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都分頭找去。像個秦始皇大索那張良一樣。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瞧。見那短針已指著九點。又不可冒險遠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無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忽而狂叫怒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著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著首。動也不敢動。無何。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敦接口道。然則有幾個動物。定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思著。且等明早兒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符亨同甚麼動物格鬥。武安再入隧道。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并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入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壁的空洞。更過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

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菩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鑿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符亨。一直跑到孟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前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若果然，怪那符亨不知從那裏進去，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是隻豺狼的死尸。武安道：「這不是符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著，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著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裡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

錯了。符亨同那野獸。俱由這裡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歡喜。自此更爲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還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將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胥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將進來。這樣這樣。陳設得也覺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著戶外作工。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剛剛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衆人念著我們流落這裡。不知幾時纔能脫離此苦。倘然日望日不做些事業。豈不自消了光陰。因着俄敦發議。遂決計在戒寒的時候。立了一定課程。那年幼的就從那年長的學些。未曾學過的工夫。自明天爲始。各人就按着課程勉力用功。至六月初十日。晚飯已畢。各人正圍着火爐。上下議論。忽有一人道。本島的握要地方。我們替他起個名兒。日常稱呼。纔爲方便哩。衆人稱是。杜番道。我們上岸的地方。已經呼他作胥羅灣。我

想着依舊用他。格羅士道。這個自然。武安道。我們所住的洞。因爲紀念舊主。也經呼他作法人洞。這個名字。亦可以留傳的。韋格道。流注胥羅灣那洞外的河呢。巴士他道。我們思念故鄉。就呼他紐西崙河罷。雅涅道。那湖。杜番道。故鄉的紀念既有了。更爲親切一點。叫他家族湖。豈不好。其餘石壁則稱爲惡崙岡。岡北盡處武安所嘗登臨的。則呼作幻海臺。尋出陷筭之林。曰陷筭林。遠征委員歸途。因逢沼澤折道之處。在紐西崙河畔。有一茂林。是稱沼澤林。紐西崙河以南的沼澤。便號南澤。遠征委員始覓見徒疇的小流。就喚他徒疇川。除此之外。且等他日到過。方爲命名。唯是據坡陰的地圖。有幾處沙嘴。分明認得。因名他最北的曰北岬。最南的曰南岬。更那西岸有三個斗出海中。就因衆童子的出處。名爲法人岬。英人岬。美人岬。猶有一件緊要的。他們既占有這島。那麼可以不上他一個徽號呢。胡太道。我想得一個佳名了。杜番道。使君麼。沙毗道。他定是想改作孩兒島了。武安道。且勿說笑。聽他盡其思想言論的自由。纔好。胡太。你的妙想。應聲道。我們不是奢們學校的學生麼。我就想呼他作奢們島。衆人聽了。俱拍手喝采。贊道。虧你想得好。這時胡太滿心歡喜。似比做了皇帝。還得意咧。各人正欲散開。忽

見武安恭立唱道。某更有說。真是。

莫笑童年無智識。依然議院小規模。

欲知武安提議何事。且等下回再說。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選 開學會佐克悄無言

話說武安提議道。我們既占這個孤島爲他起了名字。今更要舉一總統治之纔好。杜番道。舉總統麼。武安道。置一首領。凡事聽其指揮。庶幾號令出於一途。辦理庶務。更爲圓滑。說畢。衆童子齊呼道。甚是甚是。快使我們選總統罷。杜番接口道。選總統亦可。但須限定任期。或半年。或一年。武安道。惟任滿之後。倘再被選。仍得復任。杜番滿腹疑忌。唯恐各人選了武安。因著急道。武安說的是。但我們當先選誰。武安道。自然是最賢明之人了。算來莫似我俄敦。各人聞說。即拍手歡呼道。是了是了。俄敦萬歲。萬歲。俄敦初欲遜謝。總想他武安杜番兩黨。不時齟齬軋轢。全賴著我居間調停的。今舉我坐了第一把交椅。似於和合他們。更爲容易。再三想過。知道機不可失。遂欣然答應了。若使這個孤島。果如衆人所料。其位置在紐西崙以南。則自此至十月初旬。天氣寒

冷其間五個多月。定是不能出門口一步了。……俄敦嚴定課期，使他幼年的每日按著用功。不把光陰虛度。自是每日午前午後各定功課兩點鐘。到了時候。盡會於新洞書室。命第五班的武安、杜番、格羅士、馬克太及第四班的韋格、乙菩、輪班講書。教些歷史、數學、地理。或就所諳記的。口說相傳。或將帶來的書籍。指出解釋。他第三第二第一幾班的欣然領教。樂此不疲。其受益之大。固不待言。即他們充當教習的。亦可藉此溫復一番。不致遺忘。真可算一舉兩得的善法了。此外每逢禮拜日及禮拜四日。開一講習會。或將歷史事實。或就目前事情。擬定題目。大家討論。其利害得失。集思廣益。交換智識。彼此都覺得有趣起來。學識亦漸漸有進步了。天朗氣清。日暖風和的時候。又大眾在那湖邊。從容散步。有時相約競走。練習體操。以防倦氣來侵。沈鬱生病。使韋格、巴士他、兩人監督著各人。都把時辰表較準。尅期用功。又使乙菩每日將寒暑針風雨針的度數記了。其外一切雜事。因巴士他從來已設一日記部。詳細登載。遂將此任歸他專管。每到禮拜晚。大開音樂會。雅涅端坐彈琴。各人齊唱國歌和之。住日在學校。佐克是最有名能唱。各人都讓他的。誰知他在這裡。常坐在衆人背後。無精無采。從未見

他開喉唱過一句。武安從此更疑心他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已到了六月下旬。寒暑針漸漸降下。常在零點以下十度乃至十二度之間。洞內幸有許多積薪。每日燃著火爐。尙能保住零點以上的溫度。不致僵手僵足。一日寒威少減。雪花亂飛。剛剛下了一日。把這孤島。全現出玻璃世界的景象。各人歡歡喜喜。跑出洞外。團雪爲丸。相擲爲戲。佐克這時亦在局外袖手旁觀。不料格羅士舉一雪丸。猛力一投。正誤中他的臉上。立時鼻血湧出。流個不止。格羅士瞧見道。我本無心擲傷你的。說著便走。武安拉住道。你出於無心。我亦諒你。但你亦太不留意了。格羅士道。照你這樣說。你佐克既非預份擲雪的。偏要企在這裡。卻非自己不仔細麼。忽聞杜番高聲大叫道。這樣小事。爲甚麼就要吵嚷呢。武安道。自然是小事。但我亦只勸格羅士嗣後須少留意耳。杜番道。這件事不待你勸戒格羅士的。你不聽見他已經謝過嗎。武安道。杜番。我不解你爲着甚麼。偏要強來干預。這不是我與格羅士兩個交涉。不干你事的嗎。杜番道。雖然如此。總是我聽見你說這種話。我就不能忍默的。武安握拳道。你想怎樣就怎樣罷。杜番亦攘臂道。自然不受你指揮。兩人正在盛氣相向。勢將用武。適俄敦走來。瞧見。因宣道。杜

番所爲。有意滋事。杜番聞言不得已。慨然入洞去了。俄敦及衆人知道他兩個斷不肯干休的。俱放心不下。至兩人究竟如何結局。此是後話。今且不表。卻說衆童子至六月杪。天氣愈冷。降雪愈深。常積至三尺四尺。除有要事之外。一步不能跑出洞外。童子們當未下雪時。一切大抵準備。惟是汲水一事。最是爲難的。俄敦與巴士他商量了幾會。巴士他建議。若在地中設一水管。自那河底通至洞中。則不獨可省提攜出汲之勞。即使寒流至極。河面凍了。河底亦斷不凍的。我們的食水。豈不是源源不竭麼。衆人聽說。俱大贊成道。妙哉妙哉。但這件事。言之雖易。行之甚難。可喜哥羅船浴室的鉛管。尙在他們手裏。巴士他就靠着。他與衆童子盡心竭力。經營了好幾天。纔得成功的。夜間點燈的東西。幸自船中帶來的油。尙有許多。數月之間。儘可敷用。但恐到了冬盡時候。就不免告乏。莫科早已慮及此事。每宰禽獸。輒將他的脂膏。收藏停妥。以備將來製造蠟燭之用。於是童子們所關心的。就是他日用的食物了。他們因天時寒冷。許久不能出外漁獵。只有坐食。日少一日。惟靠著莫科從前準備下的野鴨、火鷄、鹹魚及由哥羅船拿來的罐頭。目前儘可敷衍。但是他們十五個童子。幼的九歲。長的十五歲。都正喜健

飯的。每日所需食物甚多。他們見食物漸短。未免寒心起來。正不同杞人憂天的。況沙毗畜了一個駝鳥亦累他們不淺的。這時候洞外堆了好幾尺雪。日日尙要掘些樹根野草。將來餵他。惟是這個職役。沙毗獨自擔在身上。不敢勞別人的。常笑嘻嘻對着大眾道。他定可充俺一個好坐騎的。你們且看。一日天氣寒甚。洞外溫度降至零點以下十七度。洞內積薪剛告乏了。童子們無奈。只得忍著寒。到那陷罪林。冰手僵足。好不容易採了多少。莫科看此情形。忽然想出一計。把那長丈二尺濶四尺的桌子反轉了。在積雪上面。推來推去。就似大禹泥行時所乘的橋一樣。童子們將所採的薪木。堆滿其上。滑滑地推進洞中去了。比從前肩挑背負。省卻許多氣力。自七月九日起。日日照樣搬運。不過忙了一禮拜。數十日內。儘可無薪盡之憂了。武安忽向衆人道。今日不是七月十五麼。據北半球的慣例。今日儻然下雨。從此四十日間。難望晴快了。他們忘了南半球的人氣。與北半球不同。白躁了心。卻喜是日連一點陰雲都沒有。惟東南風吹得極緊。寒威越發難捱。童子們瑟瑟縮縮。終日圍在洞內。有誰敢出門一步。這樣枯坐無聊。運動不足。剛苦了一個月。都覺得不舒服的。至八月十六日。忽然吹起西風來了。寒雲

漸散。天氣微和。杜番、武安、沙毗、韋格、巴十他、商量道。我們想著到胥羅灣一尋舊遊。已非一日。恨阻風雪。久不果行。今幸天和日暖。未免同走一遭。則箇他們齟齬已久。正欲藉此一舒筋骨。且念著插在石壁上的英國旗。定已破爛。決意把他換過。稟准了俄敦。八月十九日早起。束裝首途。踏雪而行。可不爽快。無何到了沼澤林。四面冰結厚了。更不必枉道。直履之而過。及抵胥羅灣。拿表一瞧。纔不過九點鐘時候。但見碧海之濱。鵝鴨亂飛。岩礁之上。海獅戲舞。遙望著自紐西崙川至幻海臺。白茫茫雪深幾尺。俗語道。琉璣世界。真不錯的眼界。盡處只是海濶天空。并不見一隻飛鳥行迹。五童子急弄早飯喫了。就將帶來的新旗換上。更採杜番的條陳。拾一塊木片。把距此六邁路。有一法人洞。衆童子占了居住的事情。簡明記了。繫在竿頭。這也算童子們用意周密。倘然有船經過這裡。望見旗號。泊岸尋來。便可省知他們蹤跡。前去援救的了。看見日已傾斜。各人急跑回洞。復命俄敦。時自鳴鐘正打四下。也自此無事。至九月初旬。寒暑針漸漸昇上。天氣乍暖。知嚴冬垂盡。不久便是好春時節。童子們自念漂到這島。不知不覺已過了六個月光陰。這島的西方。是胥羅船的來路。行了幾個禮拜。都似有一點影兒。漸漸

無可屬望的了。那東南北三面雖然未曾巡繞。但坡陰所遺下的地圖。并没記瞧見。怎麼陸地。坡陰的地圖。本是精精確確。無可疑的。惟是他當日苦沒拿有千里鏡。常人的肉眼。原望不到兩三邁外的。他縱然曾立惡蘭崗上。四處張望。或者遠處真有陸影。爲他目力所不及。亦未可定。童子們恃著自己拿有千里鏡。立意再爲探望一番。因展地圖一看。知東岸有一海灣。凹入家族湖那邊。與胥羅灣正遙遙相對。距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許。遂決計先往那灣頭。熟察東方情形。恨天氣還寒。正苦苦悶悶的等著春回日暖。怎知到了九月中旬。愁雲四合。狂風大作。一連吹了幾天。比在胥羅船上所遇的。更爲利害。那石壁也似搖搖擺擺。差不多就要塌將下來。人害怕個個驚心。這洞口所穿的窻戶。或被捲去。或被吹破。童子們狼狽非常。其困蹙之狀。較昔時盛冬時節寒暑針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的時候。尤爲不寒而慄的。而且無論甚麼禽獸。爲著這樣暴風。都找個藏身的地方躲避去了。湖中遊魚。亦緣波濤鼓盪。深深潛伏。童子們或漁或獵。全無所獲。這時風雖猛烈。地氣卻暖。積雪逐漸溶了。反轉桌子造的雪橇。至此變了無用。童子們早已算定。意欲造一手車代他。巴士他記著從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其中

有一個絞車盤。就把他車輪大小相同的揀了兩個。那車輪本是有鋸齒的。不是將他平了。斷難轉動。巴士他費了許多工夫。究沒法將他除去。不得已用些堅木填塞上了。再找鐵繃緊緊束住。竟得了兩個車輪。到十月上旬。居然成了一輛手車。這時候風色亦漸穩靜。比及中旬。颯日當空。陰霾全散。童子們如鳥放籠中。虎出柙外。終日在洞外遊戲。都無所苦。於是漁的漁。獵的獵。樵的樵。各自欣然從事去了。俄敦老謀深算。知那彈藥。是將來有大用處的。因嚴戒各人切勿浪費。故他們獵手。專靠著張羅設筭。幸仍獲得許多小鳥野兔。以飽枵腹。至二十六日。忽有一事。令童子們捧腹的是。日沙毗將平日所養的駝鳥。牽出檻外。擬乘此馳騁。誇耀眾人。童子們都議議論論。或說可以。或說不行。爭來看他。沙毗牽到一寬敞地方。將韁索繫了。用兩塊皮革掩他兩眼。使巴士他雅涅兩人牽住。騰身便欲乘將上去。不料那駝鳥轉身一撲。把他丟將下來。連止了六七回。纔得坐定。便揮兩人便退。急把韁勒了。將兩塊眼遮除去。方纔駝鳥所以凝立不動。正爲着這個東西的。現下開了眼界。正如國民有了智識之後。就不肯盲從那野蠻政府的束縛的。陡然一躍。騰身望着叢林中。狂奔奔逸。急得沙毗手忙腳亂。渾身是

汗正欲控轡制止。不料駝鳥擺身一振。便將沙毗滾將下來。自向陷罪林裏跑去。轉瞬間連影兒都不見了。沙毗翻起身。面紅紅的作速逃往洞裏。贏得衆人一圍散了。卻說俄敦見風和日麗。天氣漸暖。因自率童子一隊。沿着陷罪林。直到家族湖西岸。踏勘地理。考究物產。知道這樣大時。雖然在外露宿。亦無防碍的。因提議命武安作留守。自與數人照往日所商。親往湖東一行。至十一月五日。正是出行日子。但見俄敦、杜番、韋格三條好漢。肩着獵鎗。他們是不容易消耗彈藥的。因使巴士他修整那飛彈帶了。以備襲取禽獸。知道湖西有兩條河流。或要渡過的。適自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內有樹膠、舢板一隻。疊起來不過枕箱。大約七八斤重。乃并檢得斧頭兩柄。一統帶了。其餘乙替、格士、沙毗亦。携了護身短鎗。一同七人。威風凜凜。意氣揚揚。辭別了武安各人。出了法人洞。循着湖邊向北方進發。行及兩邁許路。忽見那隻先鋒獵犬符亨。在前頭停足而立。似是相等的。各人疾趨趕上。見那裡有許多洞穴。符亨正在一個洞穴旁邊。以足扒地。仰首而號。杜番早知有甚麼東西潛伏其中的。正擬裝填彈藥。俄敦高聲道。杜番。君且勿浪費彈藥。余有一法。儘把穴中的動物。盡行驅出來的。說着。便率各人往那灌木

叢中拿了許多雜草。塞進穴內。縱火燃著。無幾有十餘頭狡兔。自穴中冒煙而出。張皇圖逸。沙毗乙菩。瞧見。快把鎗架斧頭。斫倒四五頭。符亨亦咬死三頭。童子們喜出望外。各人肩了一頭。急急離了灌木叢。選路前進。至十一點鐘。始抵徒兀川。流入湖中的地方。據坡陰地圖。已知離法人洞六邁路程。童子們就在川邊。選了一個雅潔地方。班荆坐定。先把三頭兔兒烹了。合些乾餅。飽餐一頓。然後濟川北行。沿途沮澤。並無駐足之處。及離了湖畔。更向茂林南進。樹木陰森。都與法人洞附近無大差異。啄木鷓鴣等。翔上下。羽彩爛然。忽有「貍加里」厚皮獸。狀類豚。在面前驚走。杜番見著。急問准了俄敦。便發槍擊之。應聲倒斃。這種獸肉。味美異常。童子們歡喜無量。樂得今晚的晚餐。及明朝的早餐。又有嘉肴了。到下午五點鐘時候。又見有一條小川橫著前面。約有四丈濶。查坡陰地圖。知是由湖中流出。繞惡蘭岡北端。趨注胥羅灣的。這裡距法人洞已有十二邁路。童子們是晚在這川畔露宿。因名他作停宿川。翌早起來。急把繩索探這川水深淺。知是不可徒涉的。喜有樹膠舢板帶來。因展開放下水去。居然一葉扁舟。但係渺小輕巧。只能容得一人。層層往返。費了一點多鐘工夫。纔把各人畢渡。一切携來什

物。都賴此不至濡濕。收拾安了。後向北去前進。一片乾沙。更無沮洳。漸捨茂林。叢途湖畔。日方當中。遙望見對岸有樹梢輕拂。掩映於水天之際。自此湖幅漸窄。至下午三點鐘。對岸樹林。瞭然入目。想兩岸相去。當不出二邁以外。此地荒涼寂寞。四顧惘然。只有二三海鳥。翺翔湖上。除此之外。更無一個生物。向使晉羅船不幸漂到這里。十五小豪傑。豈不坐困食盡。早投餓鬼道去麼。既而兩岸相逼。已到湖之盡處。各人見天色晚了。決計在此留宿。因把毛布敷在地上。坐定。熟望四圍。但見白沙如鋪。青草不茁。雖欲舉火。苦無枯木。迫將所携的乾餅牛肉等。聊以充飢。一夕無話。翌早起來。張眼遙望。見相離數武之地。有沙丘一座。高可四五丈。苟造其峯。四方形勢。富可了了。飯罷。各人到那丘上。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果如坡陰地圖所載。北東一面。全是沙漠。目力所盡。不睹際涯。據地圖測線。自此至海。北十二邁。東七邁。各人知行此長途。渡過沙漠。亦無益處。格羅士先說道。我們既到這裡。將更奈何。俄敦道。只有乘輿而來。失望而返罷。杜番道。今除歸洞之外。別無可圖了。但須另擇一新道。以資閱歷。較之復尋來路。不更有趣嗎。俄敦道。君說甚是。我等沿著湖畔。到停宿川上。然後折而之右。直抵石壁下。循惡蘭岡而

歸就是了。杜番道。果欲循石壁歸去。自此直向陷莽林。抵其北端。然後轉出石壁下。豈不更捷。陷莽林北端。距此不過三四邁路。若要返至湖畔。便迂迴了。俄敦道。雖係直向陷莽林。亦必要一涉停宿川之流。此川愈近海愈濶而險。或至不可橫流而濟。亦未可知。爲萬全計。仍以到川之南岸。然後轉路爲佳。商議定了。各人返至露宿處。把毛布收捲。便循著來路而行。十一點鐘抵停宿川上。依舊用那樹膠船板把各人渡了。杜番在路上。取兩隻鵝鳥。各重三十餘斤。沙毗與各人割了他一隻。七人都飽餐一頓。將那殘骨。餉了符亨。遂起程入陷莽林中。選一條路從前來往行過的。大踏步望著石壁而進。所過茂林。不似法人洞附近之繁密。有幾處并無大樹大木。日光所照。春草如褥。野花似錦。又有百合數株。高三四尺。隨風拂舞。嬌態迎人。俄敦素好研究植物學的。因在此尋出幾種有用的草木。一是可以造酒。一是可以製茶。他們法人洞內。於此兩物。方將告乏。俄敦因命各人取了許多種子。帶歸培植。及下午四點鐘。到了惡蘭岡北端。自此循壁而走。南行二邁。見一條細流。自壁腹迸出。奔向東方。這就是徒在川源頭了。俄而日已西斜。各人知今晚斷不能趕回洞去。因決意在此流南岸。卸了行李。沙毗與某

他童子正在料理晚餐。俄敦與巴士他兩人在左右近處徘徊瞻眺間。忽見那邊林中。約略有一大羣動物。蠕蠕蠢動。嚇得兩人噉吸一聲。退了幾步。欲知兩人所見果是何野獸。且等下回再表。

第十回 獸人競力顯我優強 草木効靈成他製造

卻說俄敦巴士他望見前林有一羣動物。初不知是何毒蛇猛獸。吃了一驚。及定睛看了一會。巴士他指着道。山羊！俄敦道。似是山羊。請試捕之。巴士他道。活捉麼。俄敦說聲是。就覺那飛彈離着巴士他的手。決破空氣。向前飛去。撲地一聲。正把一隻動物的足絆住。其餘都驚惶遁了。兩人走近細看。見那動物正在極力掙扎。急忙按住。原是一個母獸。有兩個獸兒。還在旁邊股栗。似是依戀其母。不忍舍去的。俄敦道。我意這獸。定是「威冠亞」。巴士他道。威冠亞。莫是有乳汁的麼。俄敦應道。好不是。兩人替了幾聲妙絕。這獸酷肖山羊。足稍長。毛較短。又沒頭角。一人牽着其母。一人把着兩子。笑嘻嘻歸到川畔。各人見了。爭來賞識。無何晚飯既畢。分頭就寢。是晚杜番輪值守夜。到三點鐘時候。忽聞他發聲大喊。驚得各人從夢中醒來。齊聲問道。杜番。有甚麼事情。杜番道。

你們試聽這聲音。似是有甚麼野獸潛來窺伺我們的。俄敦道。不是「狗牙」(亞美利加虎)定是「粘了兒」(豹之屬)了。無論他是那樣。都不足害怕的。惟慮他成羣結隊。猛然來襲耳。總是我想他亦不敢跳過烽火。突入這裡來。俄而一種可怖的惡聲。漸逼近前來。符亨怒形於色。狂呼奮躍。頻欲奔去。卒爲俄敦喝住。少焉相距十丈餘。覺有幾點光線。在黑暗中閃閃若電。原來彼等野獸。每夜到這川流飲水。今值童子們在此露宿。阻了路頭。因此不平。望着號叫。不料他的眼光。早被各人認見。驟把槍發了。忽聽砰然一聲。像是半天起個霹靂。繼而咆哮之聲。遙在暗處。啼個不住。各人手執短槍。團立戒嚴。再把薪添上。築了火牆。巴士他早揀了一條枯枝。止猛地燃着的。望着那野獸聚處。竭力投去。靠着火亮。只見有剛纔杜番發槍命中的一隻動物。倒在那里。其餘不知何往。格羅士大呼道。彼等遁了。連影兒都沒有了。乙菩道。不防他再來嗎。俄敦道。想無是事。雖然。我們也要準備準備。於是各人就在火邊坐以待旦。僅露晨光。立即首途。自此至法人洞。還有九邁許。是日所跑的。盡是單邊路。右邊則壁立千仞。峭如刀削。左邊則萬木森森。幾無插足。一路無甚事情。進行倍捷。下午三點鐘。早已望見法人洞。相距

僅有兩邁許路。杜番、乙菩、格羅士三人正同着符亭先驅而行。忽回首望著後隊。連呼留神！留神！留神！俄敦、韋格、巴士他、沙毗四人，在後頭相隔十餘丈，聞了警報，急把武器拿定，注目四顧。已而前面茂林，突然走出一隻巨獸，說時遲，那時快，巴士他所擲的飛彈，果然恰恰可。正中那巨獸的頭顱，把他纏了。那巨獸力甚猛，帶著飛彈，狂命向林中奔竄。沙毗正拿著飛彈的索頭，幾乎被他一併拖去。幸得三童子帮手，將索頭繫在大樹，纔得拿定。杜番等亦退後來。這個龐然大物，童子們從前讀博物教科書時，也曾認得他的名叫臘馬，駱駝之屬，形狀亦頗相類。惟軀殼略小，養而馴之，可以騎坐。現時南美土人，常有用此代馬的。其性怯懦，被繫未久，早已力竭氣沮，垂首待命。巴士他急拿繩索，重新把他縛住，牽之而行。同著那「威冠亞」，算是這回遠征的捕虜了。胡太晚飯後，獨在洞外閑遊。遙見七人欣然歸來，急忙報知洞內，留守武安，便率著同人，走出洞來，鵠立等候。少頃，七人到了，彼此握手，齊呼萬歲，同進洞裏，各把別後情形，流了一會，却說俄敦等出行之後，武安監護著幼年的，十分周到，無微不至。各人都感激起來，越發敬愛他。惟是武安常為著佐克，放心不下。一日呼至無人之處，問他在

衆人面前。爲甚麼這樣瑟縮。佐克含糊答應。別無甚麼緣故。武安著急道。汝終不肯告訴我。你想連我都祕著嗎。我不是你的哥哥。我不能坐視你終日愁愁鬱鬱。必要尋出你的病源來的。你究竟爲著甚麼。弄成這樣呢。佐克聽著。悲不自勝。久之纔道。哥哥。你必要盤詰我甚麼緣故麼。唉。哥哥。你或者可以寬宥我。總是各人呀。說至此處。便停住了。只是淚如雨下。嗚嗚咽咽。叫了幾聲饒我罷。饒我罷。武安不忍再窮詰他。心中想道。聽他纔說的話。定是對著衆人。犯了甚麼大罪了。我無論怎樣。總要設法把他盤問出來纔好。立意定了。剛俄敦歸來。因暗把佐克對答的話。詳述一番。并求俄敦助著自己。定要佐克把真情吐露。纔肯干休。俄敦斥道。武安。你必要強他說出。究有何益呢。總聽自行其志罷。何必要俄們旁人逼他。他說有負我們。縱是真話。亦不過兒戲的甚麼小過罷了。何苦逼他太甚。令他心中更難過呢。若使他果欲自說。我們即不強他。他亦不能忍口的。勿管他罷。勿管他罷。武安聽了。不復作聲。暫將此事擱下。各人一日檢點食物。見往日所羞虔的。都漸漸短了。湖邊設的陷阱。雖然時時有些獲得。總是爲糊口。究不足敷衍。因決議在那湖沼近處的茂林裏頭。揀了幾處恰好地方。穿了幾個宏壯。

陷坑。這回縱有「獅加里」及「威冠亞」龐大的野獸自來送死。亦可絆住。充各人數日的食用了。十一月廿月之中。年長的正爲這上忙。年幼的更從巴士他的指揮。在石壁下與法人洞相。不遠之處。把胥羅船的舊板。造了一間小舍。用帆布蓋上。塗滿松脂。以當瓦面。又向茂林中伐了許多材木。圍插四面。將俄敦等帶回的幾個性口。都放在裏頭養了。後來復在坑裏捕得一隻臘馬。巴士他及韋格又使飛彈捕得一「威冠亞」一雄一雌。各人復在欄內劃出一區。以供養禽之用。七面鳥、珠雞、鶉等。隨時獲得無算。令善均、伊播孫等最幼年的。從事看守。莫科既有了「威冠亞」的乳汁。又拾得許多鳥卵。惟是砂糖漸覺少了。俄敦吩咐除禮拜及祭日之外。不准動用。逼得莫科無法。不然。每日飯後。必可造出各種點心。供奉各人了。莫科正爲着這事焦悶。一日俄敦率各人往陷窰林逍遙散步。檢察各種植物。忽見一叢修木。葉色濃紫。俄敦就近看了。懽然大呼道。這不是「蘇芽美葡」嗎。原來這種樹糖質甚多。把他截斷。有汁液滲出。入鍋煎熬。便可製成砂糖。比從甘蔗搾取的。味稍劣。惟用來弄菜。卻無大分別。童子們現在正短此物。其歡喜自不消說。俗語有言。人心不足。得隴望蜀。童子們既得了砂

糖更欲釀些美酒。每日滴幾杯。以解抑鬱。俄敦因命各人採集材料。着莫科照法造了好些。往日所採歸的茶葉。又是香味俱佳。從此他們飲料。就十分饒裕。獨惜短了蔬菜一門。武安想着石壁下有坡陰。遺下的荷蘭薯。現在雖然變了野生。若將他培植培植。或者可以反本復初。仍舊可食。因費了許多心力。可恨勞而無功。虧得將船中帶來的蔬果。雖係所餘無幾。珍重藏了。有時拿些頒出來嘗試。覺得清淡而香。真是珍羞不換。這也算物以少爲貴了。卻說俄敦一意要把硝藥節省。留作後用。極口勸各人練習飛彈。又着巴士他盤木爲弓。拔釘作鏃。使獵手試用。韋格格羅士兩人早已習熟。藉此射取許多禽獸。總是俄敦太秘惜硝藥。似犯了天公妒忌。偏要造出一個境界。強他破戒的。十二月七日。杜番密告俄敦道。俄敦狐狸及那豺狼的暴戾。我們實忍之無可忍了。那畜生常趁着昏昏長夜。結隊橫行。把我們設下的陷阱。張下的羅網。破壞淨盡。敢將我們千辛萬苦養來的牲口。都劫掠去了。俄敦道。怎不用蹄索捕他。杜番道。豺狼尙可。狐狸就不行了。韋格連夜設蹄索。株守以待。卻不料那畜生狡黠異常。莫來送死。俄敦沈吟半晌。不得已拿了幾十包火藥。交付杜番。杜番喜得眉開眼展。急約了武安。韋格。

巴士他、乙菩、格羅士、沙毗、各人。自此夜爲始。每夜在那陷窳林口家族湖邊。潛身竊伏。待其出現。輒便狙擊。一連守了三夜。共斃五十餘頭。從此法人洞近傍。不復見這種畜生的足跡。童子們卻喜得了數十張狐皮。將來很有用處。至十五日清晨。忽見童子們洶洶湧湧。將巴士他苦心經營的大車。駕上兩匹獵馬。車上載了硝藥、食物、大鐵鍋。又有幾個空樽。十五人裝束停當。都跑出洞來。把洞門關上。竟投那方去了。看官你估量他們是遇了救星。趕緊起程歸國麼。抑或因着甚麼緣故。要遷居別處麼。這都不是。原來前此守冬的時節。淫雨不絕。往往天昏地暗。日間尙要點燈。纔覈分辨東西。因此把洞內所藏的油。幾乎用盡。莫科平時宰牲。雖曾將他脂膏留下。以備製造蠟燭之用。總是所積無多。料然不能持久。知道胥羅灣頭有無數海豹。可以獵來榨油。但係辦這樁事。愈人多愈佳。喜的路程不遠。又無險阻。他們久已決意。共走一遭。見是日天氣清朗。故此束裝起行。八點鐘時候。早到了沼澤林。土耳其及胡太本是個最年幼的。跑到這裏。足已疲倦。倒憩路旁。不復能行。武安稟命俄敦。請將他兩個搭載車上。仍循沼澤而進。忽見前頭相離約有百矢之遠。有一巨獸。正在沼澤中彳亍來往。見童子們呼躍而前。

倉皇四顧。倏然竟投灌木叢中狂奔逃去。土耳其道。那是甚麼。俄敦道。三頁婆婆駝麻士。武安道。又有呼他河馬。胡太道。那里像馬。沙毗道。不如呼他爲豚。反算象形的。各人都不覺發笑起來。路上東顧西盼。不知不覺。早已到了胥羅灣。拿表一瞧。短針正指十點。仍在從前造木筏時張布帳的川邊。設了露營。略停一會。弄飯喫了。遙看海濱一帶。風景依然。見那礁石之上。有百餘頭海豹。羣集游處。悠悠自得。不知獵者之襲其後也。比及亭午。日光融融。則見彼等躍登灘上。或臥或跳。好不羨煞人麼。童子們恐怕驚走了他。潛身樹間。裝束停妥。把善均、伊播孫、佐克、胡太、土耳其、託交莫科照管。吩咐在此等候凱旋。各人拿定火器。便悄悄地緣隄而行。到川口一張。見那海豹并未走了半個。因躲身偷入礁石之間。匍匐蛇行而進。有分

胥羅灣上。鐵血橫飛。法人洞中。光明普照。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嘆望洋羣兒猜白點 懺造孽獸子泣黃昏

凡人杜足戶庭。潛蹤閭里。未嘗縱遊惡濁。飽看滄桑。怎知到世路崎嶇。人情叵測。人道

如此。物情亦然。別處的海豹。閱人積智。異常机警。每出游樂。輪班張守。偶耳足音。輒傳警報。故獵戶不容易近他身邊。可憐胥羅灣上的生長孤島。自脫胎以來。還未見過人倫。像似忘机的沙鷗。把那操心慮患的工夫。都閑過了。童子們見他這般。滿心歡喜。彼靠著礁石障身。漸逼前去。約離有八九丈遠。一字排開。橫截歸路。號聲一舉。衆鎗齊發。眼見二十餘頭。早已應聲而斃。其餘東奔西馳。竟逃入水中。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意外大捷。不勝喜躍。忙把他曳到露營來。莫科用兩塊大石。築了一竈。將大鉄鍋架上。氣蓬蓬的沸了一鍋大湯。俄敦等把那海豹皮剝得精光。小塊大塊的切了。投入鍋中。煮不上幾分鐘。見有膩膩滑滑的東西。浮出水面。這就叫做海豹油了。沸的時候。有一種奇臭觸鼻。令人催悶。各人也不暇顧。忙撇了浮油。澆入空樽。又將他肉投下再煮。自是日下。除寢食外。只知以此爲事。直至翌日傍晚。纔把那二十餘頭海豹煮畢。共得數斛清油。各人遂了心願。一夜安眠。詰朝早起。拔營而行。這回盈盈滿載。車體重了。虧那兩隻獵馬力還強。慢慢的行了十二點鐘之久。纔得歸到洞來。恰是上燈時候。急將海豹油傾出一試。雖然不能大放光明。卻可免了黑暗地獄的慘處。自是無話。是月二

十五日係耶穌降生日子。西人算他是一年之中第一佳節。俄敦定議放假兩天。大眾同樂。賴雅涅、沙毗兩人苦心經營。先期一晚。早在洞內懸了許多大小國旗。陳設得十分妥當。到了這天。東方纔白。各人急忙起來。大放祝砲。各人握手爲禮。少不免說了幾聲恭喜。因爲胡太年紀最小。各人舉他作了總代。命他到俄敦總統處。恭恭致賀。可喜。是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各人走到湖邊。隨意耍了一會。忽然再聞砲聲隆隆。各人知是午餐的時候到了。同進食堂。但見桌上鋪的布。雪光照眼。瓶中插的花。芳氣襲人。中間放着一座大花草。把無數小旗。裝飾得十分悅目。更拿藥單一瞧。見寫着

炸「額支」形狀似兔的四足獸

薰小鳥

炙兔肉

七面鳥全隻

罐頭

蔬菜三種

點心

一大盤

其外紅茶。咖啡。葡萄酒。車厘酒。俱備。

各人從容坐定。莫科每端一菜來。都贊不絕口。食將半。武安離坐。鶴立。頌了本島總統的功德。上酒爲壽。俄敦答詞致謝。謹祝本殖民地日趨繁盛。又遙憶故鄉親友。情見乎詞。說畢。各浮一大白。其後胡太起立。代各年幼的謝武安平素相待之厚。勸各人奉觴致敬。其言論。激。大眾爲之感動。歡呼喝采之聲。響震石壁。這時武安的顏色。像似不

勝感激。惟有杜番一人。獨自默然不語。首垂下視。過了一禮拜。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的新年。屈指計來。童子們流落這裏。已閱十月。在南緯地方。年初天氣。正是盛夏。各人念着冬烘時候。家畜遠在戶外。許多不便。因決議把那小舍移來洞側。又擬設一火爐。把煖氣送進小舍。俾那動物不至犯寒僵死。巴士他、武安、沙毗、莫科等。爲這工程。忙了一個多月。及是時。杜番率着同黨三人。每日出外游獵。預備好些食物過冬。這也算各盡其職。他們向議到家族湖東岸探望一遭。一則細查東方地平線上。有無陸影。一則考察物產。望獲天然之利。一日武安與俄敦對語。談及此事。力言東方或有陸影。惜坡陰未嘗望見。當速往一動。又道。我想足下心中。亦必贊成我說。尋出陸地。早作歸計。我想足下景同我一樣。一息不能忘情的。俄敦道。君言甚是。我當與大眾商量。選五六人伴君同行。武安道。五六人未免過多。如此多人同去。必要遶湖邊陸路。迂折了。反費事。愚見以爲不如用一小舟。橫流而濟。更爲直捷。但小舟不能容得多人。我意兩三名同行便足。俄敦道。此計甚妙。君欲選誰作伴。武安道。莫科、莫科稍識駕駛。我又素知其爲人。風順揚帆。逆則鼓棹。走六七邁水路。無甚難事。據地圖看來。那邊有一小川。

自湖中湧出。流注本島東灣。我欲溯此前往。俄敦道甚好。惟多携一人同去。似更方便。武安道。我意中早已選得一人。就是舍弟佐克。我見他近日情形。更爲放心不下。我想他定是犯了甚麼大罪。有不可對人說的。我出盡方法嚇他。他總不則聲。若在無人之處。只對着我。說猶未了。俄敦遽道。君言有理。向佐克去罷。自今日打點行李。趕速起程則簡。是日會齊衆人。把那三人遠行的事情告訴了。莫科久困洞裏。常覺醇醇。一聞此命。似久旱逢雨。喜的了不得。佐克與伯兒同行。自更無甚不願意。單有杜番。見不派到自己。心甚不平。屢向俄敦討情。俄敦把武安所說的話。暗地告他。又解明不能多人同行的緣故。杜番不聽。猶可。一聞俄敦說出這種話來。忿得滿面通紅道。這樣麼。俄敦這回的事情。全爲着武安一人私事不成。俄敦道。杜番。你說的差了。你不獨冤枉武安。連我都誣蔑了。杜番雖然不敢再聲。瞧他面色。像心裏很不舒服。悻悻然自走去了。武安等查驗小艇。把破損地方。逐處修整。又將胥羅船所用的三角帆。配置恰好。帶了兩口長鎗。三口短鎗。硝藥若干。毛布數張。及五日內的糧食。廿月四日八點鐘。別了衆人。自紐西崙川。出了家族湖。是日天氣清和。順的也是順風。急張了帆。但見微波蕩漾。

舟行似箭。行不上半個時辰。回頭望那臨崖送行的良友。初猶如蟻。漸失所在。更過六點鐘後。連巖崙岡絕頂。都沒入地平線下。再不能見。自交午初。風力漸衰。比及正午。風全息。因下帆弄飯喫了。佐克執柁。兩人鼓棹。仍向北東前進。至四點鐘。望見東岸樹梢。低浮水面。武安莫科手漸疲。身漸熱。斜暉刺頭。汗流浹背。一望湖面。儼然明鏡。俯瞰水底。深可丈許。蘋藻繁生。游魚可數。六點鐘。艤船東岸一丘之下。松柏鬱生。森森蒼翠。可恨斷崖如削。苦無插足。更北上半里。見一川口。武安道。這川定是坡陰地圖所載的。莫科道。是盍替他起個名兒。武安道。就呼他東方川罷。是晚登岸露宿。翌早六點鐘。再下船解纜。駛進川口。時適潮落。順流而下。更不費力。莫科獨立船頭。東撐西持。提防觸岸。武安兄弟。安坐船尾。左右顧盼。見兩岸比紐西崙川還高。堤上萬木森森。松柏尤茂。川幅最濶之處。不過三丈。遠不及紐西崙川。川流急激。正爲此故。遠望林中有一種喬木。狀如張蓋。枝上垂垂結實。長四五寸。作圓錐形。武安雖不及俄敦多識草木之名。也知這種叫做「栖通巴銀」。其實甚堅。可食。又能製油。一路羽毛二族。如駝鳥野兔之屬。不時出沒。曾見兩頭臘馬。自樹陰走出。忽復躲去。行十一點鐘以後。樹木漸疏。空氣之中。

覺有鹹氣。知已近海。俄頃果見一道淺碧色。冉冉浮出地平線上。計東方川長不過五六邁。舟從流下。每點鐘約行一邁。未及正午。早已到了東灣。武安與莫科爭取千里鏡。極目東方。只見雲水蒼蒼。烟波淼淼。片帆何處。朦朧鳥渡之蹤。彼岸儼然。倏忽蜃樓之氣。武安雖非預料。這里定可望見大陸。到此也不免絕望。相顧惘然。因名他作欺騙灣。把舟繫住。上岸一張。這邊形勢。全與胥羅灣大異。既無沙灘阻岸。又無石壁撐天。只有無數巨石。層積疊布。就近細認。全是花崗石。美麗非常。處處有大小洞穴。頗適幽棲。若使胥羅船當日漂着這里。童子們那用費怎多工夫。纔覓得一個藏身地方呢。獨怪城陰既然親到。見有如此幽洞。怎地不下居這里。細想也有緣故。他既住了法人洞。人情安土重遷。本不足怪的。三人各處行探。忽逢一巨石。狀似蹲熊。因名他巨熊石。高約百尺。攀援而上。不容易躋了絕頂。四邊大勢。一目瞭然。回首西望。森林積翠。把家族湖遮了。南方只是一片沙漠。蜿蜒起伏。遠接低雲。間見簇簇蟠松。幻成黑點。錯落可睹。北方水灣曲折。至一岬而止。自此以北。亦成一面沙漠。更將千里鏡轉注東方。仍是海濶魚躍。天空鳥飛。與舟中所見無異。望洋嘆了幾聲。正返身欲下。莫科忽率着武安道。你瞧

那。那是甚麼。武安照他手所指處。細望一番。見東北方水天相連之際。有一小小白點。初疑是片雲。熟視良久。見他依然如故。武安道。若不是山。怎能如此不動。若果是山。亦怎能如此浮現。是時日已西斜。更過數分鐘。那白點迷離之間。漸不見了。武安始終疑他是山。莫科佐克疑他是日光反射的影兒。一路閑談。不覺已到舟次。將途中所獵的鷓鴣炙了。充了晚餐。時方酉正。等到潮長。還有三點多鐘。莫科日間見左岸有許多「栖通巴銀」纍纍結實。垂涎的了不得。趁着空兒。獨自一人偷採去了。少頃歸到船上。卻失兩人所在。正在探頭張望。忽聞那邊樹裏。飲泣之聲。與怒責之聲。隱約入耳。噯呀。這莫是他兄弟。莫科且驚且訝。跟着聲浪尋去。至相距數步。驟然停足。見佐克伏在武安脚下。只是啼個不住。天色雖已沈黑。卻是仲夏時節。那黃昏微光。尙足把兩人照出。兩人却不知莫科潛來。莫科不好意思。急欲走回。卻已遲了。早把佐克對着其兄懺悔的話。無心聽得明白。知道佐克所犯的罪了。聞武安盛氣道。畜生。今日諸君流落這里。都由你來。又聞佐克哭道。恕我罷。哥哥。恕我一時愚妄。武安聽着。半晌道。你常怕與諸君見面。原爲着這個緣故。我想諸君決不饒你。罷了罷了。你不必告訴諸君。暗地設

法將功贖罪過罷。莫科不意聞了人家兄弟的密話。懊悔萬分。如今縱然決這川水淨洗兩耳。亦斷不濟事。決意索性搶白了。反覺安心。無何。三人都歸到船上。佐克偶躲開。莫科乘間對着武安道。主公。我偶然聽見。武安正在低頭沈吟聽着。不禁失叫道。莫科。正是

爲人莫作歪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要知武安說出甚麼話來。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三條稟風波掀醋海 五里霧烽火鬧冰天

却說武安聞莫科說聲。偶然聽見。便倉皇失措道。甚麼。佐克告訴我的話。你。莫科道。是。主公。請你恕他罷。武安道。莫科。你意諸君也肯恕他麼。莫科答應道。這也難說。不如莫告訴諸君。單我三人知道罷了。武安聽說。不覺伸手握著莫科。連呼好莫科好莫科。幾聲。少頃。佐克返來。時已潮長。忙解纜開行。是晚滿月當空。清輝如畫。舟行甚穩。交了子正。潮流乍轉。停船露宿。等至東方初白。即復開行。九點鐘時候。早駛出家族湖來。恰值東風大作。莫科急把帆掛了。武安自聞了佐克懺悔的話。思前想後。心緒如焚。無精無

采。一言不發。莫料也不便開口。三人面面相覷。不覺早到了法人洞前。雅涅正在湖邊垂釣。望見了。急返洞中報知。俄敦忙率着衆童子迎接進洞。慰勞了一番。武安也把踏勘情形。詳細述了。各人想着那一點白點。無論是否山影。即果是山。又或是大洋中一無人小嶼。不犯捱了許多勞苦。造個新船。冒着千艱萬險。查探他去。同嘆了幾聲時乖命蹇。武安聽了。心中更爲不安。自此不多共別人說話。見各人死心等着外援。汲汲準備過冬。便率着佐克。終日勞作。比別人分外出力。凡有甚麼險難的事情。又常薦佐克擔當。俄敦本是個細心人。見武安近日舉動。與往日不同。料他定有緣故。屢欲乘間質問。但是武安也時時留意。見俄敦將談及此事。輒託詞趨避。務使不得開口。俄敦無法。更爲留心細察。早猜着他兄弟間各把心事說明。更立了甚麼密約了。是月中旬。韋格在湖邊散步。忽見一隊撒丁魚。自湖中游泳。竟入紐西崙川而來。自此結網而漁。所獲甚夥。後來用盡心力。在胥羅灣造了一個鹽場。將食不了的鮮魚。都醃了。至三月初間。杜番提議查勘紐西崙左岸南澤地方。又獵取無數飛禽。他們冬中食物。就準備殺了。單有薪炭一件。鑿于去冬。總要預備多些。俄敦因指揮大衆。每日往沼澤林陷穿林樵採。

如是半月。早把洞內洞外。堆積如山。童子們雖然日日要勞作幾點鐘。俄敦却不許曠了讀書功課。一來復之中。仍開討論會兩次。杜番在衆人之中。最稱辯才無礙。頭裏大家都敬服他。可惜杜番因此生了矜心。大有旁若無人之概。他後來失却人望。正爲着這個原故。卻說童子們每日除了勞作讀書之外。仍然不廢運動工夫。或泅水。或升木。或競走。藉此行樂。記得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杜番領着乙菩、韋格、格羅士。武安領着巴士他、雅涅、沙毗。各爲一隊。同在寬處拋環爲戲。……你道拋環戲是怎樣呢。用兩條鐵針。豎在兩邊。戲者分爲兩隊。劃定了立足界限。各執直徑八九寸的鐵環。望着鐵針投去。貫中的算作兩點。雖未貫中。觸着鐵針的。算作一點。共投三回。將所得點數多少。算分勝負的就是。……是日杜番、武安兩隊。既投了兩回。初回武安隊以七點得勝。第二回杜番隊以六點得勝。今只爭一回。正是決雌雄的緊要關頭。兩隊童子俱已投了。俱得五點。目下還有杜番、武安兩人。各執一環。還未投。乙菩大呼道。杜番。這回輪到你了。總要發奮。我隊的勝負。全靠着。你這一擲了。杜番道。你放心。乙菩說着。閉口蹙眉。眼定定望着鐵針。熱視良久。叫道。你看。便見那個鐵環。向着鐵針。差不多貫將下去。不意歪

了幾分。把鐵針一觸。便跌下地來。格羅士投足道。可惜敗了。韋格道。還算一點。若使他的不能命中。正未知鹿死誰手哩。又聞那邊沙毗舉手道。武安留神。武安并不作響。只點一點頭。立住足。定了準頭。盡力一擲。但見那鐵環。不偏不倚。鏘然一聲。穿在鐵針上頭。還要轉動。沙毗拍手道。兩點。總共七點。我隊萬歲。說猶未了。杜番忙張兩手大叫道。不要忙。不要忙。這回勝負。我却不算。巴士他道。爲甚麼。杜番跳到武安立足地方。指一指道。你們看。武安弄假。武安忽然變了面色道。你說我弄假。杜番道。武安之足。踏出界限外。沙毗喝道。杜番你錯了。武安之足。是常在界限內的。武安接著道。你且來看我的靴痕。他說我踏出界限外。不是他看錯。是他說謊。杜番道。說謊。說著走近武安身邊。乙菩、格羅士兩人跟著上前。有幫助杜番動手之勢。那邊沙毗、巴士他也立在武安背後。磨拳擦掌。武安頭裏憤極。怒氣冲天。忽又壓住了無明業火。低聲道。杜番。你既侮辱我了。還要挑鬥。杜番睜眼看。你怕了麼。武安道。我以爲這種小事。不值傷和氣。杜番道。這就是怕了。武安悻悻然道。你說我怕。杜番道。你總是沒有胆。武安聽說。更不能忍。兩隊遂用起武來。正在酣戰。忽見俄敦氣喘喘的走來。原來兩隊口角的時候。旁觀的土耳其。

胡太等早跑回洞中。報知俄敦。俄敦知他兩人素來不睦。定要鬧出事來。所以匆匆跑來攔住道。武安。杜番。杜番道。他罵我說謊。武安道。他先誣我弄假。又笑我沒有膽。俄敦厲聲道。杜番。我知武安斷非好事。這一定又是你先鬧出來的。杜番憤然道。多謝你了。俄敦。你每事貶我。我感謝你的好意。俄敦道。使我要貶你。是你的罪過。杜番道。是了是了。我再感謝你的好意。你的教訓也。十分了。請你暫時行回。俾我們做了我們的事。俄敦正容道。你說甚麼。杜番。我忝爲首長。斷不許你們這樣胡鬧。牽著武安道。你先返洞裏去。又指著杜番道。你隨意去逛一逛。等下了氣。平了心。再回來見我。環立呆視各童子們。除了乙菩。韋格格。羅士。三人之外。齊聲道。俄敦說得有理。杜番不得已走了。至晚上纔跑回洞來。只是一言不發。翌晨起來。雖然照常勞作念書。但見他一言一動。都露出一種忿忿不平之氣。自不消說。轉眼已是五月。寒威漸烈。洞內設了火爐。晝夜燃著。這時凡有飛鳥。都要尋個和暖地方避冷。童子們偶然捕了十餘頭燕子。因將自己漂流始末。作了一篇文字。又寫著拾得此紙者。望即報知紐西崙。首府惡蘭。著即派船來救。繫在燕子翼下。祝了幾聲捷報佳音。盡行放了。二十五日。陰雲密布。早飛下雪來。比

去冬還早幾天。各人心裏疑著。今年定要比去年冷了。可喜一切準備。都算十分。也不要害怕甚麼。光陰似箭。俄敦任期。至六月十日。早已滿了。俄敦在任一年。常爲公益。嚴定法律。這原是出于不得已的。不料因此買了人怨。那幼年的常因污損衣服。破靴失鈕。屢遭嚴罰。或要減食。或要杜足。每有怨他太過刻薄。祈他早日離任。不時聚語。怎得我武安作了總統。俄敦也知自己不爲衆人所喜。絕無再想復任的心事。武安雖然得人心。知自己是個法國人。自然不敢作在英人殖民地作總統的妄想。單有杜番。常自想著這回公舉總統。舍我其誰。韋格、乙菩、格羅士三人。也常在他面前說。繼俄敦後任。惟杜番最爲適當。至選舉之前。杜番更爲懸念。幾乎不能成寢。這也不足怪他。因他在衆人之中。有才能。又有膽勇。若非他剛愎自用。這總統應該沒有人能占他的了。到了初十日下午兩點鐘。俄敦坐了選舉長席。每人派了一張式票。令各寫上所選之人。又押了自己名字。投入一個箱裏。大眾肅然。恭恭敬敬的照法行了。俄敦起立。從容把十二條票閱過。……你道島中十五人。何以止有十二條票。因爲莫科是個黑人之子。照例無選舉權。俄敦、杜番。也把選舉權棄了。所以止有十二條。……高聲朗叫道。武安八

票。杜番三票。俄敦一票。這個聲浪。還在空中旋轉時候。但見杜番臉上忽然變了土色。忽然又變了鐵色。瞪目瞋視。并不作聲。武安見事出意外。不禁驚駭。正欲起身推讓。忽又轉了念頭。睜了佐克一眼。徐道。多謝諸君。謹拜尊命。事畢。佐克窺無人在側。密語武安。哥哥。你竟應承作本島總統。武安道。我與你常欲爲諸君效力。今得作總統。萬事俱便。所以不復推辭。佐克兩眼不覺流下淚來說。多謝哥哥。若有生死關頭的艱險事情。請哥哥記得派我辦去。武安點頭答應了。自是忠勤奉職。整理庶務。俄敦首聽指揮。爲衆表率。童子們都欣然受命。惟杜番黨那四人。心中不服。舉動之間。常帶醋意。武安極意撫慰他。他總不悅。雖然。也不敢公然逆命。那時胥羅灣上的國旗。早已破了。武安趁著寒氣還未十分。急令巴士他在湖邊採些蘆荻。造了一個大圓球。把他吊上竿頭。代了國旗。已而寒風慄烈。皓雪繽紛。童子們終日在洞內用功。善均、伊播孫、土耳其及胡太等。學問自然進了多少。容易過了六月七月。至八月初旬。那寒暑針有三四日。竟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各人不敢出門一步。有爲著廡中動物。不得已一往巡視。比及回來。手足僵了。早像個半死的人。自初九日西風似虎。連吹了十來日。陷穿林沼澤林的樹。

木有傾倒的。有折落的。無何風色定了。暖氣也漸漸回過來。到了下旬。天氣恰與北半球的二月杪相等。早有跑出洞來。隨意運動。可惜湖上厚冰。依然未解。捕魚之業。尙未可爲。武安一日發議。欲作走冰之戲。衆人歡天喜地。齊口贊成了。遂即吩咐巴士他趕速造了冰靴。二十五日早起飯罷。把伊播孫、土耳其、胡太三個年輕不懂此道的。交付莫斯科照料。其餘十一人。驪呼雀躍。出洞一張。見近處冰面。凹凸起伏。不便行走。只得沿著湖邊。北行約有一邁路。見一面瑠瑯。茫無涯際。衆人齊道。這里行了。武安乃會齊衆人。高聲喝令道。一不許乘興銜能。故爲冒險。二不許擅離隊伍。任意遠行。若有失路者。余與俄敦必在此間。始終立等。三各人聞吹號筒。必速歸來此處。各人答應一聲。即跑下湖來。穿了冰靴。一見俄敦發了號令。便在水面東奔西跑。電逐星馳。兔起鶻落。可不快煞人也。杜番與格羅士。素稱精於此道的。誰知強中有強。那佐克走的圈線曲線。縱橫馳驟。圓轉自如。比他兩人。更爲熟手。喜得衆人拍手喝采。杜番自覺沒趣。忙走出界線。跟著格羅士道。君不見那處有一羣水鴨。格羅士看了一會道。是在那邊灘上。杜番道。惟我與爾。照例帶得槍來。盍往取之。格羅士道。好是好。奈何武安不許我們離隊遠行。

杜番道。請你勿再說武安的名字。快跟我來。說着便走。那邊武安俄敦。正在看得得意。忽見兩人匆匆往那邊跑去。不堪詫異。武安道。他們將往那里。俄敦道。莫非瞧見什麼動物。要往捕他。言論間。見那兩人早變了兩點小黑影。忽然不見了。時方正午。等至日沒。尚有許多時候。本不慮他們迷路。不能歸來。惟是日來空氣。瞬息劇變。風向偶轉。不難降雪。或者噴起霧來。衆人當心候着。時辰表剛報兩點。忽見薄霧霏霏。漫天而來。不及片時。早把湖上罩得暗暗淡淡。武安跌足道。我早已防到如此。所以豫禁各人。離隊遠行。今在此五里霧中。他們怎能尋得歸路。俄敦道。且先把各人召還。再作道理。說着吹了號筒幾聲。各人早已奔集。更輪流接着號筒。吹了一會。以爲他兩人聞了。定必發槍答應。各人傾耳聽了多時。仍是寂然無聲。各人正在張皇。見那霧氣逐漸濃厚。隔三三丈的距離。就連人都認不清楚。俄敦道。怎生是好。武安道。我們想個法兒。盡力營救他罷。我想選一位跟着他的去路。吹着號筒尋去。使他們聽見。說猶未了。巴士他道。此計甚妙。請派我去。又有兩三位童子。齊說我去我去。武安道。你們不用爭了。我自去。佐克聽說。遽進前道。哥哥。這個差事。還是派我辦去。較爲的當。因爲冰重行走。本是我最

熟手的。武安望一望佐克。說道。是了。佐克就派你去罷。你且行且吹。他們聽見。必定發槍相應。你必要留心聽着。佐克答應。拿了號筒。便走入霧裏去了。過了半個時辰。不特杜番格羅士兩人。渺無影響。連那尋去的佐克。也都沒有動靜。沙毗道。恨無火器在還里。武安道。正是正是。快跑回洞去。連發槍炮。使他們好知本洞所在。衆人發足。飛也似的。不及三十分鐘。跑了三邁許路。早歸到法人洞來。平時雖是愛惜彈藥。如珠如玉。今也貴人賤物。絕無吝意。快裝填了兩門大砲。連珠轟發。每發一聲。響震數里。可恨湖上寂然。依然無甚消息。至五點鐘時候。忽聞北東一角。驟有兩三發槍聲。衆人大喜。復連發大砲。少選見有兩個人影。自重霧中走來。衆人高聲騰呼。那兩人早已到了。只是杜番格羅士。却不見了。佐克兩人說。我們并未聽見他吹號筒的聲音。……原來杜番兩個在北方徘徊。佐克却向正東尋去。所以兩不相值。……武安聽了。心中着急。衆人也想着天氣這麼冷。倘佐克尋不得歸路。在雪中露宿一晚。恐怕九死一生了。人人相對無言。呆呆等着。不覺暮色蒼蒼。轉盼之間。湖上沈黑起來。衆人商議道。這樣昏昏夜色。莫如舉火爲號。議定。韋格巴士他。沙毗等。忙將槁木枯柴。移堆濱上。正擬舉火。俄敦急

止住道。不要忙。你們且看那里。似有甚麼東西搖搖動動。說着。把千里鏡遞與武安。武安向着北東方。注視一會。歡喜道。謝天謝地。果是他。果是佐克。童子們一齊歡呼。見那佐克尙在半英里以外。惟是他穿着冰靴。走的快。眼見他向這里奔來。漸看漸近。巴士他忽然大叫道。似有一個什麼東西。跟着他跑來。俄敦舉首一望。見隔着佐克二丈多遠。果有兩個黑影。跟着跑來。忙說的是什麼。巴士他道。這不是人。韋格道。不然。像是個走獸。杜番提了槍。喊了一聲。狼便一溜煙跑去了。正是

同是天涯淪落客 卿憐我我亦憐卿

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巨熊石四童子析居 陷莽林一美人僵臥

卻說杜番提著槍。一溜煙跑向佐克那邊。連放兩槍。眼見那兩個動物。吃了一驚。轉身便走。童子們離遠認得他是個老熊。不禁股栗。想著自到這島以來。沒見過一個猛獸出沒。今此兩熊。應是乘著冰塊。從別處渡來。果然。這島定距大陸不遠了。童子們如此想著。佐克早已走到。各人道了喜。佐克也將前後情形。告訴各人。說當時向著東方追

踪杜番兩人。在重霧中。左右跑了一會。不覺自己也迷了方向。不辨歸路。正在徬徨。忽聞砲聲隆隆。知是兄弟們發的號砲。便跟著聲浪。狂奔奔回。不料行至中途。回頭一顧。正見那隻老熊。向自己這裏追來。不敢怠慢。飛足快走。可幸走冰工夫。我是熟練的。纔得與那東西常隔著十來丈遠。這也算不幸之幸了。萬一跌了一交。這時候。我的身體。怕已在那畜生肚子裏。怎能復與諸君相見呢。大眾嘆息一會。便返洞中去。武安至洞口。偶一回頭。不料與跟著進來的杜番打個照面。便道。杜番。余戒各人勿離隊遠行。你只是不依。至鬧了這些狼狽。贏得我們當心。這是不能不責你的。但你能捨身冒險。救了舍弟急難。這高義深情。我也甚爲感激。永不敢忘的呢。杜番只說一句。這不過是我的義務。見武安伸手。正欲與他拉手。卻祥不見。竟入洞中去了。原來杜番武安兩人。自去冬以來。屢次反目。雖經俄敦百端溫解。仍是不依。自從這日之後。杜番不知自責。卻反因羞成怒。除喫飯之外。不喜與大眾團坐。每率著他的三個黨人。別躡在洞內一隅。聚首密語。一日武安瞧見。指示俄敦道。瞧他們情形。定是有什麼陰謀了。俄敦道。他們縱有陰謀。也未必敢叛君。因各人不肯舍君而從杜番。他們也自曉得的。武安道。我疑

他們打算要離這里。別尋去處。因昨日曾見韋格。自將波陰地圖摹寫一分。想他們心中不服。都是因我而起。不如我辭了職。讓給足下。或杜番。或可遂了他們的心願。不至別生風波。足下以爲如何。俄敦忙道。不行不行。足下何爲遽出此言。若如此。足下何以答諸君選你的盛心。更何以盡你對諸君的義務呢。武安只得無言。至十月初旬。暖氣初回。湖水遽泮。洞外運動。正可自由。一夕杜番忽糾黨人向大衆說。欲自去此洞。俄敦聞說大驚道。你們想棄了我們。不復居此麼。應道。不是這麼說。不過我們四人。欲與諸君暫時別居。巴士他道。爲甚麼呢。杜番。杜番道。分居之後。彼此可以自由。質而言之。就是我們不喜居武安的治下。武安道。四君不滿于我。究爲甚麼事情。可得聞麼。杜番道。非爲別故。只覺得你沒有統治我們的權利。我們都是美國人。前次總統。既舉了美國人。這次又舉了法國人。將來不又要舉莫科麼。俄敦道。杜番。我勸你莫要這樣認道。杜番道。我是認真的。我是熱心的。別個我不知。我們四人。在那別國人的治下。實是一刻不能忍耐的。武安嘆口氣道。你們如此。我也沒有法兒。就讓你領著韋格。乙普。格羅士。任意別尋去處。這裏的公共財產。你們也可把自己分內的帶將去。俄敦見四人主意。

已定。不可復勸。愀然道。我只祈禱你們他日別後悔罷了。各人無言而散。至初十日清早。杜番等四人檢了長槍兩枝。連珠短槍四枝。斧二柄。彈藥若干。漁具數事。定南針一個。毛布數張。又帶了樹膠造的舢板。及好些食物。告辭了各人。匆匆出洞而去。至紐西崙川畔。見莫科早已繞着舢板。在此等着。俄敦武安率衆童子臨崖相送。不覺悽然。那四人雖則性情執拗。到此也有依依不捨之意。解纜揚帆後。頻回頭盼望。不覺早已渡過前川。莫科告別了。仍回法人洞去。四人商議道。前數月聞武安所說探出的欺騙灣。有巖穴。有森林。今我們移居那裏。不怕飲食起居。不能自由。又去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路。與他們通消息。也甚容易。商量定了。便循着南澤而行。行了五邁餘路。已到湖之南端。時已交酉刻。只得在此弄晚飯喫了。一夜無話。翌早發程前進。忽逢着一個沙丘。登峯一望。但見後面湖光如鏡。前面沙丘起伏。綿亘甚遠。復向前進。一登一降。兩足甚勞。十一點鐘到一小灣。喫了午餐。停息一會。自此折向東北而行。但見樹木森森。不辨前路。林中見有駝鳥。獵馬。豹。加里。鷓鴣等。出沒甚多。各人不勝欣喜。至六點鐘。到了東方川。見灣頭草叢尙存燒痕。知是武安等從前在這裡餐宿的遺跡。翌朝渡了川。跑入左

岸林中。向東而進。所過之地。或則泥濘斷道。或則荆棘沒身。須用斧頭斫去。纔得通過。那種艱難辛苦。自不勝言。比出林來。天早黑了。等至翌早。走出濱邊一望。但見汪洋千頃。只有一輪旭日。湧出東方。其外一無所睹。杜番道。雖然如此。我卻信本島必與美洲大陸相近。若有船隻。要赴智利秘魯。想必取路本島東方。經過這裏。我決意和諸君卜居於此。以候佳音。武安雖名這裏作欺騙灣。我料他斷非始終欺騙我。不久當有船隻經過呢。是日四人在濱邊徘徊至暮。登巨熊石一望。依然雲水茫茫。並武安往日所看見的白點。也沒有影兒了。石下有一水灣。杜番因呼他作巨熊港。既尋出一洞。頗適安居。晚飯畢。會議後事。擬將法人洞所應得財產。託莫科用舢板運來。因陸路崎嶇。行走不便。商議既定。杜番更提一議道。我們此次上法人洞去。宜乘便沿着海濱。一勘北部。各人都贊成了。一宿無話。翌早起來。飯罷。即向北方進發。凡行三邁許。一帶亂石。連接不斷。惟左方林際。有一沙路。廣可十丈。及行至亂石盡處。見有一條小流。橫截進路。此流仍是由家族湖流向大海的。杜番因名他北方川。四人在此喫了午飯。即濟川。在川畔密林中。徘徊一會。正擬再返濱邊。格羅士俄停足道。你瞧。杜番。你瞧那裡。杜番向

格羅士指處一望。見有一巨獸。在灌木叢中。左來右往。因命乙菩韋格等著。便偕格羅士潛行而往。至相距約有十丈。兩人齊聲發槍。奈那巨獸皮厚異常。彈不能貫。只吃一驚。轉身便跑。須臾不見。杜番認得他叫做獾。南美河邊不時出沒。不害人。也不爲人所用。四人更不恨他逸去。仍向前進。沿路茂林。多是山毛櫸樹。彼等因名這里爲山毛櫸林。是日凡行九邁路。去本島北濱。還有一半路程。翌早即十月十五日。天氣乍變。動則有暴風雨來襲之勢。四人捷足而行。風愈吹愈緊。至下午五點鐘。忽見幾道電光。在頭上飛閃。繼而霹靂之聲。連珠劈耳。淒涼景況。慘不可言。四人知所向之地。相去不遠。不屈不撓。鼓勇奔進。至八點鐘。忽聞一種風濤之聲。自隔林而起。知己近海濱。更飛脚急跑。到茂林轉處。見有一帶沙嘴。橫在眼前。雪浪滾滾。卷舒其上。時天色漸黑。數百丈之外。便不能見。四人欲趁夜色未深。一睹海面情形。向沙嘴進行。韋格在前。急停足指著前頭一塊黑影。回顧後來三人。張口無語。衆人凝眸一審。見相距十餘丈。有一舢板。被風打上。右舷膠着沙灘。欹立不動。離舢板約有一矢之遠。潮水已退。留下海藻一堆。分明有兩個人體。僵臥其側。不禁驚絕無言。如石像一般。股栗呆立。少選驚魂定了。始放

膽進前。至相去還有四五丈遠。衆童子忽然渾身打戰。恐怖萬分。不暇管那人體是個死骸。還是個生氣尙存的。驀然翻身。遁入茂林中而去。只見四面濛濛。不辨咫尺。並方纔閃的電光。都絕跡了。但聞風聲濤聲。吹折樹木聲。飛砂走石聲。遠近四方。互相呼應。可不害殺人也。四人在一大山毛櫟之下。相抱而立。不敢交睫。不獨關心那天氣鬧到怎樣。心中猜疑著那舢板。不知是從何處來。那兩個遭難之人。又不知那裡人氏。但是彼等既可漂至這里。然則去本島不遠。定是大陸。或有別個島嶼了。比及夜半。風聲漸弱。略可得語。四人就把這個問題。議論起來。不時聞那遠處。隱約似有人聲。衆人疑那兩人之外。更有生存的。在這濱邊徬徨。再三傾耳。追索其聲。這會便不聞了。只覺風起濤湧之聲。猶未息耳。童子們知是自己幻聽。又恨方纔不再進前。熟查那舢板及那人體的情況。須要再往。又是長夜昏昏。無從分辨。去亦無益。只得等至東方初白。風勢少衰。舉頭一望。見空中斷雲低壓。飛來飛去。知是天將大雨。恐爲暴風所捲。握手相扶。漸到濱邊。先尋舢板所在。見比昨夕。更被風打上數丈。那海藻遺迹。仍在沙上橫着。可恨遍索一會。都不見了那兩個人體。四邊細認。又無足跡。嗒。海水無情。定把他拖向龍宮。

去了。韋格道。可憐可憐。他們或尚有一縷生氣。也未可料呢。杜番登石上一望。惟見白浪如山。水天摩盪。復回到舳板旁邊。仔細一檢。原是一隻傳馬船。長約三丈。檣帆碎折。右舷已壞。船中只有破帆斷索。零落散亂。食物廚具武器之類。一無所有。搜至船尾。見有數個文字。玲瓏可認。寫著「舍比龍號舊金山」等字樣。知是他母船的名兒。及其所屬的地方了。今且按下四人不提。卻說法人洞各人。見杜番四人去後。鬱鬱不樂。武安尤爲納悶。俄敦百方解慰道。武安。你勿過慮。杜番雖然剛愎。等不到來冬戒寒時候。他定娶再還這裡來。因爲俄敦見往年守冬時候。如許人多。通力合作。尙覺艱苦萬分。況杜番等今止四人。料他斷難支持了。抑童子們等至來冬。還要在這荒島過活麼。將始終不得外援麼。太平洋這邊。到底無船隻經過麼。惡蘭岡上所樹暗號。究竟無人看見麼。一日武安與各人談及此事道。惡蘭岡上所樹暗號。不過高出海面二百呎。船隻非駛至極近。不能望見。近日我想出一計。幸我們有許多帆布。若用來造一大紙鷹。放諸空中。可能升至一千呎以上。如此。雖在遠距離之人。也可得望見。諸君以爲如何。衆人聞說。都贊成了。因命巴士他趕速製造。至十四日果然造成一八角形的大紙鷹。縱橫

約有丈餘，儘可負一童子騰空而上。知如許大的紙鳶，非人力所能操縱。決議用絞車盤伸縮繩索。十五日各人早起，擬一試放。及出洞外一瞧，見天色不定，料有暴風，只得作爲罷論。是晚果如所料，飄了一夜大風。翌早風勢漸衰，比及午後，天氣復常。童子們歡天喜地，走出洞外，正準備試放紙鳶，忽見獵犬符亨望空吠了幾聲，縱身一躍，竟向茂林中奔去了。武安道：符亨不知又作甚麼了。俄敦道：想是聞着甚麼動物的氣味。武安道：不然，他的吠聲與尋常有異呢。沙毗道：請往察他動靜。武安道：先拿鎗來。話猶未了，沙毗佐克早轉身跑回洞中，取了槍來。武安同俄敦帶着兩人，循着符亨走的路徑，跑進陷穽林南端。遙聞符亨仍在那邊，作喚人聲。四人行未及數丈，見符亨在一大松樹下，昂首停立，更定睛看時，只見一個死骸橫臥樹下。四人嚇了一跳，再鼓勇上前，就近一認，見那死骸身穿麗服，肩搭半帔，雖然顏色憔悴，面帶愁痕，却是個天姿國色的二八麗人。俄敦鞠躬把他心頭一按，不覺失叫道：你們來瞧，正是

天涯何處無芳草，身世依然是落花。

要知那人是生是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經無量劫弱女陳情 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百六

話說俄敦見樹下倒着的美婦人。心頭尙有微溫。忙呼衆人上前一看道。我料他不過疲極。或是餓極。所以一時昏絕。說猶未了。佐克忙跑回洞中。取了餅乾白蘭地酒來了。武安急將女子扶起。灌下幾滴白蘭地。轉瞬間便見這女子身體微動。鳳眼半睜。望着各童子呆呆看着。佐克早將餅乾遞上。女子一氣嚥下。呼吸漸強。可知他原是餓極。不能走動的了。畧停一會。女子操英語說聲多謝各位。正欲起身爲禮。不覺又倒將下去。童子們自到本島以來。除了同難的十五人之外。並沒見過半個人影。今見了這女子。又可憐。又可喜。忙將他扶進洞來。令在床上將息。其餘各童子也俱回來。輪流服侍。沒有兩點鐘工夫。這女子便回過氣力來。可以自由說話。童子們逐細問明他的來歷。始知他叫笳稚蘭。乃亞美利加人。久在紐約首府念書。一個月前同着顯氏夫婦。欲到智利訪親。到了舊金山。適有一商船舍比龍號。正要開行前往智利。問肯了船長陀魯拿。遂搭此船而行。此船除船長之外。有大火二火各一人。水手八人。主客合共十四人。自舊金山展輪後。行了十餘日。有一水手名倭東的。忽起不良之心。煽動各水手作反。一

夕出人不意。竟將船長大火及顯氏夫婦四人。用鎗轟斃。遂將舍比龍號奪了。見箝稚蘭是個弱女。知無能爲。又有一水手名福倍的。勸各人勿妄加害。遂得幸免。二火名伊範。年紀在三十前後。原是溫良之人。斷非預此奸謀。惟各水手念着并他殺了。這船就無人駕駛。只得留他一命。脅他依舊供職。這是十月八日之事。當時離着智利海岸。尙有二百邁路程。各水手本擬奪了此船往來南美及非洲諸國。以潛賣人口爲業。因此遠過賀倫岬。正欲駛赴非洲西岸。行了三日。比及夜半。忽然船上不知何故發火。眼見煙焰冲天。愈燒愈烈。料無可救。有一水手欲求生路。一躍入海。就不見了。其餘水手七人。僅携得食物槍彈各少許。忙下舢板。因箝稚蘭及伊範兩人。苦苦哀求。他們這時也別有心事。只得答應了。這舢板在海中漂流了兩晝夜。俗話有說。禍不單行。可巧遇了一場暴風。把船上檣帆都吹折了。再不能操縱自如。自此日日夜夜。隨着風潮。蕩來蕩去。終流至這個貞亞曼島北濱。止是前日即十五日薄暮也。時船中各人。因連日疲勞。又無食物。氣息奄奄。像個死人。倒在船上。及這船將近灘頭。忽有怒濤一座。從船上掠過。竟將水手六人捲將去。箝稚蘭同着兩人。都被打上灘來。初猶記得在沙上展轉。

無何昏絕不省人事。俄頃醒來。開眼一視。見那兩人也在那邊倒着。這時氣力全無。欲行行不得。只得仍在船底臥着。靜思後事。至侵曉三點鐘。忽聞窸然足音。自那邊而來。側耳傾聽。不料正是方纔被浪捲去的倭東及武蘭、普婁三人。幸得泅水逃還。急來這裡覓船。見他暗中摸索。忙將昏絕沙上的福倍及貝克救醒了。是時風濤之聲。雖猶猛烈。可巧他們正在笊稚蘭頭上相語。便聞福倍道。這裡是甚麼地方。倭東道。還未知道。我們總向着東方。找個有人的去處罷。貝克道。我們的護身傢伙。倭東聞說。即向船中抽了。拿出槍五枝。彈藥若干。道。在這處。幸未被海水濕了。又聞有人道。伊範怎麼了。一人荅應道。在後頭。已命胡布、祿固兩人看守着。又聞一人道。無論伊範情願不情願。總要他跟着我們去。福倍道。笊稚蘭怎麼了。也得無事上陸去了麼。倭東道。笊稚蘭。我們這會。更不須懼那婦人了。我們打上這裡之時。遙望着他被浪捲去。怕已在大魚腹中了。貝克道。妙哉妙哉。因佢太知我們的底蘊了。倭東道。萬一渠未沈死。我也不肯放過。使他長知我們的密事。笊稚蘭聽至此語。不禁發戰。見他們將船中所存食物少許及紙煙若干。各人分撈了。扶着福倍貝克向東方去了。笊稚蘭始振刷精神。起了身。指

着他們的反對方向摸索而行。時潮水漸長。將到笱稚蘭臥處。若使再遲半刻。恐再被海水吸去。笱稚蘭信步而行。不知不覺。入了陷穽林。向着家族湖南端而進。途中僅拾野生果實而食。數日以來。疲困已極。至此加以枵腹。至昨日下午。不覺倒在一大松樹下。直至今天。纔被符亨發見。導各人前來救了。笱稚蘭把前後情形述了一番。各人聽得呆了。面面相覷。久不則聲。想着六個兇漢。帶着一個捕虜。回到本島。他個都是豺狼成性。殺人不眨眼的。若使他們知了法人洞所在。必來強奪了。虐待我們。強要替他服役。或要屠殺了。各人愈想愈爲寒心。武安轉念。更爲杜番等四人擔憂。因恐他們不知。倭東等到了。倘或被倭東等撞見。定然遭了毒手。因提議欲自往尋杜番等。告以此事。勸速返洞中來。俄敦道。君欲自往麼。應道是。俄敦道。怎麼樣。武安道。與莫科駕一小舟。仿往日一樣。濟湖溯川而去。幾時動身。武安道。等至今晚。不見人影的時候。佐克道。哥哥我也一塊兒去走一遭。武安道。不行。那隻小舟。僅容六人。歸來的時候。還有他們四人呢。是日各人蟄伏洞中。不敢出門一步。也把衆人漂流顛末。告訴了笱稚蘭。笱稚蘭驚嘆不已。誓言自今以後。也願隨着童子們做個生死之交。至喫了晚飯。自鳴鐘已打

八下。天氣就沈黑起來。武安莫科。各佩連發短槍腰刀各一。別了各人。潛到紐西崙川。解纜而行。無何出了家族湖。可喜正值順風。舟行如駛。不上兩點鐘。就行了六邁餘路。剛到小丘之下。風已全息。不能復恃帆力。因竭力鼓櫂。徐徐而行。但見岸上寂然。不見一點火光。不聞一鳥啼聲。至十點半鐘。駛進川口。莫科一人獨掉。武安坐在艙上。左右張望。走不上半里。忽見莫科走近武安身邊。執手指著一處。戰戰兢兢。更說不出一句話來。武安舉頭一望。見相距約二三十丈。有一道赤光。在樹罅掩映。不禁失驚道。那顯然是個露宿的火亮。但不知是倭東等。還是杜番等。莫科快泊船罷。莫科道。主公。我也要一塊兒上岸去。武安道。不行。我單身前往。容易令他們瞧不見。說著。船已泊岸。武安一躍而登。右手拔了腰刀。左手持了短槍。悄悄的望著火光而進。行將走近。忽見前面灌木叢中。有一團黑影。蠢蠢而動。那黑影突然大叫一聲。躍身前進。原是個亞美利加虎。同時聞有人呼救命！救命！武安認得是杜番聲口。原來杜番等因遇了前晚的事情。忙走回巨熊石下。擬由別路再返法人洞。把這事情告知各人。不意行抵湖畔。天色已晚。只得在此停宿。三人早已沈沈睡去。杜番獨自舉火守夜。疲倦之餘。正思假睡。

不料那隻猛獸，突然來襲，不及持槍，只得空張兩拳，奮力與鬥。韋格早已驚覺，忙拿了槍，走到杜番身邊，止擬轟發。說時遲，那時快，自那邊忽走出一人來，高聲大叫，且勿放槍。韋格正在驚疑，武安早現身，在虎背後，儘力撲擊，那虎急舍了杜番，轉身向著武安撲來。武安將身一閃，舉刀一畫，正中虎項，見他倒在地，滾了幾滾，就不動了。時乙菩格羅士都醒了起來，同著杜番、韋格，走到武安身邊一看，只見武安左肩爲虎爪所傷，鮮血涔涔滴下。韋格道：「君爲甚麼深夜到這裏來？」武安道：「且慢說原委，你們但跟我這邊來，快一點，快一點。」杜番熟視武安肩頭血跡，不勝感激道：「不要忙，我不謝君高義，不能隨君而去。君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武安道：「使君與我易地，也當是這麼樣，且勿多說。」快跟我這邊來。韋格忙拿出手巾，替武安紮了傷口。武安把倭東等事情，大略說了一遍。又道：「今正大難臨頭的時候，十五人協力同心，尙恐不濟，何況拆居分勢，更難禦侮。所以星夜潛來，欲迎諸君回洞，共講防守之策。」又道：「方纔我止韋格勿發槍，正恐倭東聞聲踵至，不利我們呢。」各人聞了，大驚失色。杜番見武安懇切周到，事事爲著自己操心，且感且愧，早把平日倨傲之心，都消滅了，不禁握著武安手道：「唉，武安，君真比我強。」

百倍。武安道。杜番。別要說這麼話。我今日復得與君握手。真算幸極。君若不答應。同我回洞中去。我斷不肯放手。杜番道。是了。武安。我感君情義。自今而後。事事唯命了。我們明早在這裡動身罷。武安道。不行。我們須趕著今夜回去。明天又怕被人看見了。杜番道。一晚。立刻。雖然。怎麼樣。武安道。由水路去。那邊川岸。莫科。正泊船等着呢。我與莫科。本擬直往欺騙灣。及到這裡。望見火光。纔登了岸。是的。杜番聞說。自言自語道。恰好救我一命。遂跟著武安。同下船開行。幸又遇著順風。侵晨四點鐘。早到了紐西崙川口。俄敦等見各人無事回來。不勝歡喜。自此各人相親相愛。和氣一團。杜番雖生平好勝。此次因決意分居。終不得達其目的。其心中或有不快。也太可知。但他自與各人分手。未及數日。便遭了幾場艱險。當其彷徨湖畔林中。應亦自悔孟浪。惟彼素來偏執。故未肯將自己真意。告訴黨人。而心中却怨自己。自尋煩惱。况又得武安救了性命。所以自歸洞後。性情一變。也不覺敬重武安起來。至於其餘三人。本不及杜番剛愎。經此挫折。更為柔順了。童子們念著倭東等若未離本島。萬一知道法人洞有如許器械糧食。定來強奪。我們都是孩子。怎能與他抗敵。於是各人加意提防。惟務匿跡。不令他們得

知這裏有人。各人問杜番等。自舍比龍海岸……舍比龍海岸即杜番等初見舍比龍號傳馬船那一帶濱邊。童子們假以命名的……返巨熊石之時。曾見倭東等形跡否。杜番道。我們并不看見甚麼。俄敦道。雖然倭東等向東方進行。是笏稚蘭確見的。杜番道。想彼等只管循着海邊而行。我們原是由山毛櫸林歸去的。所以不能撞見。俄敦武安更向笏稚蘭。問他知本島的方位沒有。笏稚蘭道。在傳馬船時。聞伊範說。要向亞美利加海岸而行。由是以談。本島定去南美大陸不遠。但是不知詳細罷了。童子們終日在洞無事。不覺十月垂盡。仍不見倭東等有甚影響。笏稚蘭記彼等帶得一斧。身上又各有小刀一口。彼等或靠着這些器具。把傳馬船修補妥當。駛去別處了。惟是童子們非得了實在消息。斷不敢容易出門一步。惟有一日。武安杜番兩人。潛往惡蘭岡。將這號旗倒下。以防倭東等看見。除此之外。便終日枯守洞中。呆呆相對。又恐發槍。被倭東等聞知。因下令嚴禁。自此杜番等各獵手。更爲束手。只覺無聊。幸那陷窰係蹄。每日還有所獲。又昨年設的養禽場。次第繁盛。雖日殺一頭。不慮告乏。所以童子們。還不至斷了肉食。其外茶樹砂糖樹。俱近在咫尺。供給不絕。一日笏稚蘭復尋出一種牝牛木。葉

形與月桂樹無異。將皮截斷。便有白液噴出。其質良味美。不讓牛乳。又可釀爲牛酪。以故童子們雖久蟄洞中。仍不覺有不便之處。至交了十一月。童子們仍不見倭東等蹤跡。意他果然去了。惟未得有明徵。仍不敢在洞外逍遙。武安屢欲自往湖東。一探消息。巴士他杜番韋格等俱欣然樂從。惟俄敦是個深謀遠慮的人。怕倭東等萬一尙在本島。童子們倘與相值。豈非險極。因極意阻止。一日俄敦武安兩人正在辨論此事。笱稚蘭在旁聽見。遽起身道。武安總統。明兒可否賜假一天。武安驚問道。卿要那里去。笱稚蘭道。我見君等日日如此操心。我明兒欲往北方海濱。瞧那傳馬船尙在那里沒有。若在。是倭東等未去本島之証。若不在。定是他們乘之他去。更不須諸君如許納悶了。杜番道。這個見解。正是余與武安不時商議。未及決行的。笱稚蘭道。是麼。雖然。諸君是倭東等未知之人。我則不然。我曾與他作伴。縱然與他相值。也不比得君等危險。俄敦道。你若再落他手中呢。笱稚蘭道。最大不幸。也不過復陷於當時地位。武安道。這回十中八九。他們定要取你命了。笱稚蘭道。我既一次離他毒手。豈真可一不可再麼。若誘得伊範逃至這裡來。君等就可多得一健將了。杜番傾首道。伊範若有可逃之隙。他定然

逃了俄敦道。可不是伊範盡知倭東各人的底蘊。倭東等若得到了不再靠他的境地。勢必將他除了。以絕禍根。這個情勢。伊範本該知道的。今沒見他逃走出來。定是無間可乘無疑了。杜番道。他或經嘗試。再被倭東等追及。遭了毒手了。也未可料。又向着笱稚蘭道。你若再被他們捕去呢。笱稚蘭道。我一息尚存。斷不忍再爲他們捕虜。武安道。你雖不肯爲他捕虜。但我們也不能許你冒此奇險。你且休息。待我們再籌善策罷。各人想了一會。或說夜中登至極高之處。四圍張望。倭東等若仍在本島。定要舉火。因此便知他們已去沒有。而且他們住在那裡。也可知道了。可惜本島絕無高山。在惡蘭岡頂。湖之東岸。尙望不見。何況欺騙灣那邊。各人聽說。只是默然不語。忽見武安拍案大叫道。妙哉妙哉。有了有了。後人斷取程子詩二句。替其計曰。

道通天地有無外 思入風雲變化中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解船纜佐克勇自供 駕紙鳶武安爭上達

却說武安聞了登高可以望遠。可惜本島獨無高山的話。正在苦心思索。偶然回頭

看見洞中那邊正放著一個大紙鳶。不覺觸起往日閱英國新聞紙的時候。曾見有一則新聞。載著前世紀末年。有一個婦人欲駕紙鳶飛上空中。後來卒得成功的話。今忽想起。不禁大喜。便向衆人仔細說了。求他裁決可否。衆人聽畢。一時答不出來。半晌。杜番道。這條計策。或者可行。只是這個紙鳶不過這麼大。究竟能容得我們那一個呢。武安道。這紙鳶力量不足。不中用。還要從新再造一個。比他更大更堅固的。韋格道。紙鳶一經放上之後。常能保持他的飛揚力麼。巴士他應道。自然。武安道。我頭裏想得此計。嫌太奇了。不願意用他。後來細想再無別法。只得說了出來。我想採用這個計策。雖然似險。實則非險。只要看那紙鳶的大小及那風力的強弱如何罷了。巴士他道。你打算要他昇至怎麼高。纔合用呢。武安道。昇至六七百呎以上。定能望見全島的形勢了。沙毗道。快快照你辦去罷。我也屏居日久。生了厭了。俄敦當時見各人說了許多話。自己却始終不發一言。待衆人散後。潛問武安道。閣下真欲試行這個計策麼。武安應聲是。俄敦道。你知他是個極險的事情沒有。武安道。知道。只是依我看來。也未必十分危險。俄敦又道。吾輩之中。你量來有人肯捨身冒這危險的麼。武安道。若認定了這個事情。

是自己的義務。恐怕足下也不能推辭呢。俄敦道。然則閣下想着抽籤選人麼。武安道。不然。這種事情。若非本人肯情願。斷不能相強的。俄敦道。閣下意中已有其人麼。武安說聲可不是。忙向俄敦拉手。俄敦見他似有深意。也不便再問。自此武安。巴士他。等專意改造紙鳶。直至七月下午。方纔竣工。竟造成了一個八角形的大紙鳶。看他形狀。是與前次造的一樣。只略加擴大。面積凡六十方碼。可能乘得百三十磅重的東西。只見那紙鳶下頭繫著一個籃兒。深可隱身。是準備舉放之時。令一人安坐其中。單露一。首在外張望。這就可以左搖右擺。也沒有倒落的弊病。又見籃兒旁邊。繫著一條線。線之下端。令一人在地下拈著。籃中人拿一鐵環。若要下來的時候。將手一放。鐵環沿線而墜。地下人便可會意。當時各人決議。即時單將紙鳶試放。若果穩當。明晚便要選人駕上。可幸是晚吹的是西南風。正是放紙鳶的好機會。又喜無月色。星晨也少。更不怕被人看見。到了九點鐘。衆人潛出洞外。揀了湖邊一個寬敞地方。把絞車盤裝置地上。再把胥羅船所用的測量繩索。捲了。因爲籃兒內。沒有人坐着。只得放著。約有一百三十磅的沙石。再將鐵環和線子配置停妥。恰好和那有人乘著的一般。才弄妥了。便見

杜番、巴士他、韋格、乙菩四人擡著那紙鳶。走至前頭。約離絞車盤二十來丈。這邊武安、俄敦、沙毗、格羅士、雅涅幾個人。持定絞車盤。專掌伸縮繩索。俄而武安發令。叫聲放。那邊連忙答應了。便見那大紙鳶乘著風勢。冉冉而上。轉瞬間已騰入密雲中去了。這時樂得伊播孫、善均、土耳其、胡太等各年輕的。頓忘了平時顧慮的事情。不住的拍手喝采。無何。測量繩索放至一千二百尺。料那紙鳶已能高騰至七八百尺以上。驗那繩索絕無一鬆一緊的弊病。知道上頭風勢甚強。紙鳶又能不傾斜。不掉頭。這已顯出十分成效了。各人忙將絞車盤倒捲。要把紙鳶收將下來。不料放上的時候。巴不上十餘分鐘工夫。至這回要收他下來。卻不容易。剛費了一點鐘過外的勞力。這時風力尙強。別無甚麼撞觸。只見那紙鳶徐徐落下。見他恰可落在原處。衆人不覺再復放聲喝采。試驗已畢。各人商議歸洞。正等著武安傳令。只見武安低首沈吟。一言不發。俄敦忙走上前執手語道。夜已深矣。請歸洞去。武安道。不要忙。俄敦、杜番。余有一事。要和諸君商量。杜番忙道。什麼事你說。武安道。今晚試放紙鳶。已見十分成效了。這實因風勢不強不弱。常有一定的力量。又且風向無變。故能至此。這樣機會。實難再得。明晚天色如何。不可

逆料。因此我想趁著今晚實行那條計策。諸君以爲如何。衆人細想武安說的有理。都贊成了。只是乘著紙鳶騰上空中。的事情。言來雖似容易。實則危險萬分。童子們雖然向來勇氣。到此也未免躊躇起來。這是人的恆情。毫不足怪。武安見各人久不發言。便叫道。誰敢乘這籃兒。話猶未了。便聞有人答應我去。衆人回頭一看。原是佐克。忽又聞有幾個人齊聲叫著我去我去。這原是杜番韋格格羅士巴士他沙毗等。爭要乘這籃兒上去。武安聽著一言不發。佐克復高聲叫道。哥哥請派我去罷。我不是應該第一派到的麼。杜番道。佐克爲甚麼單你一個是應該第一派到的呢。莫不是我們都要落在你後麼。巴士他接口道。杜番說的是。佐克。你有甚麼緣故呢。佐克道。我有對諸君應盡的義務。俄敦聞說。連忙問道。你說有對我們應盡的義務麼。佐克道。是。俄敦見佐克說的似有深意。正欲往下盤問。因上前執著武安的手。但見武安不知爲著甚麼。渾身打戰。看官這時候若非沈黑。俄敦定能瞧見武安面色如上。兩眼含淚了。這時只聞佐克又高聲叫道。哥哥。可不是麼。杜番聽說向著武安道。你告訴我罷。武安令弟爲甚麼說有要爲我們奮不顧身的義務呢。我想來我們今日大家都有應盡的義務罷了。那有

限著佐克一個人的道理呢。只聞佐克應聲道。杜番。我告訴你罷。武安聞佐克說出這句話來。不禁失驚。連喚佐克佐克。看來似有要止他別要亂說的意思。佐克只裝不聞。顫聲說。哥哥罷了。罷了。你讓我懺悔一切纔好。又哭道。我爲著這個事情心中苦了許久。今更不能再忍了。你讓我招了罷。又向衆人道。杜番。俄敦諸君。我們今日離鄉井。別父母。淪落這裡。受盡艱苦了。只是尋根問源。這個大禍。都是佐克一個人弄出來的呢。當初哥羅船原非無端被漂的。不過因我一時愚蔽。欲嚇一嚇諸君。取個笑兒。因暗把那船纜解了。後來見那船漸流出海。不覺倉皇失措。那時候我知道沒有法了。才叫喊出來。卻已不及救了。因此波累諸君。至有今日這個田地。想來我的罪過太重了。我自己也知道了。諸君諸君。千萬饒我的死罪罷。千萬饒我的死罪罷。說著。搥胸大哭。笳稚蘭連忙上前。百方解慰。仍是不止。武安道。罷了。佐克。你已認罪了。你想著將功贖罪。所以這會要捨身冒險麼。杜番一聞此言。惻隱之心。不可復制。不禁率爾大呼道。渠不是已經償了罪麼。渠不是已經再三捨身替我們冒險麼。武安。我至今日纔曉得你遇著險事。都要先派令弟辦去的來歷呢。往日余與格羅士。徬徨重霧之中。渠肯輕身往救。

亦當爲著這個原故了。又向佐克道。我的好友佐克。我們樂得想你前過。而且你將功贖罪。早已無負我們了。說著。走近幾步。各人也跟著上前。正欲與佐克拉手。佐克卻遽掩面涕泣。既而收淚道。諸君。因爲這個原故。我不是第一應該乘那籃兒的嗎。又向武安道。我說的不對嗎。哥哥。武安聞說。不禁上前緊抱佐克道。我喜歡你自己認了罪了。佐克。我喜歡你自己認了罪了。杜番等正欲勸他兄弟兩個不要他乘那籃兒上去。猛見得風勢漸強。只見佐克忙和衆人握了手。再把籃兒裏的砂石拿了出來。正欲坐將下去。回頭向著武安道。哥哥。你給我接吻罷。武安道。是你來。我正要給你接吻呢。因爲這個籃兒。本該是我坐的。佐克聞說。不禁失驚大叫道。哥哥。你。杜番沙毗等也應聲道。武安。你。武安答道。是。佐克有罪。他要自己補過。雖然好。只是做哥哥要替他補過。也是一樣的呢。況且這條險計。原來是我主張的。怎麼可以叫別人來嘗試呢。佐克聞說。大叫道。不行。不行。哥哥。請派我。武安道。不行。佐克。杜番挺身道。那都不行。卻要派我。由纔好。武安攔住道。杜番。我早已拿定了主意了。別要再說。俄教忙上前握武安手說。武安。我頭裏就打量著你有這個心事了。各人知道武安主意定了。勸也無益。只得呆呆看

着。更不則聲。便見武安別了大衆。端坐籃內。雅涅拿著通信線的下端立著。無何。喝會一聲。巴士他韋格格羅士沙毗等忙把絞車盤的繩索伸放。只見武安隨著紙鳶。冉冉而上。頭裏翹可望見。轉瞬之間。就連影兒都不見了。衆人在下頭舉首呆看著。喜的那紙鳶和前次放的時候一樣。不傾側。也不掉頭。武安坐在籃內。兩手緊拿垂索。也不甚覺危險。及愈上愈高。空氣漸乏。只覺籃兒有一點震動傳到身上。就似骨節都會作響的一樣。不上十分鐘工夫。忽覺籃兒一觸。像似碰著甚麼東西。知道是地下繩索放盡了。武安一手拿著千里鏡。向下頭一望。但覺得湖水石壁茂林。都隱在冥冥之中。認不出來。只見本島和四邊滄海。略分異色。隱約可辨。又見北南西三面。都被密雲封了。一物無睹。再轉眼東方。喜的雲開天露。見有三五疏星。燦然闇裏。忽見有一道赤光。低橫地上。計其距離。約在數十邁外。心中想道。或者那邊果有大陸。陸上又有火山。不然。怎麼能殼放出這樣火光來呢。正想著。忽然觸起在欺騙灣所見的白點。方再熟視。忽見相去五六邁的近處。又有一道火光冲上。武安心中叫苦道。不好了。那裏不是欺騙灣的左近嗎。那火光定是倭東們在茂林中燃著的了。想著。不禁呆了半日。知道久留空

中也是無用。忙將手裏拿著的鉄環一放。見他旋旋轉轉。不一會就落在雅涅的手上。衆人正在疑惑等著。得了鉄環暗號。忙把絞車盤逆轉。這時風勢加強。風向漸轉。紙鳶屢欲掉頭。那繩索一張一弛。更難收將下來。經了一點四十五分鐘之久。看那紙鳶正距地上十來丈。各人舉頭認得武安無恙。纔略放心。忽有一陣狂風吹過。號嘯之聲。方猶未了。忽見掌絞車盤的杜番、巴士他、韋格、沙毗、格羅、士乙菩六個人。一齊翻倒地上。各人連忙站身起來。瞧了絞車盤一眼。不禁失驚大叫道。不好了。原來方纔那陣狂風。早把那繩索吹斷了。可憐武安乘著那紙鳶。在這晚昏天黑地之中。效著列子御風而行去了。正未必

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呢。雖然不讀下回。無從知他究竟。

第十六回 燕子重來空疑喜報 狗兒一吠作合救星

卻說童子們見紙鳶的繩索被風吹斷。把那武安不知流到那兒去。不禁齊聲大叫武安武安。叫了半日。還沒影響。嚇了各人面如土色。相對歎歎。約有二十分鐘工夫。忽聞

湖邊有人大叫諸君。只見佐克叫了才聲哥哥。飛也似的跑去。衆人隨後趕着。忽聞曠裏有人喘聲道。倭東們尙在尙在這島。這就是武安見了各人所說第一句的話了。

：原來紙鳶斷線之時。武安覺得自己身體漸向地下落去。可幸那紙鳶的作用。和那輕氣球所用的大傘一樣。被風架住。不急墜下。搖搖曳曳。將到水面的時候。武安急忙縱身一躍。跳入水中。泅水登岸。這時那紙鳶離了武安。忽再輕颺空中。自向東北方舞去了。……武安把前後情形。詳述一番。各人悲喜交集。歸到洞來。已是十二點鐘時候。分頭睡去。因爲是日疲勞太甚。直睡至翌早日高三丈。方纔起來。於是共集一處商量後事……卻說倭東等到了本島。已經半月。尙無去意。這定是他們沒有器具。修整破船。不然。或者船太破損。雖有器具。也修不來。只是他們雖尙未去。也不見他們踏勘全島。覓一安居的地方。可見他們無意築室。作久居計了。這樣看來。武安在空中所望見隔海的火光。定是離本島東方不遠的。就有陸地。倭東們知道了。所以沒有久留本島的意思。果然是本島非一孤島。乃距大陸若羣島不遠的一個無人島了。這個問題。雖則重大。祇在目前。卻非緊要。因爲目前的緊要問題。就是對那倭東們的法子。他們現

在東方川口。偷或再一轉步。出到湖邊。就容易搜出法人洞來了。童子們大衆商量了一會。恐怕被倭東們看見了。因此立定計策。忙將那廐舍養禽場。及洞前洞後的門口。所有礙眼的東西。盡行除去。自此終日蟄居洞裏。不敢出門一步。那湖畔廣場。更不消說。自是無人敢去頑耍的了。可憐童子們這麼樣惶恐的時候。又偏遇那最年輕的胡太。害了一個大熱症。十分危重。俄教把胥羅船拿來的藥箱。拿了出來。雖防有誤投之弊。也不得已把自己知道的。細心選了幾種熬給他喫了。餘外各人都盡心服侍他。尤幸那笏稚蘭原是個婦人。又比各人年紀長些。日夕在他身邊親切撫視。恰似慈母待愛子一樣。因此胡太的病。不日就減了好些。各人纔畧安心。轉眼已交十一月。連日陰雨。至十七日新晴初放。暖氣驟加。林滴茂翠。百花亂開。南澤羽族。翩然歸來。一日沙毗網取小鳥數頭。見其中有一燕子。頭上繫着一圈。各人且驚且喜。以爲定是別人送來的覆音了。誰知打開一看。仍是原書。不免大衆失望。是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鐘。杜番獨在紐西崙川上那樹陰垂釣。忽聞湖畔好鳥成群。嚶嚶相喚。俄向東方翔去。飛至對岸。漸結成一黑團。仍嚶嚶相喚。忽投落長草灌木那裏。就不見了。杜番看得親切。早知

那裏定有甚麼動物的死體。忙跑回洞去。帶著莫科。同撐了那小船。渡川登岸。把鳥類逐去。細檢草叢。見有一小獵馬。死在地下。鮮血淋漓。一按其體。尙覺微溫。杜番道。這定是中鎗而斃的了。莫科答應道。這兒有憑據。說着用小刀割開傷口。取出一彈。兩人知是倭東們所打的。不敢怠慢。忙奔回洞中。告訴各人。各人道。我們不時傾耳靜聽洞外消息。曾不聞發鎗的聲音。那獵馬定非在死倒的地方被打的。但驗他的傷口太重了。料他被傷之後。斷不能再跑多路。然則他又不在很遠的地方被打的。也可明白。總是倭東們循著東方川。會到南澤一帶。漸漸逼近這裏。是無可疑的了。童子自從那日更爲放心不下。沒精打采的。呆呆度日。二十四日清早。俄敦武安。欲在紐西崙川對岸湖邊。至南澤之間。選一狹路。築一矮壁。令杜番們射手。伏在那裡。以防倭東們自東方侵來。兩人相携到了對岸。正欲進入茂林。武安前行。忽覺靴底觸著一件東西。估量是介殼之類。沒曾留意。俄敦繼至。停足拾起。一看道。等一等。武安。武安道。甚麼事情。俄敦道。你瞧這不是個磁器烟管嗎。我們沒有喫烟的。這定是倭東們遺失的了。武安道。或是坡陰的遺物。也未可知。俄敦道。不是。煙味還新呢。看來定是這兩日纔丟的。武安接來。

一驗。見果有煙味。兩人連忙跑回洞來。把方纔所見的事情。告訴各人。又吩咐各人。格外用心看守。豫備開戰。日裏頭派一人在那石壁上四處張望。夜裏頭又派兩人守着洞前洞後。把大門緊緊閉著。又用許多笨重的東西塞住了門。內放著兩門大砲。又把所有的長鎗短鎗。分派各人。滿填彈藥。以備臨時之用。童子們準備妥當。等至二十七日。清晨起來。只見密雲低壓。雷聲殷殷。看來便是鬧天氣的光景。到了晚上九點鐘。只見電光爍爍。從那窻兒閃將入來。那霹靂之聲。又不住的在頭上作響。幾乎把那石壁都震倒了。直至十二點鐘。雷電少息。忽然大風大雨。像似千軍萬馬。洶湧而來。這時胡太、土耳其、伊播孫、善均們。從被窩裏伸頭一張。俄敦們各年長的。把既鬧出風雨來。便不足害怕的話。安慰了一番。正欲分頭就寢。忽見那獵犬符亨。昂首怒目。走到門邊。爬個不住。又忽低頭喘吠。杜番見這個光景。忙向大眾道。看那符亨這樣作怪。外頭定有什麼影響了。衆人聞說。各年長的忙從架上拿了洋鎗。磨擦擦擦的。等着接戰。杜番在後門。莫科在前門。帖耳靜聽了一會。見外頭沒有什麼消息。只是見那符亨仍然咆哮狂躍。忽聞相隔百來丈遠的地方。轟然發了一聲。認來不是雷鳴。爲人不禁面面相覷。

一言莫發。杜番、巴比他、韋格、格羅士四人，連忙伏在門後。把洋鎗的機關開了。等不匝五分鐘工夫，忽聞門外有人大叫救命。直奔向本洞而來。這時笏稚蘭正在門邊站著。聞了那個聲音，忙道：「這就是他。」武安道：「他是誰？」笏稚蘭又道：「開門罷。」快開門，讓他進來罷。童子們聞說，連忙開了門。只見有一個大漢，滿身淋漓，闖將入來。一轉身忙把門關了。傾耳聽了一會，見外頭無甚消息，始進至洞裏中央，向各人瞧了一眼道：「果然都是妙齡童子。」各人見笏稚蘭讓了那大漢進來，又見那大漢這樣光景，正是事出意外，茫然不知所為。各人舉頭呆呆看着那大漢，只見他身材高大，肩橫胸闊，兩眼若電，態度毅然，一望而知為聰明正直的相貌。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可憐他沒有剃刀，那臉上的胡鬚蓬蓬然，幾乎把他的真面目都遮住了。笏稚蘭連忙上前告訴各人道：「他就是我常說的伊範。」又忙向伊範握手。伊範見了笏稚蘭，喜容滿面道：「笏稚蘭，你尙生。」笏稚蘭道：「我幸得無事投在這裡，這都是皇天有眼，既救了我，如今又救了你。」又道：「你冷自得到這裡，真是神推鬼使的一樣。這就是天公憐愛這些童子，叫你來打救他的了。」伊範點頭，又看了各人一會，不禁嘆口氣道：「可恨這裡十五人之中，可以執兵自衛的。」

不過五六人。武安聞伊範說出這話，連忙問道：「他們就要來掩襲我們嗎？」伊範道：「不然。目前還沒有這個事情。各人聽說，纔略放心。因拿出一套衣服，替伊範換了。又叫莫科快弄了好些食物，再斟了幾滴潑蘭地，給伊範喫了。伊範謝過了童子們，飲食畢，等元氣回復過來，便把自己到了本島以後的經歷，從頭至尾，向着衆人說道。那日那傳馬船被風吹到岸邊，忽有一個大浪打來，把我們六個人一齊捲到海心，可幸各人都熟水性，好容易晃至海濱，走上岸來，卻不見了那船中那兩個人。各人以爲箭稚蘭是個婦人，無氣無力，一定是蕪了魚腹，無可疑了。那時正是夜裏頭七八點鐘時候。我們在濱邊徬徨一會，至十二點鐘，始見那傳馬船在沙灘上橫着。杜番聞說，插口道：「那晚我們見有兩個人臥在船旁，像似死人一樣。等至天亮，再往一看，卻沒見了。伊範又道：『等我說下去罷。我們當時以爲福倍和排克定是死了，不意後來在那船邊，見他兩個正昏昏睡着。倭東們忙把他喚醒，因拿了船上所有的食物軍火等件，便跟着海邊而行。那時祿屈又不見了，箭稚蘭正和各人談論，倭東就說出箭稚蘭定是溺死，不足憐憫。卻是我們的幸事的話。我當時從旁聽着，心中十分納悶，知道他們待我，原和箭稚蘭

無異。既到這裡。他們用我不着。定是計較要把我除去的。又向着笱稚蘭道。那時候修在那裡呢。笱稚蘭應道。我倒不在船底。他們看不出來。所以我把他們問答的話。都聽得清楚。後來等他們去得遠了。我纔起來。向着這邊便走。可幸得遇各位救了。帶到這法人洞來。伊範道。法人洞是什麼。沙毗道。那是我們起給這洞子的名兒。此外還有家族湖南澤紐西崙川等種種名目呢。伊範道。很好很好。這麼事情。請各位明天說給我聽罷。忽掉頭道。門外沒有什麼脚步聲嗎。你守着門口的莫科忙答應道。沒有。伊範又道。我們跟着海邊行了一點多鐘。纔找出一林大樹。就在那處過了一夜。清早再到傳馬船查驗一番。自此日日以修整那號破船爲事。可恨沒有器具。不能成功。因此衆人商量。先覓一個棲身地方。暫時住下。再作道理。於是沿着濱邊。向南進發。行了十二邁許。便見有一條川口。沙毗道。我們叫他作東方川。那川水所注的地方。便是欺騙灣。伊範又道。我們就在那裡住下。再把那傳馬船牽來繫在那川口的小港。武安道。那叫巨熊港。伊範又道。我們所欠的。就是那木匠的傢伙。若然有了。我們就容易把那船修好。不必再往這裡。杜番道。我們正有那副傢伙呢。伊範道。倭東也猜中你們定是有的。俄敦

道。他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呢。伊範道前十日時候。他們和我自從到了這個島。他們把我提防得利害。沒曾單叫我一個人獨在一處。跟着川岸經過一座茂林。出到湖邊。忽見那蘆荻花上。掛着一個大油布造成的東西。杜番道那是我們放的大紙鳶。伊範道。那時我們見了。不免驚怪起來。卻猜不着他是什麼東西。只認得他不是天生的物件。我也因此知道本島定有居民。屢次想着脫了他們的虎口。向那居民投去。因我料得那居民。縱是蠻人。也斷不及那班殺人賊那麼兇惡。後來倭東們見我形迹可疑。越發看守得嚴密了。他們卻日日沿着湖東。搜索那個東西的主人。一連數日。絕不見有一個人影。又不聞有一發鎗聲。各人聽說點頭。又聞伊範說。直至二十二晚。他們內中有一人走到這裡洞邊。適遇各位開放門戶。他望見有了燈光。便知這裡有人。忙跑回去。告訴了倭東。倭東等至明天。獨自一人到那川邊的茂林裏頭。隱身窺探。武安道。你說的對了。因為我們在那裡拾得一個煙管。箱稚蘭正說。是倭東的東西。伊範道。倭東歸去。也恨失了那個煙管呢。又道他在那裡窺伺了半日。知道各位都是童子。因和各人商量方法。都說要強行搶奪。我暗中把他們商量的說話。都聽得清楚。箱稚蘭道。黑

人惡魔。他們見這班童子到了這麼田地。還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嗎。伊範道。他們那裡還有仁心。你不見他們殺那船長和那搭客嗎。笱稚蘭道。你究竟弄了什麼法子。逃走出來的呢。伊範道。今朝倭東們把我交付了福倍、祿屈。那兩人看守。他門就出外去了。我心中喜的得了好機會。後來見那兩人。偶然跑去了。我就乘間逃脫。直奔向茂林裏頭。不一會。見那兩人隨後追來。三人在那茂林裏頭。像似走馬燈一樣。東奔西跑。沒有十四五點鐘工夫。跑了三十來邁路。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捷足了。我因聞了倭東說的話。知道各位的所在。於是轉身望着這裡走來。可恨那兩人仍舊跟着趕來。屢次發鎗擊我。那彈丸都從耳朵邊掠過。險些兒就嗚呼一命了。再跑了半天。天色晚了。我正喜四邊黑暗。或可迷了他們的望眼。不料他們仍是緊緊趕將上來。又湊巧電光閃閃。不容我隱身躲避。不一會到了川之南岸。我忽然心生一計。正欲扒下堤去。忽有一道電光。把我全身現了出來。又忽聞有一發槍聲。在我背後而起。杜番道。我們在這裡。也會聽見。伊範又道。可幸那彈丸在我肩上飛過。我就不敢怠慢。連忙翻身躍入水中。忙把兩手拍了幾拍。早已晃到這邊岸來。上了岸。在那雜木叢中。潛身蹲伏。探頭一望。見

那兩人也追到對岸。一人道。你其已命中了嗎。一人答應道。可不是嗎。前者道。他一定沈下水裏去了。後者道。正是呢。這回竟送他再投生去了。前者又道。好結果。好造化。我把那兩人說的話。都聽得親切。後來見他尋着來路歸去了。纔敢現身出來。忽聞那邊有狗吠的聲音。因此跟着尋來。卻幸遇了各位。這都算我伊範還有福分呢。各位哥兒。自此之後。我們總要團聚一處。同心協力。誓把那些惡漢除去纔好。童子們見伊範說至這幾句話。意氣凜然。聲情悲壯。不禁肅然起立。連忙稱是。俄敦也把自己漂流始末。大略告訴伊範一番。伊範道。各位自到這裡已上了二十個月。還沒見有一隻船從這裡經過嗎。武安道。可不是嗎。伊範道。各位豎了信號旗沒有。衆人答應道。本來是有的。一個月前。恐怕被倭東們看見。纔除了去。伊範贊嘆道。各位真是用心周密。可恨他們已經知道各位的事情。如今只有日夜戒嚴。防禦他們罷了。衆人道。他們那麼兇惡。真沒有法子了。若使他們是個善人。我們量來自己可以盡力的。也樂得幫助他們呢。又道。我們人數雖多。卻都是乳臭小兒。不中用的。總是我們都已拿定主義。偏要和他們鬧了一場大苦戰。斷不肯忍氣吞聲。受他魚肉的。只不知鹿死誰手罷了。笱稚蘭道。

各位各位。從前經歷許多艱難險阻。也幸得天公眷佑。到了今日。又得這位英武絕倫的伊範投來。這不是天公派來幫助各位的救星嗎。衆人聞說。不禁拍手連呼伊範萬歲。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老伊範智擒雙奸細 勇杜番力戰一水手

卻說童子們見笱稚蘭說出伊範到來。正是天公派他打救各人的話。不禁喜的眉開眼展。正欲大衆商量那防戰的法子。俄敦先開口道。若使倭東們答應不與我們爲難。我們也不犯和他作對。伊範道。這是怎麼講法呢。俄敦道。我想他們若得把那傳馬船修好。定然要往別個地方去。更沒有工夫算害我們。所以我想和他商量。說我們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只要他們修好了船。就要快快離去本島。他們定是樂從這些話的。這樣辦法。彼此受益。不至鬧出事來。豈不好嗎。伊範道。衆人聞俄敦說出這個計較。甚合情理。正欲發聲贊成。只見伊範蹙眉道。這話說來有理。只恨那倭東爲人。偏帶着

許多和別人不同的惡質。他見各位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他們得隴望蜀。定要把各位所有的東西都奪了去。纔肯罷手。他們估量各位從胥羅船帶了好些金銀財寶到來。如今還藏在這裡。正想着設法搶將去哩。諸君的意思。以爲我們這麼樣待他。他們定然感恩激義。不忍再來算計麼。只是他們決非知情識理的。況且他們所欠的。不止做木的傢伙。就如硝藥那件。他們也沒有許多。不能持久。他們若知到這裡有這麼多。一定要各位讓給他。那時候各位肯答應他嗎。俄敦道。這是使不得的。伊範道。各位不聽從他。他一定恃着蠻力。前來搶奪。那時候到底不免開戰。是的。這樣說來。還是早定下一個防守的法子。先發制人纔好。俄敦道。足下說的有理。我們今日除了固守自防。別無他法了。伊範又道。我們不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還有一個道理呢。因爲他們修好了船隻。縱然感各位的恩義。不忍再來加害。只是他們情薄如紙。一定相率自去。不復顧念我們。那時我們卻如何是好呢。沙毗道。他們自去。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伊範道。不是這麼說。若使失了那隻傳馬船。我們再無憑藉。怎能設脫離本島呢。俄敦道。足下想用那船。脫離本島麼。伊範道。可不是嗎。杜番道。用怎麼小的船。便想渡過那

茫茫萬里的太平洋嗎。伊範道。不是用那船渡過太平洋。不過要渡到近處一個埠頭。再搭別個大船回澳洲去。巴士他道。離這裡最近的地方。有幾百邁路呢。伊範掉頭道。那有幾百邁。不過要走三十來邁路。就有上岸的去處了。杜番聞說。站起大叫道。繞着本島的。不是大洋嗎。伊範道。本島西方是對着大洋不錯的。只是東南北那三面。卻不是呢。俄敦道。我們初來的時候。就疑本島相去大陸不遠。今聽足下說來。可真是嗎。伊範道。各位向來以爲自己住在什麼地方呢。衆人答道。以爲是太平洋中一個孤島。伊範道。島是不錯。只不算是個孤島。原來就是南阿美利加沿岸羣島裏頭的一個。各位既把島裏頭的地方。都替他起了名字。也曾替本島改了別號沒有呢。衆人道。我們叫他奢們島。因爲我們上的學校。叫做奢們。所以替他取了這個名兒。伊範道。奢們那名字起得好。如今本島一新一舊。卻有兩個名兒了。原來世人早已定了本島一個名兒。叫做哈諾巴的就是。衆人聞說。喜不自勝。伊範見夜深了。因和衆人說道。明天再拿地圖出來。指明本島的所在罷。各人聽說。點頭而散。各自打睡去了。只曠下俄敦和莫科兩人。各持軍器。緊守前傍門口。徹夜戒嚴。已而晨光微發。世上已變爲十一月二十八日。

……卻說亞美利加南方盡頭。有一海峽。東臨大西洋。南接太平洋。橫斷地骨。蜿蜒奔流。長亘三百八十邁。兩岸層巒疊障。高拔海平三千餘呎。沿岸海灣甚多。宜於泊舟。小川縱橫。茂林葱秀。到處薪水足用。因此往返。都喜他比那列迷爾海峽。起程較近。又比那荷龍海峽。風波較穩。因此漸漸改從這裡經過。這就叫做馬智蘭海峽。係由一千五百二十年由葡萄牙人馬智蘭新尋出來的。經了五十年星霜。西班牙人始來移住。在布蘭斯域半島。開一港口。叫做佛華明。後來英吉利人陸續紛來。自十七世紀末年。至十八世紀初年。法國人也多來占居。後來有了輪船。航海的不怕逆風逆水。於是往來這海峽的日盛一日。這海峽北岸有巴達果尼亞國。及乾維廉士蘭島。布蘭斯域半島。南岸便是的拉地費哥及其他羣島。東口有一大灣。海濶天空。一望無際。西口與太平洋相接。小島棋布。俱向着智利國海岸。一帶平行。連珠北上。直至左諾斯及支羅諸島為止境。這就是馬智蘭海峽的形勢了。……且說二十八日清早。伊範齊集各童子。拈出地圖一幅。指着南美洲南端盡頭說道。諸君試瞧。自那馬智蘭海峽西口。北抵智利沿岸。一帶島嶼如沙。其中有一個。南與母球不列的島相對。北與瑪特路及查

丹島相望。這就是諸君估量是「絕域孤島」。在此淹留了二十多個月的地方了。俄教聽說驚道。據老兄說來。這裡和那智利國不過相隔一衣帶水嗎。伊範道。可不是嗎。只有一件。諸君往日縱然渡過了對岸。若想到智利國或到亞貞陀因共和國那大都會去。總要經過數百邁沙漠的地方。那都是蠶叢荒域。行路艱難。而且在那曠野出沒的。盡是土番野人。若碰見了諸君。恐是不肯放過的。所以我說諸君株守這島。不到對岸去。正未必是失策哩。俄教再問道。若那傳馬船到了手。我們要向那方駛去纔好呢。伊範道。直向午位而走。若遇順風。容易的便能駛到智利國一個口岸。只是智利國沿岸形勢曲折。行船未免有些險兒。武安道。自此南下。可以尋到一個去處。便於我們搭船歸故鄉的麼。伊範道。你們試瞧這地圖。自此南下。經過了斯密士海峽。出了馬智蘭海峽西口。便有一個商港叫做陀馬爾。在那裡候船。就使得武安道。萬一陀馬爾港沒船可搭。却怎麼樣呢。伊範道。進入馬智蘭海峽裏頭。行不多時。便可到那布蘭斯城半島。那島有科的士鳩灣。灣內有一個牙蘭港。往來船隻大半在此停泊。若再過半島南端佛羅華岬。又有畢恩俾爾灣。相去不遠。又有佛華明港。以上各埠雖然不大繁盛。儘

有便船可搭。若再進至澎德列拿那處。便是智利國中一個富庶地方。百貨雲集。熱鬧非常。既到那埠。何患不能回鄉去呢。又道。我們今日第一條問題。就是要到那馬智蘭海峽了。既要到那海峽。那隻傳馬船。是最爲吃緊的。我們既想把那破船修好而用。這就不可不向倭東們奪了回來。變爲我有。這樣算來。總要惡戰一場。待勝了他們。纔使得哩。說着。便領着童子們。巡覽洞內洞外。相了形勢。見童子們布置得宜。心中甚爲敬服。又見軍器充足。糧食豐饒。不禁滿心歡喜。只是見那執干戈自衛的國民兵。盡是少年童子。年紀已上十六歲的。只有俄敦一人。餘者武安杜。番巴士。他。韋。格格。羅。士。五。人。在這法人洞裏。雖稱長者。還是未滿十五歲的居多。至那更爲年輕的。更不消說了。童子們雖然義勇過人。也難在洞外和那殺人不眨眼的兇狠大漢。公然對壘。伊範因和衆人說明戰守的利弊。就定了主意。深溝高壘。以待敵來。俄敦問道。他們七人俱是無情無義。絕無一點仁心的惡人麼。伊範道。是。笏稚蘭道。內中只有一人。還算尙有一點良心。這不是別人。就是救我一命的那個福倍。伊範道。你雖然這麼說。我却不以爲然。他當初或非主謀。不過被倭東們慫恿才入了夥。這或不錯。若至近來。我以爲他也和

倭東們一樣。竟沒有首從可分了。你不見他和祿克追我嗎。你不見他屢次發槍擊我。見我撲下水去。信爲溺死。因和祿克拍手稱快嗎。那時他要救你。我想他是別有所爲。斷非出於義舉的。我如今說下一句話。你試瞧將來應驗不應驗。我料倭東們若來攻襲這洞。他定是要做個先鋒的。那人還可以靠得住的嗎。筵稚蘭聽說。掉頭嘆息了一會。自此各人磨拳擦掌。預備接仗。卻是一連候了幾天。并不見倭東們有些動彈。伊範心裏詫異。左思右想。不解其故。一日忽有所悟。乃向俄敦武安道。他們以爲筵稚蘭久經物化。又估量我也溺水死了。他們料不到諸君知道他的來歷。以爲派一個人。假扮了被難的水手。親來求救。料諸君一定信以爲真。延至洞裏。那時他舉了暗號。開門內應。就可不發一彈。屈服諸君。如反掌了。若使我們在了他們的地位。也應用這條計策。我細想來。他們定爲這個事情。所以遲遲不來的。各人齊聲稱是。當下大衆商量定了一個將計就計的法子。直等至第二日下午。依然沒有消息。喫完晚飯。各人正在納悶。忽見在石壁上頭看守的乙菩和格羅士兩個人。匆匆走歸洞來。報道對岸有兩個人影。漸漸逼近法人洞來了。筵稚蘭伊範兩人聽說。忙躲至放置東西的房子裏。從窗眼

向外一張。見果有兩個人自遠而近。定睛細看。正認得是福倍和祿克兩人。伊範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們真扮了被難人來了。說畢。立刻出來告訴各人。又向武安耳邊說了這般這般。便又向那房子裏隱身去了。武安忙帶著俄敦、杜番、巴士他。同到川邊散步。那邊福倍祿克望見這邊有人。佯爲吃驚。因就趨步前來。渡了川。登了岸。居然顯出一段憔悴的顏色。杜番迎面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兩人荅應道。我們原是水手。所乘的船。今早在本島的南方沈了。所以逃難至此。杜番道。是英國人嗎。兩人道。不是。是美國人。俄敦問道。還有駕船的人呢。兩人道。都溺死了。單我兩人幸得覓水抵岸。纔能覓得拾得一命。請問各位是什麼人呢。俄敦道。我們都是遷來居住的。兩人跟著道。原來如此嗎。我們難人。敢求各位開恩。賜些食物。并求賜一個安身的地方。這就沒齒不敢忘大德了。我們自朝以來。勺水未嘗入口。萬望各位見憐才好。俄敦道。救苦救難。是我們應做的事情。你跟我們這裏來罷。於是童子們把兩人擁著便行。武安見那祿克狀貌凶獠。一見知爲惡賊。又見福倍比那祿克略有一點似人的樣子。因此盤問了幾句。兩人留心荅應。果像個遭難人的口吻。絕不肯露出半點破綻。後來見武安層層盤問。因說道。

這會太疲倦了。不便說話。請各位賜我兩人休息一會罷。童子們會意也只得答應了。無何回到洞來。兩人四下一張。見洞內防守極嚴。糧械俱足。不覺顯出一點驚怖的樣子。俄敦眼明。早已覺察了。過了半天。童子們帶兩人至那放置東西的房子。叫他睡在一處。只見他兩人一倒頭便睡著。鼾聲大起。只有俄敦留心細察。見他兩人登床的時候。瞧了房內一眼。彼此眉目傳語。臉上便似有十分喜色。俄敦暗地覺他可恨。又覺他可憐。到了九點鐘時候。莫科進來。在那兩人對面睡下。那時兩人依然佯睡。不以爲意。直至十二點鐘。仍不見兩人有些動彈。莫科暗道。莫非他們要等至明晚才動手麼。正疑惑間。忽見兩人徐徐起身。潛到門邊。可喜那燈籠火光。照得明亮。把他兩人一舉一動。都看得親切。只見他把那堵門的大石。逐漸搬開。祿克正欲把那門闕除去。忽覺背後突有兩隻鉄腕。緊緊把自己攔腰抱住。祿克驚得魂魄都散了。急忙回頭一顧。正和那人打個照面。略一細看。不禁大叫道。噯呀。伊範。你在這裡。伊範更不答應。高聲叫道。諸君快來。諸君快來。便見巴士他、格羅士、杜番、武安四人。狂奔來。竟把福倍拿住。祿克乘著伊範手一鬆。閃身擺脫。開門便走。伊範連忙執槍轟然一發。可惜不能命中。祿

克早已走得遠了。連脚步聲都不聽見了。伊範咬牙道。可恨可恨。到底被他逃了。忽回頭望著福倍怒道。你這一個說著拔刀正欲斫將下去。福倍連忙叩頭道。請饒狗命。請饒狗命。笏稚蘭也挺身攔著道。他曾救我一命。請看妹妹臉上。饒了他罷。伊範恨聲道。笏稚蘭。今晚我且看你面上。暫且饒了他罷。童子們忙把福倍緊緊縛住。拉到那房子裏頭。仍舊下了鎖。用大石堵塞了。各人手執軍器直守至天亮。伊範便帶著武安杜番俄敦三人同出洞外窺探動靜。只見一路印著無數靴痕。縱橫錯雜。卻不見有半個人影。知道倭東們已經遠去。湖畔川邊和那陷莽林。都無什麼變動。廐舍牧場也整然如故。只是倭東們從那裏來。從那裏去。沒法查究出來。各人轉回洞來。把福倍牽至當中。衆人圍著。伊範先問道。福倍。你們所弄的詭計。都被我識破。毫不中用。這是你親眼看見的。我如今要知倭東們的詳細。你必定是知道的。我今問你。你能說逐一告訴我嗎。福倍似是良心發見。面有愧色。只是低頭不語。笏稚蘭道。福倍。你向在舍比龍船上挺身救我一命。這就是你的善舉。你如今何不再發一點隱惻之心。把這十五名無辜被難的童子。都救了。這不是你将功贖罪的好機會麼。你意下怎麼樣呢。福倍仍是默

然無語。加稚蘭又道。你的行爲。萬死不足以蔽其辜。如今各位尙且饒你。你腔子裏也應有一點澌滅未盡的良心。你試想。你現在所犯的罪過。豈是尋常的。你如今還未知悔麼。福倍聽說。不禁太息一聲。說道。你們想叫我怎麼樣。伊範道。你把倭東的毒計詳細告訴我罷。你昨晚不是開門作內應。要想讓他們進來嗎。福倍道。正是這樣胡思亂想。伊範道。童子們待你怎麼情義。若使倭東們進了來。豈不叫這班可敬可愛的童子。都遭了他們的毒手麼。伊範說至此句。福倍越發低著頭。不敢則聲。伊範又問道。倭東們打算從那邊來襲取這個洞子呢。福倍道。從那湖的北岸。伊範道。你和祿克從南岸來的嗎。福倍應聲是。伊範道。他們曾到本島的西岸沒有。福倍道。沒有。伊範道。他們如今在那裡呢。福倍答不知道。伊範道。他們將來再用什麼計策。你可以揣測出來嗎。福倍應道。不能。伊範又問他們要再來這裡麼。福倍應聲說是。伊範再問了一會。後來福倍再不能答。因把他照舊鎖在房裏。到了下午。叫莫科給他幾種食品。他卻一點兒不喫。只是低頭沈吟。不知他心裏別有計較。抑或自己懺悔前非。這等看了下文。才曉得。今日慢題。卻說伊範喫了午餐。提議要往洞外查探消息。各人贊成了。立刻扎束停

當吩咐莫科笱稚蘭佐克和巴士他四個人。在洞裏守衛着那胡太們四個最幼年的。餘外八位年長的。都跟着伊範。各各拿着長槍短銃。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下午兩點鐘時候。結隊出了洞門。留守的依舊關上門門。因不再把大石擋塞。因怕偵探隊碰見敵人。急欲退入洞來的時候。不便開納。……算來倭東們雖然兇惡。卻喜他們如今只剩六人。且又軍器不足。僅得洋槍五桿。據伊範眼見他的彈藥。已是所餘無幾。這裏雖則童子居多。若論人數。不止多他一倍。加以武器充足。可以持久。因此童子們都壯着膽。轉過法人洞舊主坡陰那株山毛櫸樹。借着叢林掩庇。直向陷阱林進發。照例符亨先登入了林中。忽見他張耳嗅地。頻作怪狀。行未數武。果見那邊樹下有一堆積薪。餘燼尚燃。俄敦道。倭東們昨夜曾到這裏。無可疑了。伊範道。看那餘燼。他們離去這裏。正沒有兩三打鐘工夫呢。話猶未了。忽聽見右邊轟然一響。有一枚彈丸。正從武安額邊閃過。又忽聽見本隊裏頭發了一槍。便聽見右邊相隔十來丈遠的樹裏有人哎呀一聲。原來第二發槍聲。係杜番跟著第一發的火光放去。杜番放了槍。便先著符亨。向那邊樹林狂命奔去。伊範聽見大叫道。進前進前。我們不可叫杜番獨自一人向敵。不一會

衆人趕上杜番。回到那株樹下。只見有一個死骸橫臥地上。伊範道。這是裴克了。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爲清平世界。滅了一個惡人了。杜番道。他們殘黨。那裏去呢。想來還是逃得沒多遠。伊範道。是的。或者還在這裡藏著呢。忽聽見有人大叫諸君。別要抬頭。沙毗聽說。正欲跑下。忽見左邊火光一閃。早有一個彈子。恰可從沙毗右額掠過。俄敦叫道。受了傷沒有。沙毗應道。不要緊。不過破皮的微傷罷了。這時雅涅忽然大叫道。武安那裏去了。衆人掉頭四望。果不見了武安。只見符亨向著左邊灌木叢中一直跑去。因此各人一面叫著武安。武安一面跟著符亨跑去。跑了一會。格羅士忽然俯伏地上。大叫伊範留神。伊範留神。伊範急忙鞠躬垂首。說時遲。那時快。早有一發彈丸。正從伊範頭上飛過。可喜高下差了幾分。不曾命中。伊範抬頭一看。見是昨晚逃去的祿克。正欲穿過那叢茂林閃身逃去。伊範忙舉槍一擊。待硝煙散了。却不見了那祿克的影兒。伊範道。咄。莫不是又被他逃了去麼。說畢。便同格羅士正將趕及各人。忽見符亨昂首高吠。杜番正在鼓勇先登。忽然發聲大叫道。武安別要懶了手。我來也。伊範聽見。忙催大衆跟着杜番聲浪從後趕上。及進入灌木叢中。見前頭武安和胡布厮打。武安敵胡布

不過被他纏在地上。胡布正欲拔刀刺下。湊巧杜番連忙趕到。把胡布右手緊緊捉住。叫他不能動手。再伸隻手欲從腰上取出短槍。胡布乘杜番腕力一懈。翻身躍起。挺刀向著杜番胸前一劃。可憐義勇絕倫的杜番。大叫一聲。場然倒在地上。有分教：支身無力。臥病久而阻歸期。侍藥多情。因緣深而成佳偶。要知杜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殲衆斃同學慶更生 駕片帆羣兒還祖國

卻說杜番被胡布傷了胸部。一時昏絕。倒在地上。險些兒被那兇漢取了性命。可巧各人剛剛趕到。胡布見衆寡不敵。連忙拋了武安。向北就走。韋格、乙菩、雅涅們。遙遙尾追。連放數槍。覺有一兩發似已命中。那胡布的形影就忽然不見了。這裏武安翻身起來。即走近杜番身邊。把他的頭微微扶起。再從他口裏送了幾口氣下去。只見杜番呼吸如絲。昏昏不省人事。伊範忙把他襯衣展開。仔細一驗傷口。見他左胸第四肋骨旁邊受傷甚重。血流如注。還幸未曾正中心臟。只見他呼吸甚微。又慮是肺葉被創。俄敦忙道。不把他抬回洞裏去。實在束手無策。武安道。我們誓要救他性命。又嘆道。他原爲救

我。所以致此。眞眞叫我難過了。伊範道。自從開戰以來。未嘗見倭東武婁武蘭三人。殊堪詫異。只是如今却是救杜番性命要緊。我們且先回洞去罷。說著和各人採了好些樹枝立地造成一個疏架。把杜番可臥上頭。四人抬著。四人守衛左右。徐向法人洞歸來。杜番臥在架上。因爲行走搖動。觸刺傷口。痛楚之極。不時呻吟。各人見他太苦。只得停頓一會。且停且行。不覺也行了四分三的路程。離著法人洞不過三四十丈。忽聽見紐西命川那邊彷彿有童子高聲叫喊。又見那符亨向前直奔。伊範心知有異。即吩咐格羅士、乙菩、雅涅、三人看守著杜番。即同俄敦、武安、沙毗、韋格、四人抄捷徑。連忙趕回洞去。看將到時。正見倭東挾著一個孩子。方從洞裏走出來。笱稚蘭隨後纏著哀求放還。兩人正在糾纏。細認那個童子。正是佐克。又忽見武蘭從洞中抱著胡太出來。巴士他也隨後趕到。和他相爭。卻被武蘭伸手一推。把巴士他撲在地上。自向川邊走去。又見倭東推倒笱稚蘭。也竟向川邊走去。衆人看得親切。正欲發槍。又恐誤傷了那兩個童子。那時只不見了莫科和伊播孫那幾個人。各人心中估量是他們一定在法人洞裏。或被傷或被殺了。於是伊範和四童子一意要趕到倭東們奪回佐克胡太兩人。正

在狂命趕去。遙見武婁從洞裏拿出那隻小艇。放下水去。正等著倭東兩人到來。便要解纜。把兩個人質一并渡過那邊。帶回巨熊石下那個虎穴去。那時有挾而求。恐怕十五個童子。都不殺他魚肉了。閑話休題。且說倭東武蘭正將行到川岸。只見那符亨追風逐電似的。霎時趕到武蘭身邊。望著他的咽喉撲將去。武蘭大驚失色。忙把胡太放下。轉身接戰。那時倭東仍挾著佐克前進。忽見有一人突自洞中飛將出來。倭東回頭一看。見是福倍。叫道這裡來。福倍這裡來。福倍走近倭東身邊。更不言語。突然纏住倭東。正欲把佐克奪回。倭東見事出意外。連忙放了佐克。即拔刀向著福倍腹部一刺。福倍翻身倒地。倭東見武蘭失了胡太。更不肯放過佐克。於是輕舒猿臂。正欲再捉佐克。佐克忙把身上藏著的短槍拿將出來。轟然一發。這都是倭東罪惡盈貫。合該數盡。可巧佐克這發彈子。不偏不倚。正中倭東前腦。倭東負痛却走。這時武蘭已從符亨狗口逃出餘生。和那武婁正在小艇等著倭東。見倭東負傷而至。不覺大驚。連忙扶將下去。便把小艇解纜開行。正欲渡過那邊川岸。忽見法人洞口火光一沖。煙焰高舉。又忽聽見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只見川上金光閃爍。波濤翻立。霎時間把那小艇和那三條惡

漢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眼見那幾條惡漢差不多死乾淨了。單有祿克胡布兩人。雖然未知道他實在死去沒有。也不見他再有動彈。這時各人轉危爲安。不禁滿心歡喜。正在高興。幾乎把那受傷的杜番都忘記了。武安猛然觸起。於是同著各人大踏步走回去。見杜番仍是不住的叫苦。因叫快把他抬回洞去。路上把方纔的情形大略告訴了格羅士們知道。不一會。到了法人洞。見伊範也把福倍扶著回來。忙收拾兩張睡床。把他兩個受傷的輕輕放下。各人在旁看待。各把方纔的事情說了。纔知道轟沈倭東們所乘小艇的大砲。原是莫科從法人洞發出去的。大家互相贊賀。喜的眉飛色舞。只是杜番因爲出血太多。依然昏絕過去。不省人事。如今在這荒島。既然沒有醫生。又連一點藥材都沒有。正是束手無策的時候。可喜紐西侖川邊。原有許多赤楊樹。那樹葉正是醫刀傷的聖藥。亞美利加人是最慣用他的。笱稚蘭從前見過。留在心裏。這會猛然想起。立即前去採了好些回來。搗爛了。熬成膏藥。先把杜番的傷口敷好了。再看福倍。見他丹田受傷太重。料難醫治。也正要替他敷上草藥。福倍睜眼一看。見笱稚蘭滿面愁容。正在自己身邊用心服侍。不免閉目垂淚。嘆口氣道。笱稚蘭。我感你的恩了。

只是我受傷的利害。一定是不中用的了。你自己保重。別要白替我操勞罷。原來福倍雖然一時昧著良心。入了惡人的夥。還喜他後來知悔。有了改過自新的心事。剛遇著倭東要把佐克擄去。因此拚著性命。定要救他回來。可惜因此受了重傷。竟是成了不可救治的光景。伊範從旁聽他說出這些話來。也覺得十分憐惜。不免安慰他幾句。各人也盡心看視他。奈何命限難逃。到上午四點鐘時候。竟嗚呼哀哉了。各人等到天亮。把他抬至坡陰墳墓旁邊埋葬停妥。再爲弔祭一番。正欲轉回洞去。因爲祿克胡布兩人的下落。還沒知道。各人不能毅放心。伊範未免帶著俄敦、武安、巴士他、韋格、幾個人。四處尋他蹤跡。卒之尋出兩人的屍首。祿克是死在韋格所設的陷阱裏頭。胡布是被彈子中傷。還跑了十來丈路。才倒在地下死去的。因此才曉得那晚忽然不見了那兩人的蹤跡。正是爲著這個原故。伊範們既然尋出證據。知道那六個險賊。都死得乾乾淨淨。大家歡喜。不在話下。是晚大眾伴著杜番。談論了一會。定議留下一人看著杜番。才各分頭就寢。笱稚蘭道。我的性命。原是杜番救來。今日列位請派我伺候他。也盡盡我的心兒。原來心理學家說的。做那丁甯縝密的事情。男子本不及女子。那笱稚蘭本

是溫柔敦厚的絕代佳人。更兼與諸童子同經患難。故此伺候杜番。覺有無限憐我憐卿的感情。真是體貼入微。無所不至。這一箇月內。竟沒有一會兒離去杜番的病榻。杜番也感他的厚情。後來歸國之後。兩人竟成了一對小鴛鴦兒。此是後話不表。卻說明天清早起來。用了早飯。伊範和武安巴士他掉著那隻小艇。渡過家族湖。下了東方川。駛到倭東們從前居住的地方。見那傳馬船繫在那巨熊石下的沙灘上頭。連忙進前驗過。見那隻船雖則有了破損。若是船中不放東西。還可以輕浮水面。因此三人盡力把他移下水去。就用小艇拖著。一路駛回法人洞來。直到夜半。才到了紐西命川。連忙繫在一處。三人上岸回洞。把日間的事情向大眾說了。又見杜番今天有了起色。各人都替他安了心。到了第二天。人各就商量修整船隻的事情。那船有三丈多長。七八尺濶。儘可容得他們十七人。還有餘地。各人知道伊範是向來曉得做木的工夫。因叫他做個工頭。巴士他幫著他。督率各童子。日日趕緊修造。原來解拆胥羅船的時候。童子們把他一釘一屑都收拾起來。到這時候。但覺得件件都用得著。伊範已經把船身修好。恐怕海上萬一遇了風波。因又監督眾人。造了幾塊木篷。再把那胥羅的舊船帆湊

起來。截長補短。弄了幾幅什麼三角帆船尾帆。剛剛忙了一個多月。才把件件都做得妥當。這時杜番受傷的地方。也差不多平復了。當着耶穌生日那一天。他還能殷注着一枝拐杖。跟著大眾跑出洞外來。頑耍了半天。只是病體初次痊可。氣力還未充足。回到洞來。不免又發燒發熱起來。各人見他這樣光景。決意等他十分好了。才開船回去。光陰似箭。容易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下旬。各人檢點行李。把一切合用的東西。都收拾齊整。最緊要的就是那些金錢。全靠他做個回鄉的盤費。又預備下十七人。穀喫數十天的食物。餘外洋槍。洋藥。衣服。鋪蓋。書籍。廚具。千里鏡。風雨表。和那樹膠。小艇。釣具。等類。都搬到船上。預備開船。到了二月三日。杜番傷痕都已全愈。身子也復了元。可以擔當風浪了。他就著急起來。屢次催著衆人要趕快動身。於是齊集公議。定了初五日起程。初四晚。俄敦走到廐舍牧場。把那門檻開了。只見平時盡心豢養的種種禽獸。猛然跑出來。更不回頭。顧。竟各投向那邊去了。雅涅從旁看見。感嘆道。好箇忘恩負義的畜生。沙毗道。你真怪他罷。如今世人受了人家的恩惠。不但不思量報答。還要反噬的。正多著哩。那麼人正是比那禽獸還比不上。這樣說來。你又怪那畜生幹什

麼。各人見紗靴說出這般老成人勸話。都不覺冷笑起來。一宿無語。巴巴的盼到天亮。各人就歡歡喜喜的。從被窩裏鑽身出來。連忙梳洗。飯罷。各人就在法人洞裏徘徊一番。又到坡陰墓上。憑弔告別。這時覺得種種感情。從心坎兒湧將上來。一悲一喜。相視默然。過了半天。各人方纔上船去。伊範坐在船尾操舵。武安莫科坐在船頭。管理帆索。餘者都各占坐定了。這時各人的眼光不轉的望著法人洞。都有依依不捨的情意。無何解纜。各人舉聲相賀。便見這船跟着紐西命川駛將下去。沒有多大工夫。回頭望那惡蘭崗。漸漸被那岸上的樹林遮了。只因紐西命川的水。流得慢得很。潮長的時候。又少不免停泊一會。等到水勢轉了。才能再駛前去。因此擱擱了日子。直至掌燈時候。方才到了胥羅灣。把船拍岸繫好了。決意在此停泊一晚。杜番在船上坐着。望見有兩隻水鳥飛來飛去。少不免技癢起來。就忙取了一桿長槍。速發兩響。只見那兩隻水鳥。一併跌了下來。莫科連忙跑去拾得了。這晚就靠着這牲口。各飲了幾杯別酒。自洗就睡去。及睡醒起來。已是辰初時候。連忙拔錨。張帆向着南方進發。各人回想往追胥羅船初次漂到這裡光景。也有嘆這兩年淪落淒涼的。也有喜如今尙得生還故鄉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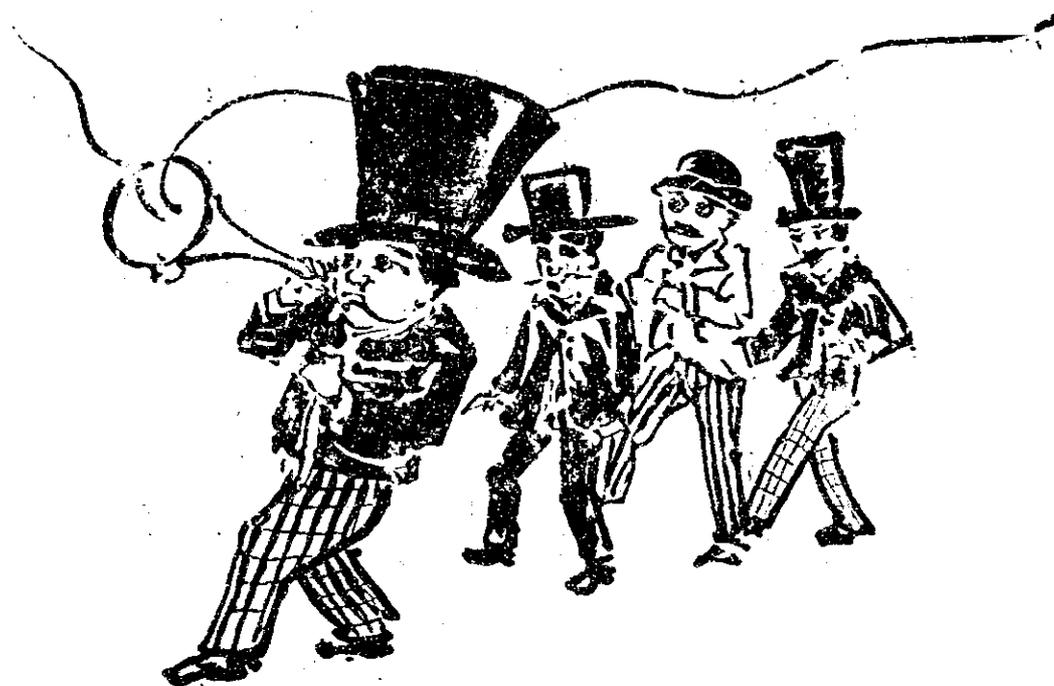
知不覺。行了八點鐘。已繞過本島南岬。仍傍着阿地利島海岸。向南前進。這時各人回望那兩年內獨占居遊的奢們。已經逐漸沒入北方地平線下了。可喜連日天氣晴明。波平風順。到十一日清早。過了斯密士海峽。駛入馬智蘭海峽。只見右邊有一座聖安山。高插雲霄。左邊波利爾灣盡頭。也有幾座高峯。積雪成雲。參差錯落。各人看了形勢。憶起往日武安。在欺騙灣望見的白點。定是這裡的內中一個雪峯。無可疑了。十二日到了陀馬島。只恨那島荒涼滿目。並無居民。只得向著南東穿過海峽而進。一邊望見地多利遜島的陸影。一邊望見格爾卡島海岸。原來童子們沒有一人熟悉航路。專靠著伊範做個主腦。伊範立意橫過佛羅華海峽。沿著布蘭斯域半島。直駛至澎打列拿地方。始行下錨登岸。卻喜天公憐他童子們太喫苦了。不肯叫他再捱數天無情風浪。十三日早飯時候。這傳馬船正在揚帆急駛。這時沙毗坐在船頭。忽然高聲大叫道。那邊有一溜黑烟。你們來瞧。俄敦道。定是漁船舉火的。伊範道。不是。像是輪船噴出來動煤煙。武安聽說。忙拿了千里鏡。升到船檣上頭。望了半會。猛然拍手喊道。輪船。輪船。各童子聽見了。都伸首出來張望。不一會見那船漸漸駛近前來。仔細認。原是

艘八九百噸大的小輪船。算他速率。大約每點鐘可以走得十十二邁路程。童子們看見了。雀躍歡呼。急忙取出槍來。連珠發了數十響。作個求救的暗號。只見那船聽見了槍聲。也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才轉舵駛將前來。不上十餘分鐘。那船就到了面前。連忙把童子們坐着的傳馬船繫住了。船主叫童子們上了船。問明詳細。知道他們就是從胥羅船漂去的十五少年。原來胥羅船初次漂失的時候。英美兩國的新聞紙上。莫不登載其事。一時喧傳世上。這船主也曾知道。如今見他們始末陳情。盡知底蘊。不覺十分歡喜。童子們也問過船主。知道他叫做龍格。這輪船叫做格蘭頓。正欲駛往美坡龍地方。因此哀求他搭載回鄉。船主也不推辭一聲。答應了。於是改了航海的路程。擬定先到惡蘭。然後再往美坡龍去。可喜風平浪靜。船又快捷。廿五日正午。早已到了惡蘭埠頭。各童子回憶前年胥羅船被漂。正是二月二十四日。至今剛剛滿了兩年零兩天。童子們全去全歸。比那衣錦還鄉的。定是更爲歡喜。自不必表。且說十五童子的父母。聽見自己的兒子無事歸來。都不覺歡天喜地。驚狂欲絕。同到埠頭相見。這時候也有抱腰的。也有接吻的。恰似驢夫怨婦見了情人一樣。這種悲歡離合的情形。自是筆

難盡述。這事情一傳出來。惡蘭土人。人人爭來問候。往來如織。把他一條寬敞馬路。都填滿了。童子們好容易排人山倒人海回到家裏去。再有各國的新聞記者。日日都來訊問那漂流始末。童子們不勝其擾。因訂明派人在那市會議場演說一番。還怕各國新聞。沒還知道底蘊。因此索性把巴士他每日留心割記的日記刻了出來。初次刻了五千部。不上三兩日。都賣完了。再刊了五千部。也是轉眼就都賣得乾乾淨淨。因此棄了板權。任人隨意翻刻。自此各國莫不有了這本十五小豪傑的譯本。只是東洋有一老大帝國。從來還沒有把他那本書譯出來。後來到新民叢報發刊。社主見這本書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因此也就把他從頭譯出。這就是十五小豪傑這部書流入中國的因果了。

東海珠還小精衛。崑山玉叫雛鳳皇。人生經此甯非福。凱奏人天戰一場。  
東鄰有兒背僂偻。西鄰有兒不勝雛。眼同井蛙叵語海。身似蠹魚空殉書。  
靡靡南風天不驕。少年心死國魂銷。何堪弱海輕盈水。卻當全球物競潮。  
海島飄蓬不自哀。傷心吾土舊池臺。蓬蓬紙上風雲氣。可有男兒起舞來。

十五小豪傑終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發行

書經  
存案  
翻印  
必究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譯者  
飲冰生子

印刷所  
橫濱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新民社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東首  
新民叢報支店

十五小豪傑